有人看就继续写，好多年不写文章了，我估计写得文跟水没区别，基本没有情节IMG_256。  
  
  
时间是去雪之下家吃晚饭。  
  
  
雪之下上楼后花费的时间比想象的长，我站在庭院里耐心地等她下楼，不由地想，这里就是她十几年生活长大的地方，虽然此时有个格格不入的存在。  
阳乃小姐穿上外套推开门走出来来到我跟前。  
“看上去有点紧张嘛，明明那个时候在母亲和我面前还一副底气十足的样子”。  
“那个时候也是超紧张的好嘛。”  
“是嘛，无所谓了，你总会有习惯的一天，要作好心理准备哦。”她一副玩味的的表情，把一只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拍着我的肩膀。  
让我想起她在舞会时说过的话。  
“我能直接投降吗。”我叹了一口气，和她拉开一步的距离。毕竟与这人为敌实在太麻烦了。  
“咦，今天的比企谷君这么容易就就范了？那多没意思啊，这个时候你应该再露出那种超嫌弃的表情来”。说完又凑过来，用手开始把我的头发拨弄得乱糟糟的。  
我说这女人，是不是有奇怪的嗜好啊？  
“姐姐我会好好疼爱你的，听好了，不许把雪乃弄哭哦”。阳乃小姐呵呵地笑着，她的手继续在我的头上胡作非为。  
“是是是，姐姐大人“。  
我随口应付着。这个，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了。  
然而她的动作却突然停止了，我有些诧异，侧过脸去看她的表情。  
她的眼睛里一瞬间有什么东西跑过，在我要捕捉到的那一刻又马上消失不见，下一秒她又变回平时的那种表情。果然啊，看不懂她到底在想什么。  
她把手收回来放在身后，退后一步，眯着眼睛微笑着说：“你这改口的有点突然 ”。  
“是吗？”我理了理头发：“不是你早早推荐我这么叫的吗？”  
在去年那个夏日的夜晚，烟花在天空绽放的时刻，她是这么说了。  
不过当时没有接受她推荐的理由和必要，被小町称呼哥哥十几年，作为平冢老师的问题学生被天天教育，我的角色性似乎已经固定了，突然一下子让我去接受其他的角色性，或者说添上一个新的标签？我并不是很乐意。  
但此时此刻我却突然地就接受了，没有什么抵触的心理，也没找到什么理由 。  
可能是我多多少少地把握了她的行为，或者说以往捉摸不透给我带来的畏惧感好像消失了不少。也可能只是我自己单纯地，无其他意义的想这么做。  
她也有超乎想象的难处，我不禁这么想着。  
阳乃小姐盯着我的眼睛，像是在思考什么。然后笑着说到：“果然还是别，不过说我讨厌哈，就是感觉有点不习惯。”  
那你当初说那话底气何在？  
“阳乃小姐做姐姐这么多年，这有什么适应不了的？”我像是碰了壁一般，有些扫兴。按理说这个女人应该没有不适应的东西才对。  
“这个，现在听起来，有些见外了”。阳乃小姐用手抵着下巴作思考状。“不如折中如何？”  
“是嘛？”嗯，的确是合理的判断。  
雪之下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手里似乎拿着什么。她确认了我的位置，挪动脚步向我走来。  
“那我准备回去了，再见，阳乃姐。”我侧过身去，等着雪之下过来。  
“下次见，嘛，这个听上去感觉不错哦，比企谷小弟。”阳乃小姐挥着手，露出天真灿烂的笑容。

二.  
虽然在气氛上有些微妙，但我觉得尚且…还算顺利吧。  
在饭局结束后，我没有选择逗留很久。果然平素几乎没有串门过的我，还是没法一下子适应别人家的气氛啊，因此向雪母雪父亲打招呼准备告别。  
抱歉了，这方面我是惊人的弱啊。事实上，我也是掐准饭点，才和雪之下提前一段时间进门的。就是尽可能少呆一会，但也不至于让对方觉得失礼的那种感觉。  
“时间尚早，比企谷君不妨多留一会，一起喝杯茶如何？”雪之下母亲似乎看穿了我的忸怩，微笑着说到。  
坐在我旁边的雪之下也侧过脸用眼神询问我的意思。  
“那个，我妹妹一个人在家，所以…”，有些不好意思地用手摸着后脑勺，我想这应该不算借口。  
“是嘛，那就留到下次。”  
雪之下微笑着说道：“那我送你“。  
在饭桌上没多少言语的雪之下父亲突然放下高脚杯开口道：“啊，那个，我让司机开车送你吧。”  
我下意识地望向坐在身边的雪之下，只见她用有些不快的眼神望向她的父亲。我略微有些惊讶，雪之下的父亲见状愣了一秒，然后低下头嘀咕了一句：“看你意思吧”。  
坐在旁边的阳乃小姐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有些紧张，竟然一时分不清这句话是对我还是雪之下。赶紧平复了下心情，用不太好意思的表情小心回应道：“谢谢，那个就不劳烦司机了，我路上还要去超市买些家里的日用品”。  
脑子里转了一圈，想想家里有什么是急待补充的。牙膏？洗衣液？电器？好像没有？…  
雪父点点头，没有作声继续喝着他的酒。那表情似乎像个战败者一样有些心情复杂。  
雪之下似乎看到了她想要看到的反应，用有些开心的表情转向我小声地说：“那请稍微等我会”，说完便起身走向楼梯，或许是去房间拿外套吧。  
“真好啊”，一直在陪雪之下父亲喝酒的阳乃小姐一只手撑着下巴，另一只手摇晃着酒杯向我举起：“下次的话，比企谷君请把小町妹妹也带过来吧”。露出好玩的表情。  
喂喂喂，这个人果然喝醉了吧，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才不要把宝贵的妹妹送到你面前啊，拜托，让我爸知道我让妹妹遇到危险会第一时间杀了我的。  
所以我只能傻笑着糊弄过去。  
“那么，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款待”，我起身向雪之下的父亲和母亲鞠了一躬。“今天我就先告辞了。”  
“嗯，随时欢迎。比企谷君，以后还请多关照。”雪之下的母亲点点头，用手里的没打开的扇子抵着下嘴唇说道：“下次来把妹妹带上也可以哦”。  
“哈哈，好的”。我打了个冷战，那下下次我要带上谁咧？  
IMG_260

从雪之下家里走出来之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距离车站有一定的距离，我和她沿着街道并肩而行。彼此都略微放慢了脚步，像是晚饭后的散步。  
这个时间出来门步的人也的确很多，大多三五成群，有的抱着小孩，还有的牵着狗。当然也不乏夹着公文包，西装革履的男人，脚步比周围的人更加急促，好像一天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虽然我热爱千叶，但拜骨子里的宅属性所赐，我去过的地方并不算很多，所以我从未到过这一带。无论是雪之下家那富丽堂皇的装修，还是周围的建筑，街上的商店，都给我一种陌生感，和我平素上学时走的那条路所见的相去甚远，感觉像是到了另一座城市。  
“比企谷君”，雪之下两手提着一个不大不小地纸袋，侧过脸来：“你感觉怎么样？”那表情像是在追问我谜底的小女孩一般。  
“该怎么说咧，和我预想的不太一样”。我顿了顿，继续说道：“我原以为会是更加严肃，额，更加事务性的那种会面。”  
不着边际的形容。事实上，先前雪之下的母亲无论是在哪种场合，包括在她女儿面前，都给人一种正式感，更多地关心事情处理得如何，以及最终呈现的效果，对过程毫不关心，散发着上司对待下属一般的气息。  
“我原本以为，她会在餐桌上问起更多的，我和你的事情，我的成绩啊，做过哪些事情啊，是不是得过奖，诸如此类。”  
喂，这种像面试前来应聘的毕业学生一样的感觉是闹哪样啊。但我之前的确就是这么想象的，所以前一天晚上在脑内不断预想可能的对话，以及该如何回应才算是最佳的答复。  
该死，会这么想，难道我骨子里真的一直潜藏着社畜的基因吗！？如果是，那么老爸，我认为这都是你害的。  
然而这一切都是白费和庸人自扰，雪之下的母亲并没有过问这些，我的背景，我父母在公司里的职位，一概没有问及。她关心的，更多的是我的过去的经历，还有和妹妹，父母的关系。  
我觉得我的过去不值一提，甚至比任何一个普通人相比，都在平均规格之下。父母太忙，没有朋友，一个人玩，发呆，要说做了什么，可能就是用父亲书柜里的书和单机游戏打发了大量的时间，以及和妹妹小町两个人度过了漫长的时间。  
她意外地对这个部分十分感兴趣，饶有性质地问我和小町两个人之间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再这样被追问下去，我的柴废本质将会更加完整地暴露啊，毕竟被妹妹照顾了这么久，我不禁额头渗出了汗水。当然我唯一自信地是作为哥哥这一角色无可挑剔，不过我也有自觉，有时候对妹妹保护过度，如果没有被对方当成妹控那就真的是很感谢了。  
这么回想着，开始怀疑雪之下母亲让我把妹妹也带上的话是不是认真的，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雪之下的母亲似乎想在我和小町之间寻找某种答案，或者说原理一样的东西。  
那么会是什么咧？像她那样的女性，一定也像所有精明的大人那样目光长远，时时刻刻都在分析着利弊，以期做出最合理的选择，最大化地取得最终的成果。  
“其实你想的还挺准的，平日里家里聚餐的来宾不乏父亲公司的客户，以及一些合作的伙伴，那样的场景给我的感觉也差不多。”雪之下笑着说：“但今天的气氛给我有些不一样，所以我…也有点吃惊。”  
她低下头，她的眼睛带着某种异样的神情。  
“或许是因为比企谷君来了吧。”  
“听上去像是被当成你身边的害虫，和敌人了吧，所以团结起来了，说不定会被除之而后快。”  
“不会哦，母亲很少会对其他人感兴趣。” 她的声音有些哀怨，“我知道的，因为她看姐姐的眼神就是这样。”  
这么严厉的母亲，高标准也在意料之中，像雪之下姐妹这么高的规格都是拜其所赐吧。我和你都不像高中生，阳乃姐也不像是大学生。我知道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很优秀，但那并不是在好的意义上的啊，雪之下，我只是在撒谎，耍手段上面颇有心得。我心里这么想着。  
如果是因为自己的人渣性而被认同了，那可开心不起来。  
等等，我不由地觉得自己这些方面和阳乃姐的确有点像。  
所以是这样吗？我看着雪之下的脸，我想，或许你想要的是她的一视同仁吧。  
不由地被她的心情感染了。于是用有些抱怨的语气说到：“嘛，我家也是，所以也不是不能理解了。”  
雪之下抬起头来用疑惑的表情注视我。  
“就是那个嘛，在家里小町总是能获得更多，而我能得到的则是惨不忍睹。比如父母给的午餐零花钱啊，还有圣诞节礼物啊等等。”  
所以我才不得不用各种下三滥的手段去骗取金钱，被免除了补习班的学费还问父母要钱之类的。父亲让我买东西时给的钱也经常被我以各种理由贪污或私吞。  
雪之下闭上眼睛露出好笑的表情，“话虽如此，但你们关系很好啊。”  
哇那笑容实在是有点可爱，虽然平时也很可爱就是了，但现在的她似乎比平常更可爱了，我不由得侧目。  
“那是当然，毕竟妹妹负责了我的早餐和晚饭，而且我是哥哥，照顾妹妹很正常。”我想了想，继续说到：“但我觉得你不一样，我想你父亲和你关系应该还可以。”  
雪之下略微有些吃惊，然后又像马上接受了我这说法似的表示：“父亲确实很关心我，小时候母亲总是会给我和姐姐安排各种事情，每次我都不如姐姐做的好，要不是父亲，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虽然忙，但只要在家里，就会在各个时候迁就我，帮我解决难题。所以我也…”  
雪之下的话语突然消失了。我也知道她没说出来的话是什么。  
我大致能把握雪之下母亲的教育方式，但关于她的事情，我还想知道得更多，以前我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但现在不同了。既然知晓了她家的大致情况，那如果把以前的获得的细枝末节再联系起来…  
如此一来，之前脑海种关于某件事情的疑云也似乎消散了一些。  
为什么雪之下的母亲会对我，还有我和小町的关系感兴趣，从她的角度考虑的话，是不是在拿那对姐妹和比企谷家这对兄妹作对照咧。  
因为各种意义上都相去甚远啊，她家那般严明家教甚至不惜让姐妹对立，而我家这种工薪家族只能妥妥地放养让儿子和女儿近乎自生自灭，最后各自出厂的名为雪之下姐妹，和比企谷兄妹，也应该是截然不同的，完全来自两个世界的产品。但我很久之前就觉得，我们之间确实有着某种共通的东西。  
所以才有对比的意义。只是我不知道雪之下的母亲最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至于雪之下自己…  
想必那位父亲对雪之下而言就是在那个家庭里最后的心灵依靠吧，那么你曾经提及到的熊猫潘先生，原作的原版书，是不是也是父亲送给你的？因为是重要的东西，所以才好好的爱护着，紧紧攥在手里不松开吧。  
像是意识到什么，我拍拍脸，赶紧让自己从这种联想游戏里解脱出来，果然是我的坏毛病啊，我可不能光凭着这种猜想就去了解她，虽然这么想，雪之下在我心里的形象会愈发可爱，但这样一来不就是重复着同样的错误嘛，某个驾驶员的名言在我脑中响起来。  
总有一天，我会找个机会，自己亲口去问出来吧。  
不知不觉已经快到车站了，感觉距离应该不止这么点才对啊。  
“那个，说到小町，”雪之下停下脚步，转过身子来正对着我，双手抬起一直握着纸袋递到我面前，在路边的灯光下，我看到她脸上有一抹朱红。“小町的生日，还有她入学，都没有好好给她庆祝，所以我做了点这个”  
我明白了，于是点点头伸手接过纸袋，她收回两手在胸前握着。  
“说起来，现在小町是部长，完全可以在学校当面交给她啊。嘛，小町的生日还没有补给她，毕竟那段时间太忙了。”  
好在现在事情基本上都已经处理完毕了，接下来就是备考，想来也是时候给她补上了。  
然而雪之下却有点忸怩地侧过脸去，眼神有点闪躲。  
我有些不解，尝试着询问：“我能打开看看么。”她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我打开纸袋拿出来一看，里面是被分别包装的两袋巧克力。一袋是被细致地切成同样大小。另一袋则是一整块心形巧克力。  
一下子停止了思考，我本能地用异乎寻常地手速将其塞回了纸袋。  
雪之下看上去有些紧张，时不时用眼神窥探我的反应。  
怎么说，我当然也会不好意思啊，接受了她的好意，不好好回礼可不是我的风格，我在想现在该说些什么话好。  
老半天后，我才吞吞吐吐地开口：“那个….谢谢，想起了之前和其他人联合在一起做巧克力的时候…”  
话刚说出来我就后悔了。  
雪之下歪着脑袋，有点木然地看着我，半晌，才像反应过来似得，用有点急促的，和难以置信的语气冲我说道：“这个…是新做的，没有过期哦，虽然这个时候才送出去是比较晚了。”  
她似乎也陷入了混乱，用手指按着脑袋，多怪我。  
我冷静下来，清了清嗓子：“谢谢，我会好好回礼的，也不算晚”。  
“是…是嘛，那就好”。  
稍微像点样子了，但该怎么回礼我却很苦恼，总不能又跑去买一罐max咖啡草草打发吧，影响她睡眠怎么办？  
我看向了我们来时的路，这个时间还是人来人往，我想她应该很少会这个时间出门吧。于是我小心地问：“要不…我再送你回去？”  
我是笨蛋吗？不过笨蛋的做法也行。  
“？”雪之下满脸都是问号：“不是我来送的你吗，我一个人回去也可以哦…，再怎么着这一带我还是熟悉的，不用担心。”  
“话是这么说，但是当初妹妹离家出走时，我也是在晚上去公园里把她接回家的，所以…”说这话实在不好意思，想原地去世，“所以确保女生晚上安全到家才是我应该做的。我自己晚点也无所谓。”  
“那你还说妹妹一个人在家，一副不放心的样子。”  
哇被抓住了破绽。  
“小町我会发邮件打招呼的，所以，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我向她伸出手。  
“又是奇怪的歪理。”  
她露出笑容，然后轻轻地手搭上来。于是我们又走回来时的道路。  
虽然心里不断地吐槽自己真的是个\*\*，但好在她看起来挺乐意的。  
其实也花不了多久时间，我和她一边走一边开始商量着该如何给小町庆祝。  
我小心地握着她纤细的手，像是在握着一件易碎的瓷器一般，也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力道才好。我知道她没那么脆弱，她的外壳很坚固，但现在我却感受不到了。我希望以后，自己能成为她的壳，将来还会为她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吧。  
“其实，这样子感觉不像是回家。”她用有些轻快的声音，微笑着说着，“像是刚刚出门的旅行。”  
的确，她看上去就像是第二天要出门的少女一般。

我点头表示赞同。  
我也有这种感觉，虽然我之前总觉得自己相比同龄人更富有远见，觉得自己应该是比其他人走得更远一点的，但实际上我能感觉到，我和她，都存在某个扭曲的部分，一直停留在原地。就像一个固执的，贪玩的，永远不会长大的小孩不愿离开傍晚的公园。  
不过如今这个小孩有了自己真正的同伴，那么，应该足以让他和她打破静止的时间，真正地长大起来吧。

侍奉部的日常

如果说部室有什么变化的话。  
那就是我的妹妹小町作为新的部长入主了侍奉部，她轻车熟路地从部室后面的堆叠里搬出一张椅子，然后坐到了正对着我的另一头。  
那是以往雪之下的位置，如今换成了小町，此刻她正撑着下巴微笑着盯着我，仿佛在宣示着自己侍奉部部长的身份。  
不过不知道从何时开始，雪之下就很少坐在那了，而是和由比滨坐一侧。  
我对这些不经意的变化并没有注意多少，只是在事后才慢慢回想起来。  
现在这样子，雪之下被夹在小町和由比滨包围。虽然我的位置没有变化，但让我感觉自己和她的距离被拉远了些。  
在窗户边，雪之下一如既往地将准备着开水沏茶，飘然的长发被阳光下被染成金色，我不由得想掏出手机记录下那美丽的颜色。但马上又抑制住自己的手，最近我脑袋里总会出现各种奇怪的冲动，不知道是哪里坏掉了。  
  
小町的到来不仅保全了侍奉部，似乎还让部室更加热闹了，那情形如同一色常驻在侍奉部一般，由比滨也有了新的可以对话的人，毕竟我现在还没法和由比滨好好交流。  
在以往没有委托的平静日常里，我和雪之下都喜欢安静地看书，应该在外人看来，各自都在做各自的事情，交流还是要比想象的要少，我渐渐有了这份自觉。  
由比滨也是，如果没有话题了就会一直玩自己的手机。总而言之，辛苦你了。  
「话说小町妹妹还习惯吗。」由比滨问道。  
「还好啊，事实上哥哥身边的各位我都早早认识了嘛，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哦，而且这个侍奉部还有文化祭我不是也来过嘛。」  
「好像是这么回事。」  
的确，以前为了某个从平冢老师那接下来的奇奇怪怪的关于结婚的投稿委托，让小町作为外援来到了这里。那个时候小町还没有穿上总武高的黑色西装校服。  
当然那个时候，平冢老师还在。  
万事万物都在慢慢发生变化。  
我注视着门口，不由地想着平冢老师会不会突然拉开门若无其事地走进来坐下，毕竟她一般不会敲门的。又或者，当我和雪之下升入大学后，某天一起坐在阶梯的教室里时，平冢老师又如同魔术师般地出现在讲台，用熟悉的温柔声音冲我打招呼：「别来无恙啊，比企谷君。」  
那我一定会感动得汪汪大哭吧。  
我深知那是不可能的。  
在我陷入胡思乱想的时候，耳边传来红茶倒入杯子的声音，我收回目光，雪之下就站在我旁边，一只手拿着茶壶。  
「thank you」。我小声地道谢并接过杯子。  
她看我木然的表情，像是看透了我的心事般冲我莞尔一笑，然后转身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雪之下接过了话题：「那么，身边的同学咧?相处得如何？话说川崎同学的弟弟似乎也升上来了。」  
我竖起了耳朵。  
「哦，大志啊，是的哦，不过没在一个班。」  
稍微放心点了。我抿了一口茶，然后开始在包里翻找课本和纸笔。  
「其他同学还好啦，」小町继续说到：「我和家里某位别扭娇不一样，小町的朋友可是很多的。」  
话题为啥又转向我了啊。  
我在心理哼了一声别过脸去，这方面我才不担心你，我反而担心你和别的男生太要好了。  
「拜托能不能别用那么奇怪的词汇啊？」我叹口气，「我觉得自己姑且还是有变化的。」  
「要不是雪乃姐姐和结衣姐姐温柔地接纳你，哥哥看上去只会一成不变，将来除了啃老和进养老院似乎没有其他END了。」

听到这话雪之下放下书本轻咳一身然后坐直了身子，表情突然变得神气起来。由比滨则嘿嘿地笑着。  
雪之下你那什么反应啊，抱歉我可没有奖状要颁发给你哦。  
我颇为不快，在别人面前有这么说哥哥的吗，我得好好纠正她那过时的看法，所谓士别三日嘛。  
「哪有那回事，我有在很认真地在考虑将来哦，没办法啊我发觉自己已经好好地继承了老爸那糟糕的社畜基因，所以会认真地备考大学，将来也会好好地工作，倒不如说小町你让哥哥养你一辈子也没关系。」  
「又是妹控发言啊。」雪之下叹息着扶额。「还有令尊听到你这话会伤心的。」  
「不过小企确实是很认真的人呢。」  
「欸…本该是开心的话为啥从哥哥嘴里说出来就变得这么恶心啊。」小町撅起嘴来，「感觉立场突然反转了好奇怪啊，那个平日里天天叫嚣着工作就输了，渴望成为家庭主夫的哥哥去哪了啊…」  
「额。」我无言以对。实际上我认为这一年来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我觉得自己一直都是个追求效率的机器，现在依旧如此，平日里懒懒散散，但倘若有一个理由或者借口的话，我就会像是有某种本能一般地去驱动自己去完成某件事情吧，不过以后似乎不需要刻意去找寻了。  
「没这回事哦小町，说是这么说，但比企鹅君平时工作时可是经常拼命的。」雪之下端着茶杯如是说。  
「说的没错咧。」由比滨也附和着。  
能替我说话真是感激不敬啊，我颇为开心地抬起头来望着她们，用眼神传递着感激之情，当然还请好好地念对我的名字。  
「不过他经常做麻烦，费力且不讨好的事情，而且眼睛也腐烂了，所以将来一定得不到上司的喜爱，只会当作跑腿工具一般使唤吧，到头来不想失去这个工具所以很长时间都不会让他升迁，由此生活会变得拮据，估计圣诞节给孩子的礼物都能头疼不已。」雪之下歪着小脑袋补充着令人绝望的事实。  
我又把头埋下去了。  
你咋想得这么远啊，不成器的比企鹅君像是死心一般放弃了思考。  
时间就在她们对我无情踩踏的三言两语中慢慢流逝着，我不得不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回到课本上去，继续我和数学题之间艰苦卓绝的战斗，耳边也渐渐不再传来说话的声音。  
说起来理科是被我抛弃的领域，因为从入学时我就给自己定下了私立文系的目标，所有理科的课堂都是作为我的睡眠时间照单全收，当然也会用来阅读英文文章和看文科科目。还好任课老师对我不像平冢老师那般执着，在看到我试卷那近乎于无的分数后，想来也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吧，他一定不会承认我是他的学生的，只能当我不存在了。  
如今重新开始上路真是困难重重，我像是动漫情节中的懵懂无知的探险者，无意间在途中手贱解开了远古魔物的封印，现在只能手无寸铁地面对着它。数列，微积分，还有复杂的函数，哈，真是群魔乱舞，我脑袋有些蒙圈。  
不知道过了多久，三浦突然敲门出现在门口，她扶着门探进身子，冲由比滨喊道：「结衣，我要走了哦。」  
「啊好的。」由比滨起身向我们一一告别，「三浦约我去玩哦，所以我先走了。拜拜，小雪，小企，小町妹妹。」  
「明天见。」  
「再见结衣姐姐。」  
我也点头示意。  
由比滨以前都是和雪之下一起离校的，现在她总会早上一阵子，三浦时不时会来叫她，仿佛是某种心照不宣，如果三浦能多陪陪她就好了。我想如今的自己已经没资格去做某些事情。  
「说起来，哥哥你在写什么？看上去表情很痛苦。」小町突然发问。  
「数学题哦。」  
「哈？！」小町如同看外星人一般盯着我看了一会，然后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继续低头看不知道从哪弄来的杂志。「啊，以前也有过这种事情。」  
雪之下好奇地注视我，那疑惑不解的表情很是可爱。  
「说的是那个时候，升高中的时候嘛，如果理科没搞定那我是升不上总武高的哦。」  
我解释着。  
「你是为了不和其他初中同学进同一所高中才努力的吧。」  
「如您所言，雪百科小姐。」  
「毕竟你总是会在奇怪的地方较真啊。」  
「梦想啊远方啊什么的太虚无缥缈，也难以把握，所以我总要给自己找一个现实点的，触手可及的目标或者理由嘛。就像薪水的发放日对努力工作的人那般。」我认真地解释着。  
「呵呵，歪理」。话虽这么说，但雪之下的表情确很轻松愉快。  
「哥哥以前也辅导过我数学。」  
「阿拉，难以想象呢，难道不会让小町对数学产生什么奇怪的误解吗。」  
「麻烦你先放弃那种奇怪的偏见吧，我也是好好把书看懂了才教的，比自己学还认真。」  
「话说哥哥在做数学，意思是你不想考私立文科了？」

嘛，我查了下，国立公立的学费似乎更便宜点，而且还有一年的时间，我也没其他事情可做了，所以姑且就尝试下嘛，多一个选择不好吗，私立学校也还能填嘛。」  
「哦是嘛。」  
小町用发出了毫不在乎的声音，仿佛在自言自语：  
「毕竟雪乃姐姐太过优秀，想上什么学校都没问题，啊或许还有保送，柴废的哥哥拼了老命也不一定追得上。」  
一下子击中了我的要害，差点没坐稳，今天的小町似乎有些尖锐啊，和以往温和懂事的妹妹形象似乎有点不同。  
「没关系哦，文科的话我俩的成绩差不多哦，事实上如果想上同一所私立应该是没任何问题的，保送嘛我不需要。」  
雪之下像是在安慰一般地说到。  
事实是事实。但我脑袋里的某部分总是异乎寻常地清醒，虽然部分专业，一些私立文系相比国立公立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如果那部分专业不在雪之下的选择范围里的话那岂不就变成她来迁就我的选择了吗？  
因此我希望自己能做好万全的准备，决定重拾那被荒废的部分。  
我想，这或许也算是扭曲的一部分吧，不经意地就偏离了原本给自己设定好的轨迹。  
「虽然专业还没有确定，到时候还需要认真地考虑，不过要是比企谷君愿意去考虑考国立大学的话...」  
这么说着的雪之下站起身来，从教室后面又搬来一张椅子，走在我身边放好坐下。然后带着天真烂漫的笑容继续刚才的发言：  
「那我来辅导你的理科如何？」  
她把手撑在桌子上注视着我，那眼睛仿佛在散发着光芒。身上散发的香味也很好闻，好啦好啦，靠太近了我会理性蒸发的，我知道你对自己的理科成绩很自信拉。  
「啊，谢谢，那麻烦你了。」  
我想恐怕容不得我拒绝。  
「那雪之下老师打算让我怎么做呢？」  
「练习到死。」  
我就知道。看来是以比企谷同学的死亡作为结束的标志，这就是平冢老师说的大逃杀吗？  
而且雪之下以前也说过相同的话语，是户冢的那一次吧，她就网球部也说过类似的话语。  
「看起来是没有捷径了。」  
「这下你平日的歪理，取巧的做事方式就毫无用武之地了。」雪之下像是很高兴般地拿过我的课本翻阅着。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她的主场啊，我不禁苦笑。  
「实际上你头脑又不差，把平时用在其他事情上的思考方式用在这里应该也是有效的。」  
「举一反三吗，那有没有解题的通用模板啊？请通通教给我吧。」  
「明明理解得很快为啥总想着偷懒啊，如果真把国立纳入第一志愿的考虑范围，那这件事本身是带有风险的哦，不好好努力可不行。」雪之下叹了口气，把两只手放在大腿上，低下头然后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着：  
「到头来要是我考上了你没考上怎么办啊？」  
那确实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我不忍看她这不安的表情于是赶紧端正态度道歉：「对不起，请更加严厉地对待我吧！」  
「好的，Masochist」。她的表情舒缓了过来，温柔地微笑着。  
「不过某种程度上你是抓住要点了，既然是对付考试，那套路自然还是有的，不过你基础很差，先从定理和公式开始吧，毕竟你只对自己的歪理很在行呢。啊对了…关于国语，如果能改改你那写作风格，说不定分数就能和我不上不下了。」  
等下，不是说好的辅导理科吗，话说你知道我的写作风格吗…  
「哈？！你在哪里读过我的作文吗？」  
「没有哦，」雪之下对我的惊讶置若罔闻，像是在陈述理所当然的事情。  
「有人对你的作文形容是，思想偏激，文不对题，观点狭隘且带有煽动性，啊，还画着奇怪的动物，读起来像是激进组织的政治宣传材料…诸如此类。」  
我用双手撑着桌子站来身来，「谁说的啊？」  
「平冢老师啊。」雪之下像是毫无兴趣般地拿出手机。「还能是谁啊。」  
「啊确实。」  
我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瘫坐下来。  
「她发邮件给我，说让我好好纠正你这写作风格。毕竟是老师最后的委托，我也不能坐视不管呢。」  
雪之下微笑着，装模做样地轻轻叹了口气，像是似曾相似的画面。  
「是是是，交给你了。」  
「嗯，我会当作是侍奉部的内部委托的。」  
走投无路了，我除了乖乖接受别无他法，毕竟她就是这么认真的人。  
话说平冢老师都离开了啊还在做这种麻烦的事情，到底是有多偏爱我啊。  
要是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再一起去吃拉面吧，把雪之下也叫上好了。

「说到委托，」小町突然放下杂志，用带着些微委屈的表情一字一句地缓缓开口  
「雪乃姐，其实呢，我也有一个委托。」  
「欸？请说。」  
仿佛是从我的妹妹小町口里说出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我和雪之下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正襟危坐，安静地等待她开口。  
「最近呢，家里有位成员渐渐疏远了小町，让小町感到非常寂寞。」  
我心里一紧，想说点啥但又像是如鲠在喉一般，只好等她说完了。  
雪之下把脸转过来，用看被告一样的眼神盯了我几秒，然后又转回去了。  
为啥你第一个就怀疑我啊？！  
  
  
「关于他最近发生的事情，什么都不对我说呢，原本他答应一切都完了后就一五一十地告诉我的。所以最近小町晚上都坐在客厅等他来搭话。结果那家伙每天都一副神清气爽的表情回来，然后打完招呼就回房间去了。」  
小町一副泫然欲泣的表情。  
「看来是不被需要了呢，生日让我一个人过，前几天晚上还破天荒第地不知道跑去哪里吃晚饭了回来得很晚，看起来像是有女朋友了但是到现在也没向我亲口承认过，果然是不被信任了。」  
说完小町双手掩面嗯嗯嗯地假哭起来。我知道小町经常会带着拙劣的演技和我开各种玩笑，但现在我完全笑不出来，现在只想找个缝钻进去。  
旁边，雪之下像是在若有所思般地也一言不发。  
最近我确实有些飘飘然，也没有向别人亲口承认过这件事情，虽然保密工作十分差劲就是了，似乎大家都发觉了那就当做既定的事情任它去吧，希望不要产生谣言和八卦就好了。  
每天回到家满脑子就是将来的计划啊，雪之下在做啥啊各种乱起八糟的事情，确实多多少少疏远了妹妹，额，不单单是妹妹，某种程度上已经很远的父亲母亲啊，没有看完的轻小说啊，尚未通关的游戏啊似乎通通都被我疏远了。  
看样子我是被扭曲了啊。  
旁边的雪之下拉了拉我的衣袖，我看见她用眼神示意我说点什么。  
实际上我和小町在家里任何事情都能很坦陈地沟通，不管是我爱你啊妹妹之类的话都能很轻易地说出口，即便是发生争吵了只要带着道歉了她也会一下子原谅我，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  
如果是在侍奉部的话，在这不争的事实面前，我也不好狡辩啥，不过也不太好坦率地表达，因此半天都吐不出一个字来。  
想了想，于是将写得密密麻麻的草稿纸翻过来。  
在还没写动的那面用笔大大地写上：  
「对不起，请原谅我。」  
然后举起来给她看，遮住了自己的脸，这情形如同举起白旗的战俘无异。我为啥会选择这种滑稽的方式啊，有点无法理解自己的脑回路。  
我叹了口气，瞟了眼身边的雪之下，她像是在观摩戏剧一般带着好奇的可爱表情盯着我。  
是我的字写的不够大吗？小町像是要看清似的从那头的座位起身，从雪之下这一侧走过来，凑近了看我写的东西。  
  
  
我这是上了什么综艺节目吗？用白板给出答案。  
「啊，这道歉在诚意度上似乎不够呢。」小町插着腰叹了口气。  
很诚意了好吗，而且让我举着这玩意实在是超羞耻，雪之下还在旁边。  
「那我是哥哥什么人啊。」  
答案那还用说吗？！  
我赶紧翻来一张新的白纸，为表诚意。  
郑重地写上：  
「世界第一可爱的妹妹！」  
双手奉上。  
「出现了，超敷衍。」  
「哪里敷衍了哦，超诚意好吗！」一下子急了，从哑巴状态恢复过来，发出了真切的呐喊。

小町的表情似乎舒缓了点，然后一丝狡黠的笑容从嘴角浮现。她站到雪之下身后然后双手放到她的双肩上，雪之下似乎被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到了一般打了个机灵。  
「那么雪乃姐是你什么人啊？」  
怎么这么狡猾啊，这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吗小町？完全被牵着鼻子走。这种简直如同审判官一般问话方式不是逼着我招供吗！  
小町依旧挂着那笑容等待着我的答案，雪之下则有些不好意思，又带着部分期待的神情望着我，似乎在等待我揭晓谜底的那刻。  
好在小町问的不是我俩的关系，毕竟那完全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说不定能写上一篇作文，如果是单单说身份的话…  
坦白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毕竟是在我妹妹面前，我们几乎什么都可以拿来交流。心事，困难事，无论是开心的，痛苦的，纠结的都是如此。  
我突然有种期待，是不是将来哪天，我和雪之下之间是否也能像我和小町之间那样毫无隔阂和顾虑地交流，虽然拐弯抹角的方式，用眼神交流的方式我都很喜欢，甚至让我感觉这种方式很新鲜和舒服，有点乐在其中，但我觉得现在坦白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我又拿出一张新纸，在边缘处工整地写下：  
「女朋友」  
「嘛，如你所见，就是这么一回事。虽然也不仅仅是这样了。」  
我扭过脸去不让她俩看见，想来一定很红。也没来得及去确认雪之下的表情。  
「因为是预料之中的答案所以没什么感觉啊，我还以为哥哥会以一种很帅气很时髦的方式表达，不过这样也行吧，现在的哥哥在小町这里打分很高哦。所以姑且原谅你了。」  
小町像是收获了答案一般心满意足地转过身往自己的位置走去。  
早知道了那你还要我说出来，也太不可爱了。  
我是不理解你说的帅气和时髦方式是闹哪样了，只不过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我将写给妹妹的那张纸拿过来，将这张纸上放上去让其部分的重叠，于是，「妹  
妹」的字样就被「女朋友」的字样覆盖并取而代之了。于是简单地拼凑出：  
「世界第一可爱的女友」。  
嘛，如果用文字的话，我现在只能给出这个最直观的映像了。  
趁着小町还没注意，把两张纸小心翼翼地转向雪之下。虽然心底不免觉得发麻，但我还是强忍着不去别开脸，就这样静静地注视着她，如果能开心就好了。  
雪之下凑过脸来，像是在阅读什么晦涩难懂的文章似的，用认真的表情盯着那几个字看了一会，仿佛读了好几遍。  
半晌，那笑容才微微地展露在她的嘴角，仿佛像是花朵要绽放完全的前一刻，  
还带着部分的腼腆，  
雪之下轻轻地在我腿上掐了下，力度很轻，像是在捏猫的后颈肉。她带着温柔的笑容坐直了身子，被她那清澈透明的青色眼瞳安静地注视着，仿佛世界再无其他人。  
美丽的樱色嘴唇亲亲地动着。  
「别扭。」  
真是简单的感想，我不免地笑了。  
听到这话小町也噗地笑出声来。  
「是吧哈哈。哥哥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想你才没理解雪之下在说什么。  
不置可否地耸耸肩，然后收回视线，将整个身子都趴在桌子上，我突然想起来小町的话还没说完。  
「话说回来，委托是什么啊？」  
「没什么啊，其实就是想和雪乃姐好好相处。」  
「就这？」  
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  
「因为哥哥一定会更加关心雪乃姐吧，所以小町在哥哥心里的地位就会变低了。」  
「不会有这种事情，别瞎想。」  
「话虽如此，但哥哥不再是家里蹲了所以以后一定会经常出门吧，在家里陪小町的时间不就变少了嘛，一年后又要上大学了。」

对此我确实无法否认，到时候也要离开家里了。的确，陪伴的时间变少，就算嘴巴上说没有疏远，但行动确实地达不到那样的标准。  
「因此我决定把失去的那部分在雪乃姐姐身上找回来。」小町突然像是要宣布什么重大事情一般站直了身子，双手叉腰。「今晚我要去雪乃姐家里留宿。」  
「哈？」  
我瞪大了自己的眼睛。  
「雪乃姐姐知道这件事哦，所以哥哥你今天一个人回去自己玩吧，自己做饭哦，反正明天是周六。」  
「我倒是无所谓了，毕竟你以前也经常去同学家里住，不过雪之下家里…」，我看向雪之下，「不会造成什么不方便吗？」  
「没有的事情，」雪之下又歪着她的小脑袋，「是我邀请小町的，和妈妈说了，她同意了哦，而且她也想见见小町妹妹。女孩子晚上不方便回家吧，所以我说不如住下吧，家里给客人住的地方很多，和我一起睡也可以。」  
「是嘛。」我来回注视着雪之下和小町，小町微笑着露出小虎牙，摆出胜利的手势。  
女生之间的特权吗？可恶居然被妹妹抢先了。  
话说回来，你俩关系好到这程度了吗？简直和由比滨一样了，说不定由比滨都没有这种待遇啊。  
突然脑门电光一闪，一瞬间觉得这不是雪之下家里在有预谋地在单独接触比企谷家的人吗？  
上次是我，现在是小町，下次是不是就是老爸老妈了？额头不禁渗出汗水。  
「那老爸老妈知道这件事情吗。」我颤抖地问道。  
「打了招呼了，我说要去哥哥的女朋友家里玩哦，换洗的衣服都在包里拉。」小町一副不怀好意的笑脸，用略微低沉的腔调说到：  
「所以老爸说晚上回来要和你好好聊聊。」  
原来一切都是你俩预谋好的啊，我不禁觉得头痛。  
发觉雪之下开始不断地渗透我周边的人际关系倒没什么，我那点人迹关系再好掌握不过了，只是没想到不知不觉间居然渗透到这种程度了，连宝贵的妹妹都被策反了，那么老爸老妈什么的情况他们家一定了如指掌了吧，所以上次吃饭都没怎么问我父母的事情呢。  
当然了，这在雪之下眼里一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像是突然理解了，舞会时阳乃姐说的要我做好觉悟，这大概也是其中的部分含义吧。  
「好了好了，我早有觉悟。」  
我这是要回去见老爸还是去劈砍巨像啊？  
「为什么要带着赴死一般的语气说这话啊。」雪之下按着头，「而且本来就是普通的去借宿而已，不要胡思乱想啊。」  
其实我担心的不是妹妹去你家，我担心的是小町的口无遮拦啊。  
我的事情她基本都知道，你们真的不是在被窝在被窝里交换情报吗？她就像条撒手没的西伯利亚雪橇犬，我小学的事，我初中的事，给点好处…说不定好处都不用，就给我抖得干干净净了。  
看来我又要迎来我第二次的identity crisis了。  
「是是是，妹妹就麻烦你照顾了，总而言之，给你家添麻烦了，小町不要乱说话啊。」  
「哪里，天天照顾不成器的哥哥，偶尔从辛劳的家务里放个假也是正常的对吧。」  
「那就这么定了哦，」小町兴高采烈地拿起了包，「那今天社团活动就到此为止吧。啊，对了哥哥明天来接我哦，具体时间到时候给你信息。」  
叛徒去敌营通风报信还要来回接送哦。呵呵。  
收拾好东西离开部室，小町去办公室还钥匙，不愧是部长。  
我和雪之下在楼梯口等小町回来。  
「我妹妹说不定不太擅长应对你母亲哦。」  
「没事的，有我在呢。而且我母亲也不是那么可怕啊，你不也见过好几次了。」  
我不由地转过脸去看她，仿佛她身上带着不知从何而来的自信，和过去的雪之下有着微妙的区别。  
「我记得你以前是不擅长应对你母亲啊，从你嘴里说出这话有点意外，发生什么好的事情了吗？」  
雪之下确确实实地发生了变化，我能感受到。是联合舞会的成功让她有了自信吗？  
「是呢，发生了很好的事情了」她转过头来望着我的眼睛，脸颊微微地有些红。  
我知道啦知道啦。  
「说起来…周日一起出去吧。」雪之下突然忸怩起来，低下头，「我有一个地方想去，所以…陪陪我吧。」  
哦？是约会吗，感到有些心跳加速。  
我思忖了几秒，小声地问：「还有其他人吗？」  
她轻轻地摇摇头。  
「不问问我的预定吗。」  
「你的预定不都是我吗？」  
雪之下略微撅起嘴来抬起头来盯着我。  
「没…确实如此。」雪之下小姐这宣言不免让我不由地退了一步，虽然是事实了，确实我将来的预定都是她。  
「话说才刚刚下决心让我好好和理科战斗，下一秒又让我出门，真的好吗。」  
「说不定去过那里之后，你就更有动力了。」  
「还有这种地方吗？」  
如果有的话，那岂不是应该组织所有决定升学的学生集体去参观啊。  
「你猜猜看。」  
「好吧，那先这么说定了。」  
听我说完，雪之下带着富有深意的笑容，挪动了脚步，向楼下走去。这个时候小町也回来了。  
「送你们到车站吧。」  
「嗯。」  
小町凑到我耳边，小声说到：「放心哥哥，我一定会带回来有用的情报的。」  
「是…是嘛。谢谢了。」  
居然还是双面spy，哈哈也不赖，我的信息本身也没什么价值嘛。  
至于雪之下说的那个地方，我想我大概明白了。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回去和父亲母亲说呢?带着这疑问我也慢慢地向楼下走去。

当比企谷家的双亲知道儿子有女朋友后

我推门进到屋里，平常这个时候的小町一般都坐在客厅里逗猫玩或者看杂志，不过今天没有传来熟悉的「欢迎回来」的招呼声，大厅里的灯光也没有开启。  
今天的小町去了雪之下那儿所以显得屋子里莫名地安静和空旷，换做平常我可能会撒着欢，快速地完成作业然后往沙发或者地板上一躺，然后用掌机和书本消磨时间到睡觉吧。  
但如今这份宁静确让我颇为不适应了。作为人类的强度变低了？最近变得不那么喜欢独处了，似乎连上学都变成有趣的事情，在教室里坐着又无比地期待着放学。要是我有某个神奇的遥控器能快进人生就好了。  
呵呵，伪孤独者。  
在沙发上放下包，似乎是被声响惊动了，在沙发角落里睡觉的猫（名字忘了），微微睁开眼瞥了我一下然后继续呼呼大睡，连尾巴都不动一下。  
这家伙什么都不用做就能获得理想的猫生啊，真是嫉妒。  
今天好歹是我负责你的晚饭，所以多少给我点反应啊，如果继续保持高冷和慵懒的话就打包进礼品盒送给雪之下吧，呶，让你过过上流社会的猫生。  
额，那太便宜你了，不行。  
时间差不多，我代替小町准备起晚饭来。  
在厨房忙碌了半天后，就在饭菜上桌的当儿，门口传来了钥匙转动的声响，然后作为职业女性的母亲一脸疲惫地推来门，走进屋里来，父亲紧跟其后，一边抱怨着电车的拥挤，一边松着领带。两人放下东西脱下外套，洗完手就直接在饭桌上就坐了，全然没有多余的话语。  
小町事先就把我交女朋友的事情抖给双亲了，然后还跑去对方家里留宿。  
我是有点期待他们的反应，有点得瑟？或许吧。不过这和平常无异的态度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不是声称要和我好好聊聊吗？果然是社\*\*活过得麻木了把这事情忘了吧。  
我也懒得搭话，收拾了零碎然后就做到自己的位置上。  
「难得小町不在家啊。」  
母亲感叹了句，像是在传递着危险的信号。  
果然要进入正题了？我偷偷瞄了父亲一眼，不过他正大口地喝着味噌汤。  
预想的对话并没有发生，可能是白天太累了，他们满脸都写着疲惫，饭桌上也只有关于工作的只言片语，估计是说话的力气都所剩无几。  
吃完后收拾碗筷放进水槽里，父亲则坐在饭桌边一遍看着手机一遍喝着日本酒。  
准备洗碗的时候母亲走过来从我手里拿过了洗洁精。  
「我来吧，你去休息。」  
「是嘛，那辛苦了。」  
「八幡…」  
正准备回房间的时候突然被父亲叫住了，我停在原地回过头来，沉默地等待着他的下一句。  
不过他却慢条斯理地把酒送进肚里，打了一嗝。然后不紧不慢地开口了。  
「最近…零花钱够用吗？」  
「哈？」  
我有些吃惊地转过身来正对着他，老爸说这话简直前所未有，平日里问他要零花钱不都是「这么快没钱了？自己去餐厅打工去，男孩子要早点独立。」如果换成小町则是，「钱够不够啊，不够再拿点去，再不够问你哥要，就说是我说的。」诸如此类。  
我几乎已经放弃了，大部分时间只好求助于母亲，不过母亲也是半斤八两，所以得到的金额也是相当有限。

难不成我这不称职的父亲终于良心发现了？那长久以来的不平等对待要结束了？有点按耐不住激动，保持镇定！以免在他面前笑得花枝乱颤。  
「父亲大人请不要问这么多余的问题，我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拮据到不行的。」尽可能摆出温和尊敬的态度来陈述事实，连称呼都是崭新的。  
「是嘛，那拿点去。」  
说完就放下酒杯到裤子的口袋里去摸钱包。下一秒我就毕恭毕敬地站在他对面。  
「坐下来…如果不够了再问我要，注意别用太快了。」  
我坐下之后，他从里面钱包里拿出一沓日元，从桌子那边用手推过来，我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接好，用眼睛快速地确认了一遍数目。  
哦哦，难得的出手阔绰，可能是除了我用奖学金骗取学费之外最大的一笔收入。果然我应该事先再多灌您几杯，说不定手一抖能拿到更多。  
不过我父亲作为酒的爱好者，这点量还远远不够。  
父亲把钱包放回口袋，继续拿起了酒杯。  
「毕竟你也到了祸害别人家女儿的年龄了。」  
一阵恶寒从心底涌起，这父亲果然不是个好货。  
一瞬间建立起来的尊敬和信任又在顷刻间化为乌有，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果然这家伙是脑袋坏掉了。但毕竟拿钱手软，为了顾全大局，我既不好摆出嫌恶的表情也不好马上就反驳他。  
「不过也好，这下你不用再老是祸害小町了。」  
「呵呵呵，是，是嘛。」  
习惯性地吊起嘴角，我想我脸上的笑容此刻应该扭曲到不行。  
「虽然不知道是谁家的姑娘看走了眼，不过，你听好了。」一杯酒又下肚，「要保持警惕和观察，在女孩身上花钱很正常，但如果对方让你一直花钱且丝毫不顾虑你的经济的话，我只建议——立刻分手。」  
又开始了又开始了，我父亲总是会在这方面异乎寻常地敏感，我知道他在女性手里吃过亏，被人骗，还跑去借钱，所以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灌输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观念，但说到底还是自己太笨了，喂喂喂，我可不是你啊，在我这里只有我骗别人的份啊。  
这里难不成又是不知道哪里来的经验之谈喽？  
「嘛，我认为观察个一两个月左右就大概知道了，对方是个什么人。社会上为了钱进行各种交易的女性比比皆是。」说着说着他又开始往杯子里面倒酒。  
「就算是在校的女学生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不要被骗了，说不定你只是对方提款机中的一员。」  
真是糟糕的发言。  
看来小町也没有透露更多的关于雪之下的信息给双亲，可能连名字都没提。这部分你是不了解情况，胡言乱语，但我心底不能容忍你这么说。  
「好了，你别瞎猜了，对方家境还不错，所以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岂止不错啊，我叹了口气。  
「哦？是…是嘛，那，有照片之类的吗。」  
照片？照片倒是有，之前在海滨公园那倒是和她自拍过，虽然不太想拿给他看，不过为了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知，我掏出了手机。  
点开相册，想了想，用编辑功能把自己从照片里面裁掉了只剩下雪之下的那部分，之后再还原回来就好了。可能觉得照片里的自己有点煞风景。  
把手机递过去。  
「是社团里一起共事的成员。」我介绍着，没有提及她的姓名。

他放下酒杯，拿过手机，凑近了看了一会。  
半晌，一言不发地放下手机，像某位司令一样两手手指交叉撑着桌面上，表情严肃地盯着我。  
看上去还缺一副眼镜。  
「我可能以前管你比较少，可以说一直对你放任自流，所以你是不是给别人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对话似乎开始往奇怪的地方发展了。  
「别瞎猜，什么都没做过。」  
感情误会更深了。  
「那你是用了什么花言巧语？还是干了什么坑蒙拐骗的事情？」  
嘛，虽然是说了些自我推销之类的话，但谈不上花言巧语吧，再怎么着我也不会对雪之下做什么坑蒙拐骗的事情。  
「说了别瞎想，没有这回事。还有请不要把我想得那么糟糕。」  
看来我不受欢迎和被偏见的程度比料想的要严重多了。  
「真的？」  
「真的！」  
被这糟糕的父亲这么严肃地盯着浑身都不舒坦，但我还是强迫自己没有移开视线。我俩就这么相互对峙了一会。半天他的眉头才舒展开来。  
「是嘛，条件这么好的女孩居然会看上你这眼神腐烂的家伙？那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了。」  
「哈？什么可能？」  
「可能是对方比较笨吧。」  
笨？我刚想就此吐槽点什么，母亲用毛巾擦着手走过来，拍了拍父亲的肩膀。  
「去把剩下的碗洗了，记得收进消毒柜。」  
没有再说什么，他退开椅子站起身来，表情略微复杂地向里面走去。  
母亲把留在桌子上的手机的屏幕转向她，认真地端详了一会照片。  
「这就是小町说的那个女孩。」  
「嗯。」  
「非常漂亮啊，原来如此。」母亲做思忖状。  
「那可能你父亲说得没错。」母亲温柔地笑了。「如果可以的话下次带回家来见见吧。」  
「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别再说了，休息去吧。」  
我颇为不快地抢回手机，把照片又还原回原本的样子。  
「好好好，最近真是太累了。」母亲取下眼镜，揉了揉眼静，那下面刻着代表睡眠不足的黑眼圈。  
往房间走去的母亲突然回过头来。  
「八幡，我认为你将来可能会比我们更累。」  
「没，啊，不是…倒不如说我习惯了。」  
「是嘛。那就好。」  
说完母亲走进了房间。  
这两个人真是，总是给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评价，但我心底实际上又有着些微的把握，觉得可能确有其事。这算什么，长辈的人生经验？  
不过雪之下某种意义上而言可能真的很笨拙，我好像曾在心底称呼过她笨之下小姐。想到这里我不免笑出声音来，似乎确有其事。  
至于母亲关于我的说法，可能在她看来是这样了，说不定将来我的确也会和她一样，忙碌到缺乏睡眠，然后那原本腐烂的双眼也添上重重的黑眼圈，不过这样一来，看上去似乎有点像是雪之下喜爱的那眼神凶恶的潘先生熊猫。  
所以即便以后是这样的生活，我想变成这个样子的话也不赖吧。  
准备回到房间继续和数学题战斗。  
啊对了，关于雪之下说的那个地方，看来真有必要去看一看，那么到时候再见吧。

八幡雪乃的大学参（约）观（会）

随着代表下课的悠扬音乐想起，上午的这节大课就此宣告结束，学生们收拾好东西起身撤退，准备去往下一个教室或其他的什么地方。  
而我和雪之下则并肩坐在角落的位置，占据着这个阶梯教室最高处的一隅。  
看着学生们纷纷退去，教室又慢慢恢复了我们两人来时的那份宁静。  
  
说起来，我们只是打算找间空教室随便感受下，但没想到突然就进来了上课的学生和教授了。  
原本打算起身告辞时雪之下拉住了我的衣摆。  
「既然来了，干脆就听一听如何。」  
于是事情就发展成了两位高中学生在周末两手空空地坐在陌生大学的教室里，听完了一节大学课程…  
  
此刻雪之下的目光依旧笔直地对着正前方，仿佛课还没上完，端坐的身姿背脊笔挺，宛如美丽的雕像。  
而我被看不懂的内容折磨了一个半小时，几度伏案寻梦但又觉得实在不好意思于是强打精神，此时正如同一只失去梦想的软泥怪瘫痪在座位上。  
安静地等了几分钟也没有其他的学生进来，看来这间教室在这个时间段算是被暂时地闲置了。  
雪之下慢慢地张开了口。  
「那，现在比企谷君对上大学有什么感想了吗？」  
「感想？感想就是没想到居然周末也会有人来上课啊。」  
「课程多的情况自然就会这样吧。」  
「那除了摸不着头脑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感想了，完完全全看不懂，完完全全听不明白啊。话说黑板上画得像魔方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啊？数独游戏？」  
「那个是叫矩阵哦。」  
不愧是雪之下。  
「知道名字也搞不清楚啦，话说为什么你会知道这种东西啊。」  
「因为学校教的东西都被吃透了啊，所以偶尔就想着看看大学教的东西嘛。」  
我想我大概感受到被「各种碾压」是什么感觉了。  
「我说你啊，虽然这么认真努力的样子很值得表扬。不过就这样一直展示着和他人间的代差的话，那其他人岂不是对你望其项背都做不到了吗。」  
对于想要追上她的人而言，慢慢地就会被这巨大的差距所带来的绝望感所击倒吧。  
趴在桌子上的我开始细细地思考自己有什么能胜过她的地方…虽然我自认为是训练有素，但首先的话国语成绩姑且还能看看，理科绝望得不行；英语水平怎么好和归国子女比较嘛；至于料理雪之下似乎比我精通得多，且涉猎广泛，似乎对外国料理以及甜点都颇有研究，烤的蛋糕也很好吃；关于千叶的知识我们似乎侧重点有所区别所以不好相提并论；论有妹妹这点…罢了人家自己就是妹妹嘛。  
这么看来我除了对歪理在行这一优势，其他什么都比不过啊。  
所以只有歪理的部分，我是绝对不会输的！  
「你那说法我是弄不懂，为什么别人想追上我我就非得在原地等呢？以前姐姐也从来没有等我啊。」  
雪之下微微地鼓起了脸颊，带着埋怨的语气。  
不愧是傻雪。  
「我指的并不是要你等，我是说…深藏不露不失为一种上策哦…平常不显山露水，不露锋芒，在他人遭遇困境，逼近悬崖的前一刻，又如神兵天降般给予关键的援手，之后再快刀斩乱麻般解决事件，这样的展开不是非常帅气和震撼人心嘛。我说你这么厉害又可爱，平时完全可以这么做嘛。」  
不过笨小雪大概不会这么想，所以过去才会经常碰壁吧。  
「哦？是…是这样吗？听上去像是歪理。」  
雪之下像是有些忸怩地移开了视线望向窗外。  
「一点都不歪好吗，根据就是各种超级英雄电影的卖座。」  
「那按照你的说法，为啥你到头来还是孤零零地一个人啊，连个像样的朋友都没有啊？既然知道这一点，平时完全可以这么做嘛。」  
雪之下模仿起我的语气来。  
「要…要你管哦，尤其是没有朋友这点唯独不想被你说。因为普通观众是不会把双眼腐烂的家伙当成骑士一般的正面角色的，放进电影和剧里我只能成为需要被打倒的反派罢了。」  
像是被我逗乐了，雪之下眯起眼睛微微笑起来了，然后用从了不得的从上方而来的视线注视着摊在旁边的比企谷史莱姆。  
「还真的有自知之明呢，看来已经不再是配角谷君了呢，升格成反派谷君了。」  
这么说着的雪之下稍微地把身子侧向我这边，缓缓地说道。  
「不过，我觉得…正因为如此什么事情交给你都能放心呢，既然是作恶的反派，那就一定会不择手段地去实现吧，而正派的主角们总是会带着各种顾虑，因而会不停地受制于人或形势呢。所以啊…」  
这么说着的雪之下啊也慢慢地弯腰把身子趴在课桌上，把脸埋在臂弯里，侧过头，用带着暖意的目光注视着我。  
「虽然别人我不会等，但如果这样的比企谷君下定决心要追上我的话，我可以破例原地等你哦。」  
被那样的眼睛盯着又说这种犯规的话我会丧失思考的。于是假装打着哈欠移开视线把脸扭进臂弯里完全藏起来，发出闷闷的声音。  
「那…有劳你了。」  
等我吗？说起来，那一天在天桥上，你不也有等我吗。  
「嗯，要谢谢我哦。既然如此，理科什么的你也能不择手段地学好对吧。」  
「…」  
明明气氛这么好为啥又突然插播这些沉重的话题啊？

和雪之下约定的地点在车站前的广场。  
跟随人流从里面出来时，我一边不停地环顾四周寻找雪之下的身影，一边想着今天的她会是怎样的打扮。  
当然，即便是在人来人往的车站广场，雪之下的身影依旧十分鲜明醒目，此刻她正用右手垫在后背，倚靠着路灯的柱子。  
今天的雪之下身上穿着的是蓝色的无袖衬衫，下面则是比学校制式裙子长一些的浅色裙子，手里提着藤制的包包。像是在提醒我一般，是和去年的那个时候接近的装束，不过今天没有绑双马尾，果然那个可爱的发型不应该随便给外人看。  
安静地站在原地的雪之下就如同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一下子就吸引了周围不少的目光。  
如果在多等一会估计就有人来向她搭讪了，于是我快步地向她走去。  
注意到我走近的雪之下离开了倚靠的路灯站直了身子，微笑着向我轻轻地招手。  
右手上挂着的粉色发圈异常地醒目。  
「对不起，久等了吗？」  
「没等多久。」  
雪之下回答着，还没有放下的右手稍稍地张开了五指。  
五分钟吗。  
「记住了，那下次我也稍微早点吧。还有…」  
我有些紧张地摸着后脑勺。  
「那个…今天的衣服还有…发圈…很合适你哦…」  
这种老套的话，真的是...  
听到这话的雪之下也视线飘忽地微微低头，小声嘀咕着。  
「谢…谢谢…那，我们走吧。」  
我点点头。  
要是更自然点就好了…下次的话。  
…  
而我们要去的地方无非就是——大学。  
没错，对于高三学生而言所谓去了就有可能激发动力的地方，无疑就是大学本身了。  
按照雪之下的想法，只要感受到了这里的气氛，亦或者是见识下这美丽的校园风光，就会或多或少地产生羡慕之情，不由暗暗加劲，想着「我将来也要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和生活」，抱着这样的觉悟，或许还真能起到相当的效果。  
然后，雪之下和我作为闯入者还意外地在阶梯的教室里听了一整节数学课…我也搞不懂是不是数学课，反正有数字的就姑且归类为数学吧。  
经历了让人头昏脑胀的课堂后，从教室里出来的我和雪之下两人并肩走在校园的大道上。  
四处都是相当有现代感的建筑，往来的都是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远处各类的体育场地里跳动着的人影...和高中给我的印象想比，这里确实充满着活力和新鲜感。  
「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动力更充足了？」  
雪之下探着脑袋，向我投以期待的视线。  
「怎么说呢，光从表面而言，时髦感，新鲜感啊确实是足够的，不过我和你作为外来者，虽然到了这里，但实际上还是没有接触到真正的大学生活嘛，没有住过学生公寓，听完课程之后也只剩下不知所云这样的印象了。」  
「那这么看来这个作战是失败了啊。」  
这么说着的雪之下轻轻地叹息。  
「果然，想给你打气加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呢。」  
「没，不会的，能到这里来这件事情本身就足够鼓舞我了，和你的话…总而言之，谢谢。」  
我说着有些难为情的话。  
「这样啊，那…那我们就继续走走吧。」  
雪之下有些害羞的笑了笑，然后像是放弃了所有计划一般轻呼了一口气。  
那所谓的大学参观就接下来就变成了单纯的约会吗？  
但实际上我完全没有心思这么想，要说为什么的话…  
因为这里是阳乃姐上的大学啊，所以我自然不能掉以轻心。不停地扫描着四周的行人，生怕阳乃姐会从哪个草丛里突然窜出来。  
看见我紧张地左顾右盼，雪之下轻轻地把手放我肩膀上。  
「周末姐姐应该不会在学校里哦。」  
「因为没课吗？」  
「虽然不消楚姐姐的具体课程安排，不过周末应该是没什么课，因为平常这个时候妈妈经常会带着姐姐出去各种地方，今天母亲也有事出门了，不出意外的话她会去联系姐姐吧。」  
原来如此，恐怕这就是雪之下母亲所说的，把女儿放到「适合的环境」里吧。还是上学的年龄就出席各种场合，就像上次出席学校的典礼那般，不过，这种方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得而知。  
「是嘛，那就好，看来今天是不会被碰见了。」  
那么雪之下也是在多少把握了家人的行动后，才本着就近原则，趁虚而入地带我来到这里吧。  
虽然阳乃姐三番五次地出现在学校不免让人觉得「大学生啊真是闲得不得了」，但实际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叶山也曾说她是特意空出的时间，那位姐姐大人，总是在做麻烦的事情啊。  
想想平日里难得的出几次门，似乎总是会踫到神出鬼没的阳乃姐，简直像是拥有了任意门一般，我一个人的话倒还好，被抓住狠狠捉弄一番后被放生也就罢了，不过现在和雪之下一起，万一被撞见了就有点难为情，我想那位恶魔一样的姐姐大人有一万种拿我俩寻开心的方法。  
我轻呼了一口气，最后确认了一遍四周，才稍微放下心来。正准备继续前进时，发现雪之下正挂着闹别扭般的表情瞪着我。  
「难道你和姐姐平日里经常见面吗？」

你是哪来的newtype吗？我有些骇然…  
像是要看清我的脸上的什么东西一般,雪之下凑过脸来，以冷冰冰的视线紧紧地盯着我。  
那眼神如同捕捉到猎物身影的猫咪一般锐利，让我觉得好像正被x光做着全身检查，不由地往边上退缩了一点。  
「嘛，大部分都是偶遇，比如烟花大会，比如和你出去那次，总而言之都是些料想之外的情况…」  
我急忙辩解道。  
「哦？有些似曾相识呢，新年家庭聚餐那次也是偶遇?看来千叶…啊不，日本还真是个弹丸之地呐。」  
雪之下的语气似乎有些不依不挠。  
「哈哈哈，也是呢……」我只能打起哈哈，「说实话我也纳闷诶，感觉每次都被她完美地抓获，我都怀疑她身上是不是有比企谷雷达之类的玩意。」  
不小心把心底的吐槽也一股脑儿说出来了。  
「比企谷雷达…」  
听到这里雪之下噗地一下笑出声来，她缩回脖子，用手捂住嘴，肩膀抖个不停。  
这孩子的笑点一如既往的奇怪。  
「有那么好笑吗？呵…」  
被她感染了一般，我的话语中也情不自禁地掺杂着傻笑。  
或许是她那笑容太过耀眼，周围的视线似乎更多地汇聚过来。  
果然，雪之下的笑容还是不要轻易示人，尤其在人多的地方，会让人不由的看出神哦。不，光是容貌就足够引人注目了，那连出门都是件麻烦的事情了。  
我略微挪动脚步，回想着小学舞台剧时拌演的小树，尽可能地为她挡住视线…唔，感觉后背正在被灼烧着…  
你看你母亲呐，难怪经常随身带着一把扇子，除了庄重感，总归是有其用处的嘛。  
为了调整呼吸，雪之下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脸上的笑容还在持续着。稍微平复下来点后，才吐出语言。  
「听上去有点可爱嘛。」  
是接受了我那胡扯的说法吗？雪之下这么说完，开始挪动脚步走到了我的前头。我也紧随其后地跟了上去。  
周遭的人群熙熙攘攘，既然是周末，除了往来的本校学生以外，把大学校区当成公园进来参观和游玩的自然也大有人在。毕竟投入了大量资本，绿化的环境啊，运动的场地啊，各种店面和设施啊，都是应有尽有。主要的，还是感受下象牙塔里的氛围吧。  
我们走到叉路口，停下来略微观察一番后，选择离开开阔的大道，拐进两栋教学楼的中间，想来周末有课的还是少数，这里是没多少往来的人。  
走了一会，渐渐远离了人流，嘈杂的声音在我们背后慢慢缩小。  
隔着两步之遥的雪之下这时将整个身子转过来对着我，一面看着我一面就这样慢慢地倒退着往前走着。  
「不过说回来，八幡只有一只哦。」  
被突如其来地，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叫了自己的名字，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但雪之下的笑容里依旧带着玩笑的意味，似乎本人还没有意识到什么…  
为了掩盖自己心底的小鹿乱撞，我只能放弃吐槽她使用的奇怪量词，先顺着她的话说下去。  
「嗯嗯，因为凑不齐七只所以不能用来实现愿望呢，似乎有点派不上用场。」  
我露出自嘲般的笑容。  
话音未落，雪之下突然地停下了脚步停在原地，移开了视线的眼神也随之黯淡下来，像是陷入了什么不太好的回忆。  
我的话触及到什么了吗？不由得也停下来摒住呼吸。  
「愿望什么的…没实现也可以。」  
她像是喃喃自语一般发出了细微的声音。  
「要是真的实现了…那岂不是意味着就要飞走了…」  
我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雪之下，你…  
一瞬间，脑海中又回想起那个时候，在部室里两个人的对话。  
与那场景随之而来的，还有当时那股前所未有的冰冷感觉。  
我想那对于我而言大概算得上是真正的失去，是过去未曾拥有某物的我从未体验过的东西，所以那时的反应才如此剧烈。在这样的万念俱灰面前，再强大的外壳和理论都形如虚设，它轻而易举地就击穿了我的身体，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带走了我的灵魂。  
虽说是过去了的事情，但那被扭曲的心愿让我们一度差点分道扬镳的，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让我感到深深的无所适从，看样子恐怕多多少少也还在束缚着她。  
每次都是，若非到近乎无可挽回，我都不会去下定决心，总是四处寻找借口，想来自己真是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真应该被狠狠地骂一顿。  
希望自己能有所长进吧，所以我平复下心情，决定再次尝试去传达，希望借此能够安慰到她。  
「那啥，我说过嘛，我会完成你的愿望哦，什么都可以。」  
在脑海中编织，复刻起和那时相同的语言。  
「诶？」  
雪之下抬起头来，带着吃惊一般的眼神望着我。  
「那个比赛不是已经结束了？那…」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什么都会给你实现的。」  
依旧是吊起半边脸颊，然后开始揶揄自己。  
「话虽说得这么好听，但多少有耍帅和逞强的成份。事实上我个人实力着实有限又消极得不行，你看啊，死性不改，被平冢老师教育了好几次，畏畏缩缩，被你姐姐推了好几把，作为不成器的哥哥被小町一直照顾着，稍微大一点的委托几乎都有依靠别人的协力，像你啊，由比滨，一色，叶山，材木座，三浦，户冢，川崎，等等等等，若是我一个人的话，能做到的事情恐怕也不过尔尔。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所以，我现在只能说‘尽我所能’这种不太靠谱的话。这个家伙又没有翅膀或者神奇的力量，现在又被某个‘沉重的东西’压着，所以让他飞走这种事情就有点强人所难…」  
我的底气有些不足，说话声音也越来越小，说着说着又变成了自嘲，人称都变了。  
「阿拉，还以为会是让我心动不已的豪言壮语或山盟海誓来着，结果那收尾是怎么回事？演讲？传销？还是告白？不管是哪个都是虎头蛇尾，一点都不帅气。」  
我不可置否地耸耸肩。  
好在，听完这话的雪之下的表情又渐渐明亮起来了，她走到我旁边，伸出双手，有些拘谨地抱住了我的胳膊……一瞬间心脏就被攥紧了。  
好近呐，而且抱得很紧，那模样像是在紧抱着心爱的熊猫玩偶…喂，碰到胸部的起伏了…  
从长发里散发出来的好闻味道，以及隔着衣服传递过来的触感同时刺激着大脑，我的理性像是热锅里残存的水分，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蒸发着，不由得有些发抖。  
雪之下微微红着脸，用带着害羞和戏谑的语气继续说道。  
「要是这么说的话，现在我手里抓着的奖品是什么？一张空头的八幡支票？还是一位无所不能的愿望机先生？唔，阿拉丁的神灯？」  
「嘛，随你怎么称呼吧，总之你多少有些任性和麻烦我是很清楚的，所以想要兑现啊还是透支什么的都可以，虽然会花费不少时间，不过我会为你慢慢地去做到的，但…至少请不要扭曲自己的意志吧，这是我唯一的请求。如果让我强行去实现那些的话，到头来我恐怕会变得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要说为什么的话，这就是我的人设啊。」  
胳膊被轻轻地掐了一下，雪之下苦笑着,淡淡的说道。  
「说得好过分啊，但不可否认都是事实。」她顿了顿，继续说道。「我，知道自己任性，而且一旦任性起来就会变得不管不顾…一定给你造成了不少困扰吧，所以，对…对不起。以后我会更加慎重思考的，而且我还有好多事情都看不清楚，想不明白，像个笨蛋一样，所以不出所料地会范错，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好好地看住我吧。」  
关于这个，我想我们两个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哦，雪之下。因考虑不周而没能理解到你的情况我也是有过的，所以谈不上什么道歉。  
如果我能更成熟更勇敢的话，说不定就能更早地为这段关系正名，而非被断章取义和以偏盖全。

4.  
  
  
于是，我摆出一副无足挂齿的表情，用尽可能轻快的语气说道。  
「是呢，毕竟你率直又头硬，就算面前是墙壁也会一往无前，这个时候就需要我来拖你后腿了。」  
「为什么这种无所谓的小事情你都记得清清楚楚啊？记忆力这么好吗？多去背背单词和公式如何？」  
雪之下似乎有些无语地微笑了一下，松开一只手轻捶了我的肩膀。  
你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清个所以然来，我就是记得罢了。  
「没关系，我会负责到底，请把这工作放心交给我吧。」  
听到我答复的雪之下微微的点点头，继续补充道。  
「将来还会一直一直给你添麻烦，那，在你…身边的话…可以容许我稍微自私和任性些吗？」  
像在征求着我的同意一般，雪之下难以启齿般的吐露着语言，带着些微不安的神情。我想我大概能理解…  
她所指的并非什么自私和任性之类的东西，而是目光，包容，温存，或者借用雪之下曾在水族馆对我说过的，就是所谓的容身之所吧。  
雪之下奢求的仅仅只是这些细微的事物，看她那样子我心底不由得疼痛起来。  
「当然可以，那个时候就说好了嘛，无论自私的事，任性的事，还是麻烦的事都可以。因为自己也是半斤八两所以完全没资格责怪你，呶，浮于表面的认知，想当然的以为，偏激的观点，狄隘的心胸，自命不凡的清高，不择手段的做事方式，不计后果的解决方案…」  
明明都是些糟透了的东西，我却像是如数家珍般地扳着手指头，一五一十也讲给她听，看样子似乎一只手都数不过来…啊，我的人渣性果然还是爆棚。  
这恐怕是这世界第一差劲的展示了，做为售卖品的话一定会无人问津，相应的股价也只会一跌再跌，不过我只需要鼓励到雪之下这唯一的投资人我就心满意足了，其它的我都不要。  
只要我更加糟糕，那她或许就有信心从过去的桎梏中走出来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还有烂到家的扭曲性格和腐烂的眼神。」  
雪之下噗地笑出来，补充般地说着。  
「又是神奇的自我介绍啊，作为名片和招牌还真是让人避尤不及，但在妈妈面前不能这么说自己，明明对你印象那么好我都觉得不可思议，说实话完全不清楚你是怎么做到的。」  
「那可能是还没有见识到我的人渣性吧，我哪敢在…伯母面前这么说啊。」  
雪之下微笑着摇摇头。  
「我觉得，说不定正是因为你的人渣性所以才认同你哦?可能我们家的眼光和品味真的是糟糕得不行，我，姐姐，还有妈妈都是，似乎都不喜欢所谓的「好孩子」。所以，换个说法的话，那比企谷家的儿子和雪之下家的小女儿不就是所谓的臭味相投吗？」  
雪之下歪着小脑袋，用一副可爱得不得了的，旁观者似的口吻评判和审视着我和她自己。  
「或许吧，所以说你我见面的第一印象都没怎么出错啊，臭不可闻的雪之下小姐，还有扭曲乖僻的比企谷阁下。」  
我附和着，然后又被掐了…为什么啊？  
只是没想到雪之下居然也学起我的自黑来了，意想不到的展开。  
那样子岂不就是我把原来身处云端的她一把拉进自己的泥沼里来了?老爸说我在祸害别人家的女儿，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们之间的相互扭曲和祸害也无太大差异。总而言之，真有你的，老爸！恭喜，我对你的观感又成功下降了好几个百分点，毕竟祸害也好，扭曲也罢都是从你那学来的…  
「果然当时觉得放着比企谷君不管就会危害社会这一点也是正确的。」  
「唔?哪…哪…哪有这回事啊，不可能做危害的事情的。」  
「放任自流的话，说不定你会成为邪教头目或者走上欺诈的道路，不知道多少无辜的人会遭遇你的毒手呢，一色那孩子不就被你一度推到危险的境地吗？为了防止事态严重化，所以我必须得好好看住你才行。」  
「是是是，雪之下小姐及时拔除了社会隐患，为维持社会治安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的口吻像是在回答试卷的问答题一般。  
为什么立场又神奇的反转了啊?话说你是哪来的心理测量者吗？  
「那倒说不上，最多算是给小町缷下了长久的负担吧。至少帮你洗沾上咖喱污渍的衣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么说着的雪之下也变得清爽起来，昂首挺胸，一副「交给我吧」的神气模样。  
雪之下难不成你…  
就在我几乎要露出满怀期待的表情时，她又淡淡地补充了一句。  
「以后还请好好洗自己的衣服，别给妹妹添麻烦了。你说是吧，不成器君。」  
「是…」  
期望落空了。我有些垂头丧气地抱怨着。  
「那就别用那种会让人误会的说法啊，还有，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事啊？小町是不是和你说了什么啊？」  
看来有必要回去兴师问罪一番。  
雪之下轻抚嘴角遮住了笑容。  
「你在脑补些什么呢？这事你不是自己说漏嘴的吗？想想啊，是林间学校那次…」  
「为什么这么久远细节的事情你还记得清清楚楚啊？」  
我吃了一惊。  
「没办法我记忆力好哇，看来这方面是我高估了比企谷君了呢，就这一点向你郑重道歉，我收回「你记忆力好」那句话。」  
「别…是我输了…」  
听到这话的雪之下又露出了标志性的，宣告胜利般的微笑。然后抱着我胳膊的力度更大了…  
……

不知不觉，雪之下先前的不安似乎都一扫而空了，让我不由地也放松下来。  
不过这家伙喜欢争强好胜的本性一直都没变啊。  
就这样，一边一唱一和，一边继续往前走着。  
和她的交流总让我觉得非常舒适和放松，让时间的流逝都变得了无痕迹，像是在经历着漫无目的的旅行，又总能在枯燥乏味的日常中找到妙趣横生的风景，似乎能让一切的无意义都变得有意义。如果时间充裕，真想这么一直聊下去…  
像是要填补过去缺失的空白一般。  
拜其所赐，被雪之下这么挽着带来的紧张感就这么烟霄云散了，我开始习惯并喜欢上这种腻在一起的感觉。  
我们像是散步一般，穿过了教学楼集中的区域，又走过一小段林荫的道路，如重见天日般地回到开扩的地方。  
距离午餐的时间不长不短，我和雪之下决定往能填饱肚子的地方慢慢靠近。  
在路边找到贴有校区平面图的标示牌，确认了我们所处的位置和几处食堂的方向。然后向路过的学长打探了一下食堂是否有校园卡之类的限制，对方回答有一个不需要，道谢之后我们决定前往那里。  
说起来…  
由于母亲从不做便当给我，那么对于每天中午都要依靠小卖部贩卖的寿司或面包度日的我而言，大学的食堂无疑具有极致的诱惑力，简直像是获得了救赎一般，让我重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想到这里，不由得有些兴奋。

「果然，食堂才是大学最重要标志呐，没有什么比在中午吃到热乎的饭菜更令人幸福的事情了……」  
看着两眼放光的我，雪之下用不可思议的语气说道。  
「原本是想利用这里的那种气氛来激发你的动力。没想到到头来却是食堂这种无厘头的理由起了作用，感觉有点无语。」  
雪之下叹息着按着额头。  
「没办法嘛，母亲从不给我做便当只给我500日元，我和小町早上又都不紧不慢，总不忍心让自己妹妹起早给哥哥做便当吧。所谓的便当似乎被当成一种文化来推崇，因为没经历过所以让我是觉得不可思议和理解不能呢。」  
「是…是这样啊。」  
雪之下向我投以怜悯的视线。  
没关系哦雪之下，说不定我已经适应不了凉了的饭菜了。唔，三明治寿司面包什么的还挺香的……  
「那…这样的话…我…」  
她的话语到这儿戛然而止。  
「嗯？」  
我有些在意地侧过头望向她。察觉到我的视线，她的眼神躲闪着，微微低下头去。  
没一会，她像是重新组织完语言一般轻咳一声，恢复了平静的神情。  
「没什么…总之，虽然是令人无语的理由，但现在你考取大学的意愿应该是更强烈了吧？」  
「嗯，虽然不太好形容，但估且是有了切实的感受和理由吧。」  
我暂时假设排名越靠前的大学，硬件设施会更完备吧，像是住宿条件啊，伙食水平啊什么的。  
只要有了确实的理由，我就能一往无前吧  
「是嘛，为了不和初中同学见面所以考总武高，为了体验食堂的饭菜而去考大学，真是有你的风格啊，不过就算是那样也行吧。」  
像是达成了目的一般，雪之下温柔地笑了，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走着。  
好在距离算不上远，没一会就能看见那颇具设计感的建筑了，那些方方正正的学院大楼，只要一靠近似乎就能感受到那种为了学分或论文而拼死拼活的焦头烂额，相比之下果然还是这些服务消费集中的地方能给人以温暖的感觉。  
各种店面汇集于此，能看见便利店里有人正操作着供学生使用的打印机，饮品店里的男男女女正悠闲地靠着巴台喝着奶茶聊天，旁边紧挨着食堂的大楼是校图书馆，观光电梯不停地上下输送人流，图书馆的一楼还开着一家星巴克，占据室外桌椅的大学生们正在安静地阅读，亦或是用电脑写着作业或论文之类的东西…这也真是，时髦过头了吧。  
总而言之，我很喜欢这样的氛围，都做着各自的事情，没有外面的餐厅里那些嘈杂的声音，是理想的阅读环境。  
雪之下用手机确认了下时间。  
「饭点的时间还稍微有些早，去咖啡厅里等半个小时如何？」  
用下巴指了指星巴克。  
的确是合适的选择，我点头赞同，不过室外还是过于叫座了，于是我让雪之下在原地稍等，自己进去店内确认里面座位空闲的情况。

推开门进去后环顾一周，结果某个扎眼的身影一下子就映入眼帘。  
常言，事情若有变坏的可能，就一定会变坏。  
雪之下阳乃，此刻就安静地坐在角落的位置，手里夹着笔，正安静地阅读着面前翻开的书本。  
我如同踩到了地雷般僵在原地，从脚底串起的冰凉感不断爬升上来，连思考都吓得停滞了…  
怎么偏偏就挑中了这家店，不禁暗自叫苦不迭。  
好在暂时还没惊扰这条恶龙，现在原路撤退还为时不晚。正当霍比特八幡准备轻轻地后退时，对方却像是感受到我视线的磁力吸引一般抬起了头…  
一瞬间视线相交，阳乃姐有些惊讶地眨了两下眼睛，确认没看错后并露出了似乎有些惊喜的笑容，为了不惊扰店内安静的氛围，并没有开口打招呼，只是用夹着笔的右手轻轻地向我挥舞几下。  
现在万事休矣，丧失了逃跑的可能，我只能勉强地点头回应。  
阳乃姐不动声色地收起笔合上书本，从旁边拿起包包站起身，不急不快地向我走来。  
她今天的穿着倒是少见的简约风格，也一概没有耳环项链之类的多余饰物，怀里还抱着装帧精美的书本，给人以一种“在校的阳乃学姐”般的感觉。  
这让我颇为惊讶，像是又看到了她鲜为人知的一面。毕竟平常的阳乃姐都给人一种华丽尊贵的印象，虽然在我这里嗅到的都是危险的气息。当然不管穿得多么普通，那和雪之下相似的面容无论如何都会掀起些许波澜，光是走动就聚集了店里一堆视线…  
  
一起从店里走出，雪之下注意到阳乃姐的存在时愣了一下，表情也变得略微紧张起来。这场景看上去颇为滑稽，有点类似电影里手握人质的警匪对峙场景。  
「姐姐…」  
「哈，果然小雪乃也在，毕竟比企谷君不可能一个人出现在这种地方的对吧。两个小坏蛋是来专门找姐姐玩耍的吗？」  
阳乃姐看上去似乎很开心，我的脑门开始出汗了。  
「没，我又不知道姐姐会在这里…我觉得你应该跟妈妈出去了。」  
雪之下的声音显得有气无力，似乎在懊恼自己的失算。  
「啊？那个啊，找了个借口推掉了。反正也不是什么非得我在场的事情。」有些厌烦的的表情在她脸上一闪而过。  
「您今天上课吗？还是约了朋友？」  
我问道。  
「没有哦，只是单纯地什么都不想做，什么电话也不想接，又不想被人找到，于是闲逛着不知不觉跑到学校里来了。呶，然后在这看书打发时间。」  
这个我可能懂，过去假期时我也经常单纯地无事可做，单纯地无人给我电话，单纯地没人找我，于是闲逛着不知不觉跑书店去了，呶，然后在那看漫画和轻小说打发时间。  
不过今天的阳乃小姐似乎出乎意料的坦率，平日里那种危险的魅惑也似乎也消散了不少。可能她平日里很少说过这般率性的话，雪之下的表情变得有些疑惑。  
无视着雪之下的视线，阳乃小姐微笑地看着我。  
「不过收获了不错的邂逅呐。那么，两位小坏蛋是在约会喽?」  
我和雪之下用眼神快速地交换了一下意见。  
「没…不是，只是想作为参考，来这里感受下气氛，留个印象什么的，毕竟我们也要准备考大学了嘛。」  
我回答道，雪之下也附和着点了点头。  
「哦，原来如此。高三了确实要好好准备，不过自由到校的话，姐姐那间公寓不是理想的复习场所吗，随时欢迎你过来…」  
这么说着的阳乃小姐慢慢凑过来像是要耳语什么。  
「姐姐你就适可而止吧。」  
雪之下冷冷地瞪着阳乃姐，然后用两只手拉着我的胳膊往后面退了退。往前半步挡在我和阳乃姐之间。  
「啊呀，妹妹和妹夫关系真好呢。打扰到两位约会了？」  
「没，那倒没。」  
果然在她面前找什么掩饰都没用，我只得乖乖地缴械投降。  
看到变得有些支支吾吾的我，阳乃姐像是获得了满意的结果一般一边笑着一边伸了个懒腰。  
「啊，怎样都好吧，既然都到这里了，不如一起吃饭吧？这里我也算熟的很了，就由姐姐我请客，怎么样?是不是很划得来?」  
「啊哈哈，那个…」  
没等我的哈哈打完，阳乃小姐就转身往食堂的大门走去，看来是没得拒绝的权力了。  
和雪之下相视看了一眼，只能一起叹口气并跟上去了。  
雪之下用带着极为认真的表情悄悄地凑过来在我耳边细语道：「说不定姐姐还真有比企谷雷达呢。」  
我苦笑着摇摇头，觉得有必要修正一下这个说法。  
「倒不如说，每次都是我完美地自投罗网。」  
…

我们一起走入食党的大门。  
虽然站在外面不太能感受出来，但其内部的空间和占地实际相当可观，纵向的空间分为两层，并有电梯相连。装修的风格非常的现代主义，正对着入口的大块屏幕正展示着今日的特色菜单且名码标价，厨窗边供人取用的杯子，托盘等餐具，以及装好食物并以颜色区分的碗碟摆放得整整齐齐。靠墙的位置并排放着好几台贩卖机，看起来各种饮料都一应具全呢，当然我只要有max咖啡就满足了。  
环顾四周，可供选择的料理不单单是日式，似乎还有中华料理，意大利等等风味，想来也是多少照顾外国留学生的口味吧。  
我觉的这里，光是氛围就能让人产生胃口吧，简直算得上是美食城了。  
「比企谷君，随便选哦，价钱不是问题。」  
「啊啊，谢谢。」  
说完阳乃姐径直走向一个窗口。看来早就想好了。  
我和雪之下站在那块屏幕前，仔细地查看不断滚动的菜单和配图。大部分的价格相比校外的那是相当便宜，看來是有好好考虑学生的消费水平，这种人文关怀般的廉价真的很nice啊。  
雪之下用食指轻轻抵住下巴。  
「平常喜欢吃甜食的你，或许该找找是否有法式甜点呢，啊，至于配菜就用max咖啡吧…」  
哦呦，你还真是一下子就猜中我的口味喜好了啊，看来该颁给你「八幡鉴定资格师证书」呐，虽然日法融合的派别我更喜欢。不过那配菜是什么鬼…  
「喂，雪之下，这是正儿八经的午餐哦，别擅自把甜品当成我的午饭呐。」  
「哦?我倒是觉得整个高中每天中午都用面包和盒装牛奶之类的度日也没好到哪去啊。」  
「我也是没办法嘛。」  
「早睡早起，自己准备便当不就行了。你那生活方式真是很不让人放心。」  
雪之下叹了口气，用责怪和担忧的眼睛瞥了我一眼。  
「唔…」  
连老妈都没说过这话，不禁眼角有些发热。  
虽然我有点期待「既然如此，我来给你做便当吧」这种对话展开，不过想想还是立马打消了这念头，真这样的话，餐盒要退还给她拿去洗都还好，被人发现雪之下给某位死鱼眼偷偷塞便当恐怕第二天就能上头条，要冒太大的舆论风险，给她造成没必要的压力的话我可原谅不了自己。  
所以便当这种小事，我自己当然能搞定啦，就这么决定了…暗暗地下定决心。  
只要不被老妈发现，还能偷偷把每日的500日元当成固定收入，吼吼吼我真是天才！  
话说该怎样才能不被老妈发现啊？  
⋯  
「那么，离开甜点咖啡就活不下去的比企谷君还有其它什么选择呢？」  
「我并不挑食哦，尤其是有人请客的时候。」  
不过在玲琅满目的菜单中要做出选择还真颇有难度，所以这个时候一般论就派上用场了。众所周知，作为捕鱼大国，日本人对鱼的烹调方法还是有相当的心得，那作为住在临海的千叶人在这一点上应该也是不遑多让吧。所以，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选择吃鱼无疑是最低风险的选择。  
虽然对拉面情有独衷，不过搭配起来似乎有点怪。那还是米饭好…缩上所述的话…  
「那就吃这个吧！」  
我两眼放光地指着「海鲜盖饭」说道。  
「哦，还真是接地气的选择啊。那…我也来这个吧。」  
「一样的选择真的好吗？」  
「没什么，我也没怎么吃过这个，所以…试试嘛。」  
想想当日在雪之下家里吃的饭菜确实很有高档感呢，应该很少会去外面吃这个吧。  
  
就结果而言，我和雪之下点了相同的饭，还附带着味噌汤和调味的酱料。而阳乃姐则是要了一大份拉面，用杯子接了一杯茶…这也太接地气了。  
选了个比较偏的靠墙位置坐下。  
「我开动了…」  
我拿起了筷子。  
雪之下则端坐着没有动筷，像是在等我试毒一般认真地望着我。  
把覆盖在米饭上的，切成片的鱼肉淋上些许酱料，夹起一片小心地咬了一口。  
「哇，确实是很棒的美味。」  
口感和味道俱佳，能被这般物美价廉的美味眷顾，我的胃和舌头都赞不绝口，果然在这象牙塔里面，也能随时间慢慢发展出其独有的美食风味嘛。等将来有了经济能力后，干脆就把家安在大学附近，每天跑学校的食堂买饭吃，倒也挺不错，还能降低生活成本...做梦。  
看到我这表情的雪之下则把视线移到碗里，喃喃自语道。  
「你这么喜欢啊，那么这个鱼肉，唔是金枪鱼吧，是怎么处理的呢？感觉有必要研究一下。」  
这么说着的雪之下从手腕处取下发圈，梳了梳头发，小心翼翼地用发圈扎成一束。  
「诶，那个发圈颜色，很特别呢，是比企谷君送的吗？」  
「…」

又被阳乃小姐果不其然地抓住了华点…现在我除了脸部表情，连动作也僵硬得连筷子都停了。  
真的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呢，感觉她打算利用这点拿我们开涮了。我正烦恼着该如何回答才合适时，旁边传来雪之下的声音。  
「是的哦，给我的圣诞节礼物。」  
居然是意料之外的坦白…  
那声音没有什么温度，像是在描述着理所当然的事实，并不包含多余的情感。  
我惊讶于雪之下的干脆，不由得转过脸去看她。  
然而雪之下此刻确像个没事人一样，一边将额前的头发按到耳后，一边手拿筷子细细品尝着饭菜。那双美丽动人的双眼只专注于眼前，并没有将视线投给我或者阳乃姐。  
又偷偷地瞄了一眼阳乃小姐，她的表情倒是一成不变的保持微笑。似乎被没有被这意想不到的回答影响到。  
我们之间暂时维持着沉默。  
为了打破这令我颇感尴尬的局面，我决定主动开口。  
「话说阳乃姐也爱吃拉面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听到这话的阳乃姐把目光转向我。  
「怎么说呢，只是吃的次数比较少吧，以前还在上高中时被小静逮着到外面某家很有名气的店里吃过一次。」  
真不愧是平冢老师的风格？能在晚上大摇大摆地溜出宾馆独自出去吃面，那她捎上阳乃小姐自然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原来她最初就是那样的方式啊，然后又在几年后的我们身上如法炮制，想到这我不禁笑了笑。  
「那这过程肯定少不了平冢老师的说教了。」  
「是呢，总归算是蛮有意思的体验，不过现在小静调走了，没有合适的同伴陪姐姐一起去到店里呢，所以只能在这食堂里点点呢。」  
说到这阳乃小姐狡黠地笑了笑，  
「啊，比企谷君倒是很合适哦，下次陪姐姐一起去吧。」  
「您要是喜欢吃拉面的话我倒是没问题，我对拉面的了解还是比较自信的，我知道一家…诶诶诶…」  
大腿处传来的痛苦中断了我的话语…雪之下又在桌子下狠狠地掐我了，她用没有温度的眼神瞪了我一眼，看来是要我闭嘴。  
「姐姐想吃拉面还不简单，用网上点餐就可以了，又方便又省力。」  
「诶，这你就不懂了，被男孩子带去面馆吃面可是不一般的体验哦。」  
「你说的这个我也是懂的…大概。」  
「哦，你和比企谷君什么时候去过了?」  
「那当然…区区拉面店而已」  
那个是被平冢老师挟持而已。  
……  
感觉她俩说得越来越离谱了。罢了，反正我被雪之下禁言了，就不去插手了。只好趁着这空档理头解决这碗盖饭，无论如何，唯有饭是不能糟蹋的。于是猛地扑了好几口。这个，还真是好吃呐…可恶我要考的学校校区都在东京，万一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饭该怎么办啊。  
正这么苦恼着的时候，阳乃小姐突然伸过手，猝不及防地夹了一块肉送到我碗里。  
「比企谷君辛苦了，毕竟还是长身体的年龄哦，要吃多点呢。」  
筷子…筷子，拜托！那是你用过的…  
边上的空气骤然冷却了，我不用看也知道。这个时候小雪的表情应该会很可怕，毕竟我也有数次经历，所以就不去确认。  
「说的是呢，是要吃好点。」  
雪之下的声音没有丝毫的感情，那语气如同宣读罪该万死之人判决的审判长那般。  
像是要还以颜色，雪之下也从她碗里夹起肉一片片地往我这里送。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行动才好，感觉若是用手去阻止她的话我可能没好果子吃。  
「啊，再加点配料(件)。」  
然后雪之下拿过酱料一个劲地往阳乃姐给的那片肉上倒，直至将其完全覆盖…喂！放多了放多了，这下味道超重的，让我如何下口啊…得亏她手头暂时没有芥末酱或者辣椒粉之类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吃好，还是不吃好。  
「呐，比企谷君，我给你的，你会好好吃完的对吧?」  
雪之下靠近的声音如同恶魔的低语，被她以冰冷的视线凝视着，让我不禁感到背脊发凉。坐在对面的阳乃姐则双手撑着下巴在饶有兴致地观望。  
你们真的是来吃饭的吗？还是来观摩我的。  
两姐妹都非省油的灯，夹在中间也是异常的费力，想想今后还要相处漫长的时间，不禁感慨人生之多艰，各种意义上的。  
果然…妈妈你真是看得透彻啊，虽然你不做便当给我，给我买的衣服也总是品味怪异，但我对您的尊重又上去了好几个百分点。嘛，至少保底的饭钱会给我。  
不管是她们的心意，还是她们的玩笑，我除了照单全收似乎是别无他法了。  
坚定地端起碗来，将饭菜不分彼此地往嘴里送…在雪之下姐妺的注视下，这感觉像是在冒着枪林弹雨往敌阵冲锋一般…  
扒拉扒拉地快速解决掉饭菜，又端起味噌汤一口干完。  
在女士面前这真算不上雅观，我想。  
「比企谷君那股拼命劲真是太棒了。对吧，小雪乃。」  
阳乃小姐温柔的微笑着，雪之下则点点头。  
「一直如此吧。」  
你们俩真是的，明明可以达成共识却老喜欢针锋相对呢。我只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气氛略有缓和,她们也终于继续开动自己的那部分了。

「比企谷君要快快长大哦,到时就能陪姐姐喝酒了。」刚刚吞下一口面的阳乃小姐又开始搭话了,有点欲哭无泪。

「就算您这么说,我又不能让生日提前到来…J我也没有「made in heavenJ。

这么喜欢喝酒您应该找位调酒师男友啊,这样每天下班后都能大饱口福。

「姐姐你真是无可救药了…J

雪之下叹了一口气。这听上去倒像是小町对我会说的话,难道阳乃姐在雪之下眼里慢慢从完美超人退化成残念系姐姐了吗?

「哦?那换一种说法,什么时候能喝到妹妹和妹夫的喜酒啊?.

「这…这我怎么知道…清楚的哦…

我一下子乱了阵脚,这种事情我心里可还没底,未来的事情,不走到跟前是看不太清我含糊其辞,又不由地好奇雪之下此时的反应,微微侧过脸去窥探,却发现她也低着头正小心地对我投递着视线。对上眼的一瞬间两人都有些愣神,微微张着的嘴似乎要吐露心声,但下一秒我们又慌慌张张地别开视线。

「那比企谷君现在没这个打算喽?」目吗。

阳乃小姐你这性格属实在太糟糕了啊,送命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我这是在参加整蛊节一边琢磨着该怎么回答,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雪之下,她只是闹别扭般,一言| 不发地用筷子夹起饭菜往嘴里送,红红的脸颊有些鼓鼓的。

看来需要赶紧说些什么…

「不…也不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比如高考啊,工作啊,安顿啊,连自己都养不活的话后面的事情要如何谈起啊。J|完美的格挡!干得漂亮。

「看来比企谷君都有在好好的考虑嘛,挺好呢,这种认真的态度。」阳乃小姐有些开心地笑了,像是对我的答复感到满意。

「这些不过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罢了。任何困难障碍交给姐姐,通通都会给你和小雪乃扫清的,不管是人还是事。」

太可怕了这个人,为什么会说这么可怕的话啊,还有啊,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言对拿着微薄薪水的大学毕业生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啊?

[还有那个,感觉伯父似乎对我还是有些成见的…·我开始四处寻找挡箭牌。

[爸爸啊,爸爸可是非常疼爱雪乃酱的,雪乃想要的东西他都会二话不说就给哦,所以他并非是有成见,只是暂时无法接受雪乃有男友这件事情而已。J

「您这么说让我感觉压力更大了啊,毕竟我多少也体会过这种事情。」「欸?.

阳乃姐不解地眨了眨眼睛。

「额,就是那啥,我家那老爸,即便是亲生儿子也被当成是捡来的,只因为更疼爱小町,所以对我一直是半敌视的态度,如果我让小町不小心受伤的话就会被他杀掉。

听到这话的雪之下和阳乃姐都低下头捂着嘴偷笑着有….有什么好笑的啊?

恐怕雪之下的父亲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吧,毕竟是一开心能把整间公寓都交给雪之下的父亲,反正我是别人家的儿子,所以说不定哪天我被抹杀掉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吧。

不由地开始瑟瑟发抖。

「哈哈…如果比企谷君哪天让小雪乃哭了说不定真的会被爸爸杀掉哦.

额…那我岂不是已经.

[那,就再退一步吧,你们俩进展到哪一阶段了?」

阳乃小姐像是要认真对待般,收起了笑容,以极为正经的表情注视着我,

不禁叹了口气,这种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般的问话方式,还有刨根问底的执着劲儿,真的是有阳乃姐的范啊。

r我没有交往经验呢,所以您说的阶段我是不懂。」打起了马虎眼。

「那种说法就是什么都没做响一对苯蛋情侣。」

阳乃小姐像是有些泄气嘀咕着,像是跌眼镜般地,脑袋差点从支撑的手肘上滑下来。

又是完美的识破，在她面前我们好像总是漏洞百出，阳乃姐每次都能完美命中我盔甲的间隙，在她手里我如同没有防备的待宰羔羊，无论如何都只能接受溃不成军的下场。  
她来回打量着默不做声的我们。稍微凑近点，像是用讲悄悄话一般的细小声音问道。  
「你俩不会才到那种，见面时唯唯诺诺，几句话都说不好，牵个手都小心翼翼面红耳赤，然后各回各家后在Line上又能大聊特聊的那种菜鸟阶段吧。」  
没，没有的事情…  
「我们才没有用手机大聊特聊，信息往来也都很言简意赅。」  
听到这话，雪之下急不可耐地纠正阳乃小姐那细小的错误推测。  
我点头赞同，补充道。  
「话也有在好好说，当然只能是面对面，而不是依靠网络邮件和Line这种东西。」  
雪之下也嗯嗯地点头赞同。  
「牵手什么的也有好好做…」  
拜托，雪之下，这句真的不用说…  
说到底我和雪之下都一致认为网络并不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所以对「不屑于使用这种方式」偶然地达成了共识。因此邮件或Line我们只用来传递见面的时间，地点，计划，安排以及偶尔心血来潮的只言片语，大概就是这类东西，再然后就是在固定的时间点互道晚安。剩下的就是抱着被子在床上打两个小时滚期待明天然后不知不觉地睡着。  
呶，多么正经的交往啊。  
  
  
阳乃姐似乎有些愣神，来回打量我们半天，突然就捂着肚子伏案笑喷出来。  
「啊哈哈哈哈，两个笨蛋，笑死了…」  
看到阳乃姐这要笑岔气的样子，我和雪之下只是用眼神交换着疑惑。  
「怎么了嘛…」  
我和雪之下同时吐露着不快。  
「没…我是真的觉得你俩很有意思。」  
阳乃姐擦了擦眼角，深呼吸了一口气，然后清了下嗓子，用手握着下巴。  
「该怎么形容呢？我想想…嗯…应该说，你们看上去深谋远虑实则思想单纯的不行，看上去开放富有远见但实则无比保守和传统，看上去坚强无比实则软弱得一批，看上去身体一往无前实则灵魂一直停留在原点…总而言之，看上去稳重成熟如成年人但归根结底只是两个小孩。嘛，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像是获得了最后的那一小块拼图一般，阳乃姐静静地用言语描绘出那最终的图像。那或许是她作为旁观者眼里的我们吧。  
但这样的言语就像是一下子握住我的灵魂一般，不由得浑身都为之一颤。  
「您那说法，算得上是夸奖吗？」  
「是夸奖哦，而且是盛赞。」  
额，好耳熟的台词。  
「成年人什么的…唯独不想被姐姐你这么说，你又没大我很多。」  
雪之下抱起双臂，带着些许不服气的表情移开视线看着墙壁。  
少见的，阳乃姐没有作出回应，只是露出些许寂寞和温柔的笑容。  
…  
将用完的餐具送到回收处，我们一齐走出来，正对着食堂的是一快停放自行车的区域，数目客观的自行车给被整整齐齐地停放在此处。  
「也就是说，今天哥哥把可怜的妹妹丢家里，一个人跑出来和小雪乃约会喽。」  
阳乃姐一边挪动步伐一边说着。  
「这个，我答应小町每次做一次这种事情，就要承包当天家里的晚饭和洗碗的工作。」  
「欸，真好啊。我要是比企谷君的妹妹就好了...」  
阳乃姐像是佩服般地拍拍我的肩膀。  
曾几何时，听到过她说过「想要哥哥」之类的话语。  
但一色彩羽又曾对我说：没有哪个女生会喜欢被当成妹妹。  
那么，雪之下阳乃是怎么想的呢？是一如即往的伪装？还是戏谑的玩笑？  
我不得而知...  
「要好好照顾妹妹啊。」  
在耳边突然响起的轻声细语，一瞬间让我有些发愣，没有弄懂她的所指，但转念一想没弄懂也无所谓，反正皆是我分内的事情。  
「好的。」  
对于这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只是作出了极为普通的回应。  
「说实话，我倒是一点都不担心你俩哦。」  
阳乃小姐突然提高了音调，像是在强调着一般，快步走到我们前头，然后转过来正对着我们。  
「欸？」  
我和雪之下异口同声地发出疑惑的声音。  
「因为，要让比企谷君下定决心和做出改变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情，比正常人困难多了，是吧？」  
「或许吧。」  
我觉得你说得没错，我这人确实有些冥顽不化。  
「那不就行了，正因为难以改变，那你决定做的事情自然也会坚持到最后不是吗？」  
「您这完全是歪理啊，虽然结论是没错啦，但过程感觉有点乱糟糟的。」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啦。」  
这么说着阳乃小姐又伸了一个懒腰，用大拇指指着身后的建筑。  
「接下来我要去图书馆看书到很晚，你俩还有什么安排吗？」  
「暂时没有其他安排了，可能会继续闲逛一会儿，然后回家吧。」  
「是嘛，那再见，两位。」  
「再见，阳乃姐。」  
于是，简单地相互告别之后，雪之下阳乃转身离去。  
...

从大学出来后，因为没有别的计划，于是就去了我们学校附近的美滨图书馆（动画里好像是这个名字，不管了先瞎写），寻找到各自想要阅读的书籍，然后占据了偏僻角落的座位，在安静的氛围中消磨了几个小时。  
转眼之间时间已经到了四点。  
「这个点了，要不要送你回家？」  
我估算着这里到她家大概要花费的时间还有雪之下家里晚饭的时间，不让她回家太晚，尽可能地不给对方的家长留下坏印象。  
雪之下合上书本，看了眼时间。  
「稍微，晚一点也没关系。」  
她扭头看向窗外，好像是在思考什么。  
「不如我们去海边稍微走走吧。」  
…  
…  
「比企谷君。」  
走在我前面的雪之下突然搭话。  
「我想考的大学大概定下来了哦。」  
「是嘛，那挺好的啊。」  
「不问问我一志愿是哪所学校吗？」  
雪之下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这个暂时不用问吧。」  
虽然我和雪之下并不一定非得去考那些所谓的综合排名靠前的学校，但我至少要把目标安放在最难最高的地方，抱着这样的觉悟才可能和雪之下上同一所大学，把分隔两地的可能降到最低，所以…  
「无论是哪所学校都无所谓，我会去考的。」  
「好吧。」  
听到这里，雪之下用手捂住嘴微微笑了一下。  
「说起来，大学的住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住宿的话…」  
我扶着下巴略作思考。  
「估计是优先考虑学校提供的学生公寓吧…毕竟从经济上来讲很实惠呢，设施什么的也很齐全。」  
「学校的学生公寓不一定能申请得到哦，申请的限制太多，而且提供的数量也很少。」  
方案被飞快的否定了呢。  
不过雪之下所言非虚，毕竟在东京那种寸土寸金的地方，能提供的学生公寓着实有限，到头来，也就只有少部分，以及一些情况特殊的人士或者留学生什么的能被幸运眷顾，我的确没有把握一定能申请到那些被抢破头的学生公寓。  
「那可能会选择学生寮之类的…」  
这些地方似乎还供应早晚餐来着。  
「啊，这个我也查过了，距离校区最近的学生寮也需要乘坐电车呢，而且面积和隔音效果都很感人，对于你这种喜欢安静看书的人而言并不友好哦。」  
候选的答案再一次被雪之下画上了叉号。  
为什么你会知道得这么清楚啊？好像和亲眼所见一般，难道是实地考察过了吗？  
雪之下看着我那无言以对的呆瓜样子像是有些开心。  
「不过还是有一些门路的。在靠近校区的附近有一间公寓，是爸爸的熟人购置的，不过对方下半年要去海外的分公司赴任，所以这间公寓就闲置出来了。对方说到时候如果需要可以租给我，因为要出去好几年，房子有熟人使用和打扫的话反而更放心点，所以只象征性地收取些微的租金，家具也不用另外添置了。」  
「这样啊。」  
我用细微的声音简单回应着。  
住宿问题这种对于雪之下这样的富裕家庭而言不过是小事一桩吧，毕竟拥有各种资源和人脉呢，往往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获得他人可望而不可求的东西，或者抵达他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只能说不愧是建筑公司的社长吗，公寓住处什么的手到擒来，不过这种事情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吧。  
我不由地望向雪之下。  
想必是她去请求父亲的帮助了吧，所以才能把相关的信息摸得一清二楚。不过话说回来，那位父亲还真是溺爱女儿呢，果然如阳乃姐说的一样…  
不禁陷入了这样的思考。  
「怎么了？」  
似乎是对我愣神的样子有些在意，雪之下有些关切地询问着。  
「啊？…哦，没事，总之辛苦了。」  
我回过神来。  
面对我有些不着边界的回应，雪之下小小地歪了歪头，然后轻咳一声。  
「那个，」  
像是要说什么难为情的话，雪之下偷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别开了视线。  
「那间公寓的主人拍了很多照片给我看了，总之，室内的采光以及装修还是相当不错的，厨房浴室都应有尽有，这样早上和晚上就能自己做饭了，还有…因为是高层的地方所以噪音什么的也听不到，去上课的话距离学校大概也就二十来分钟的路程…不过…」  
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地，雪之下微微地停顿了下，微微涨红了脸。  
「不过，要是只有我一个人住的话，感觉还是有点大了，如果打扫起来的话工作应该会很繁重，所以多少还是有些不方便呐…啊，还有就是…如果想养猫的话一个人似乎照顾不好，虽然在网上看了许多的视频，但如果真正上手的话一定还是有许多…」  
为什么这孩子说着说着越跑越偏啊？话说你之前住的公寓也挺大的。  
说起来，以前也见过雪之下这般口若悬河的场景，不过那个时候舌头还不会打结。  
她此刻的话语似乎并非是单单掩饰害羞，好像还带着某种焦虑和急切。  
我当然清楚她在说什么，倒不如说现在的我也是各种心跳加速，毕竟这种事情，难道不是和做梦一样吗？就是做梦吧！一定是做梦…同居什么的，简直超犯规。  
赶紧拍拍脸清醒下。  
「好了…那个,雪之下，稍微休息会。」  
尽可能温柔和小心地打断还在苦苦寻找语言的雪之下，她现在也是有些气喘吁吁，微微地张着嘴，正眼神闪躲地时不时窥探着我的反应。  
这种事情由女孩子来说破实在是太不绅士了，所以还是我来吧。  
稍稍地鼓了鼓勇气。  
「你都安排好了啊，确实一个人的话的确不是很让人放心呢。所以…如果不会添麻烦的话…到时候就一起吧，至少相互也有个照应。至于打扫什么的都可以交给我，养猫的话其实不用太多操心，养肥了后基本就能自己玩了，只是水的话可能要勤换，因为猫不怎么会喝静置了一段时间的水…」  
等等等等，我怎么也开始口若悬河了啊…  
「是…是嘛，感觉你什么都懂呢。那太好了…」  
得到了答复的雪之下红着脸，微微地点了点头，然后并就低着头默不作声了。  
是还有没有说完的话吗？我安静地等待着她开口。  
良久，雪之下才像是下定决心般地吐了口气，轻轻唤着我的名字。  
「比企谷君。」  
「嗯？」  
她轻咬着嘴唇，带着不安的神情。  
「是不是…觉得压力很大？…和我在一起。」  
也许是我们都对彼此知根知底了，所以才一下子就能猜中我的心事呢。  
「如果我说没有压力的话，那一定是骗人吧。」  
「是…这样啊。」  
雪之下的眼神慢慢地黯淡下去了，用细小的声音嘀咕着。  
「果然…我要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就好了。」  
她的话语中带着深深的遗憾。  
啊，毕竟摊上了那样的母亲和姐姐呢，家里又是那样的教育方针，所以这些年来一定过得十分的辛苦吧。  
「你要是普通人家的女孩，我们可能不会有交集吧。」

「欸？」  
雪之下有些吃惊地抬起头来。  
「就是那个嘛，若你是普通人家的女孩，那阳乃姐也是普通的女孩，父亲和母亲都从事着一般的工作，虽然可能偶尔的会为繁忙的工作发愁，但应该会非常的关心自己的女儿吧。」  
大概，根据是我的父母和小町吧。虽然只是我的设想，但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能取得一个近似值，毕竟雪之下的父亲和我的父亲至少在这方面是有一致性的，所以应该多少能参考一下吧。  
我别开视线，望着翻涌的海潮，继续说道。  
「同时，阳乃小姐也就没有家业的担子了，能率性而活，对雪之下你而言一定会是很好的姐姐。然后雪之下自己也会慢慢地顺利成长起来，不会去刻意地追逐某个人的背影，会逐渐变得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性格也会更加温和可亲吧，就像我家小町一样吧，再加上那么可爱的外表，总而言之会被街坊邻居，以及同学喜欢上，所以会交很多朋友，会被很多男生追。那样的你，应该不会去创立侍奉部吧。但是…我的处境依旧不变，自我意识过剩再加上死鱼眼，到头来还是会成为不合群的那个。所以…大概你我就不会有交集了。」  
（和叶山家族也不会往来，所以叶山也不会是雪之下的青梅竹马…）  
正是因为你我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才有慢慢地相互认同，理解和靠近的可能，若是没有问题就不会有这样的青春恋爱物语。  
大概是认同了我这种说法，雪之下缄默无言。  
「当然这样的假设没有意义，因为我几乎想象不到嘛，我这样糟糕的性格和认知，除了这样的你我还能喜欢上谁。」  
「啊啦，又被比企谷君拐弯抹角地告白了。」  
雪之下眼神一下子就明亮起来。  
「喂喂喂，那…那个不是重点啦，认真听我说啊你。」  
真是的，我怎么老是在长篇大论时就容易说漏嘴啊…说回来，我以前是不喜欢长篇大论的，但自从在天桥上的长篇大论以后，我就慢慢地产生了些许变化，可能是我更加相信话语的力量了。  
不过大概仅仅限于雪之下。  
我清了清嗓子，继续补充道。  
「总而言之，所谓的压力，其实只是我在自顾自地苦恼罢了，倒不如说有你在的话我以往的压力反而一下子没有了。」  
「苦恼？苦恼什么啊？」  
雪之下歪着脑袋望着我。  
「你啊，明明不怎么适应人多的地方，还在周末拉着我来参观大学，想方设法地鼓励我，辅导我的理科，然后连大学住宿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在我不知道的地方你一定做了很多事情吧。」  
「那个…可能是我比较任性，很多事情都擅自决定，是不是又给你造成困扰了？」  
雪之下像是有些退缩一般地说道。  
「没…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么为我考虑，为我做这些事情真的很谢谢你。只不过，我暂时拿不出什么对等的东西来回礼，所以才觉得有些压力。」  
给我的奶茶比max咖啡贵，上次送的巧克力也没有好好回礼，感觉欠下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你是这样想的啊…」  
这么说着的雪之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双眼看了好久，这样沉默地对视了十几秒后我并感到脸颊发烫，于是不好意思地略微别开了视线。  
「至于回礼的话，那就…」  
这么说着，雪之下走近一步，在我纳闷的当儿，她的身影在我的视野种慢慢放大了，然后她的脸和我的脸错开，就这样慢慢地把脑袋压在我的肩膀上，双手环到我的腰后，整个身体也跟着贴了上来。  
就这样被她抱住了。  
像是慢了一拍，心脏如同时间静止般地一下子骤停，在瞬息之后又如快马加鞭般的剧烈跳动起来。  
完全没有做好任何的心理准备，被这样的突然袭击弄得我非常的手足无措。  
她那有些纤细的身体在我怀里微微地颤抖着，如同是我的所有物一般，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自己的手该放那里好，只好就这样伸在半空之中。  
说起来，这到底算是哪门子回礼啊，是给你回礼还是给我回礼啊？  
「那个，雪…雪之下…」  
有些结巴地呼唤着她的名字，但耳畔除了她有些急促的呼吸声，没有传来其他的话语，肩膀处被轻轻地压着，似乎要将她全部的重量托付于我一般。从长发里飘来皂草的气味，露出耳朵的颜色和那红头绳一般。  
我想暂时还是不说什么好，但不去抱她又有些失礼。  
于是硬着头把自己的手也放到雪之下的背后，触碰到的一瞬间雪之下打了个机灵，像是熟睡的猫被突然惊动了一样。  
就这样静默着感受对方的传来的体温还有柔软的触觉，过了好一会，像是都习惯了这种状态，我的心跳和她的呼吸声都渐渐平缓。  
掉线的理智也开始进行了重连，模糊的视线也明晰起来。  
周遭的事物又开始映入我的眼帘，沙滩上行人的脚印，翻涌的海潮，湿咸的海风吹拂过她的头发，在不远的地方两个孩子正在筑起沙雕的城堡，街道上汽车的鸣笛以及行色匆匆的人影，种种的声音和画面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清晰和真切。大概是因为过去的我，对于周遭的一切都是远远地眺望吧。  
而现在拥抱她，又如同和世界万物重连...不禁地产生了这样的奇妙感觉，让我陷入一种惆怅和幸福的心绪之中。  
…  
「那个，比企谷君。」  
耳边传来了雪之下的声音。  
「嗯？」  
「再说一遍那个好吗。」  
「这样就足够了吗？」  
「嗯，只要那一句话就足够了，只是回礼的话。」  
「是嘛。」  
我深呼了一口气，凑到她耳边。  
「我爱你，雪之下。」  
可能是因为那莫名的心虚，也可能是气氛太好了，所以现在的我胆量比较足，于是成功地将这句话郑重地吐露出来。  
稍微地，有些如释重负之感，这样一来，算是对舞会那次作出回应了吧，不过个人感觉还是不够呢。  
我能拿的出手的只有时间啊感情啊将来啊人生啊诸如此类的暧昧东西。  
虽然这样的约定没有什么意义，但语言不够的话，就加上行动。就这样一步步地去兑现…  
「说太晚了笨蛋。」  
雪之下有些娇嗔地埋怨着。  
「额，让你久等了。」  
「没…我很开心。所以…」  
肩膀上的重量一下子褪去，在我还没反应之时，突然从脸颊传来温热的触感。  
「欸？啊？哈…雪乃…你…」  
一瞬间的天旋地转，各种复杂的情感也喷涌而来，于是，重连不久的大脑又果不其然地再次宕机了，嘴巴里只能吐出破碎不堪的字符，像是被那一吻点着了火焰，这种灼热感在我脸上四处蔓延。  
侧过头去想看她的脸，然而雪之下缩着脖子，把脸埋在我胸前，长发垂过她的侧脸，果然她的表情一丝一毫都不给我看，好狡猾啊…她的肩膀微微地颤抖着。这家伙…难道是在笑吗？果然是在笑吧。  
「礼尚往来嘛。」  
过了好一会雪之下才平复下来，慢慢发出声音。  
你这礼也太重了吧，我该怎么还？今晚要怎么睡着？…万一被伯父知道会不会给我整个人都抹掉？  
满脑子盘旋的都是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虽然到头来我还是被雪之下小姐牵着鼻子跑。不过，这应该就是我们今后的相处模式吧，我轻轻抚着她柔顺的长发，心底渐渐有了底，就好比我和小町总是喜欢给对方的言行打分一样，所以，我和雪之下以后大概也会一直这样，你追我赶下去。  
…  


日常

五月，黄金周过后的某个下午。  
我和雪之下，以及小町依旧安静地坐在侍奉部的部室里。  
进入高三，应考的气氛愈发地浓厚，似乎连带着气温也不断地水涨船高。  
好在如果敞开窗户让海风吹拂进来，还是能够让身体和持续负荷运转的大脑好好地冷却一下。  
树叶在微风下沙沙作响，时不时地夹杂着运动场上金属球棒击球的声音…啊，暂时没有体会升学压力的家伙们真是舒服啊，所以请给我在烈日下好好地训练吧。  
坐在对角的雪之下手握钢笔在纸上奋笔疾书，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教科书和笔记本，大概在快速地解数学题吧。  
似乎是被这气氛感染，连我那平时对学习不怎么上心的妹妹，也在安静完成着手头的作业。  
除了开着空调的家庭餐厅和图书馆，这里作为安静学习的场所还是再合适不过了，那啥，侍奉部干脆改成学习部算啦…  
借助手机上的辞典软件，在笔记本上抄下50个要熟记的生词，戴上耳机小声地照着软件的发音跟读，并在脑袋里拼写，全部背熟了之后再尝试一口气在草稿纸尽可能地全默写出来。将遗漏的单词作上标记加强印象，完事之后再在笔记本的空白处写上下次和下下次复习的时间，最后用手机的备忘录设好提醒事项…  
今天的单词计划算是完成了。做完这一切后取下耳机合上笔记本，伸个懒腰，稍作休息后准备复习理科。  
记忆确实是非常费力的事情，大脑像是紧绷着一般，集中的精神在松开的一瞬间些微的虚脱感并随之而至，深深呼吸了口气不由地往椅背靠了靠。  
「哥哥，你念叨的声音太大了…」  
对面的小町正不满地用手指在桌面敲着。  
「哎？是吗？那个，你可以早点提醒我…」  
大概是戴着耳机的缘故，所以没注意到自己到底发出了多大的声音。  
「因为看到哥哥你那聚精会神的样子所以不好意思打扰你嘛。」  
「呃，对不起，打扰到你们了。」  
「没有的事。」  
雪之下似乎也完成了习题，将笔放在桌上。  
「比企谷君的发音很标准哦，倒不如说少有的标准，所以听上去至少不让人头痛。」  
哎？是说我口音没那么重吗？作为海归子女的雪之下如果说标准那应该就是真正的标准了。嘿嘿，心底有些雀跃…  
不过这大概可以追溯到我初中的时候，经常喜欢模仿国外电影里的那些酷酷的台词，所以也算是刻意的练习？再加上当时经常地和柴木座进行交流？？？……这个不提了…  
「比企谷君，似乎很擅长英语？偶尔能听见你吐出各种奇怪的词汇呢。」  
噗…奇怪的词汇是什么啊？！！  
「啊！哥哥很擅长英语哦！」  
我还没回答，不知道小町为啥突然来了劲，像是抢答一般站起身来举起了右手。  
「因为小学时爸妈带我们去海外旅行的时候，在餐厅里哥哥就能用英语点单了，把爸爸妈妈都吓一跳！」  
「是嘛…」  
雪之下转过脸来一副「看不出来呦」的表情望着我。看什么哦…你也不赖啊，不是很小就读英文原版书吗。  
哼，对于那个旅行我可没有什么好印象。  
「别说了…」  
我没好气地别过脸去。  
「那个只是被那老爸唬到了而已。」

坐在对面的雪之下和小町面面相觑，我叹了口气。  
「那个时候不是老爸老妈单位里作为干部福利安排的家属海外旅行吗，获得资格的每人能携带2名家属。」  
「好像，是这样…」  
像是要搜寻模糊的记忆一般，小町的目光游向了天花板…  
「虽然老爸老妈身处同一单位，但规则上而言能够获得资格的只允许其中一人，所以实际上算上小町你并没有我的位置哦。」  
不知不觉脑海里浮现出老爸当时的脸来…  
「‘所以啊，八幡你就一个人在家里吧，或者回老家也行，反正你也不喜欢出门，对吧？所以你自己选吧。’我记得父亲当时是这么说的。」  
模仿起他当时的口吻，那种带着理所当然的语气。  
没错，给丢下是理所当然的嘛。总之我才不想去呢！因为要出门乘车的缘故所以爷爷奶奶家也不想回，不过没关系，虽然没乘过飞机，但我猜自己十之八九会晕机所以不去是正确的选项，一个人在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没去反而再好不过的事情了，电视节目什么的也就没人和我抢…  
「啊想起来了！」  
像是在小溪中抓到了记忆的鱼，小町一下子两眼发亮起来。  
「然后小町就抱着爸爸的腿使劲摇晃，大喊着‘哥哥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我的百般纠缠之下父亲就同意了哦，怎么样？小町当时是不是得分很高？满分？」  
「啊啊啊，满分满分。」  
我兴致缺缺地敷衍着。  
「但是实际上对于需要另掏腰包这件事情老爸倒是耿耿于怀，所以他后面特意对我补充一句，‘小町只会跟着你，如果没看好妹妹的话那你就别回来了！’…如此这般。」  
「哎？难不成比企谷君你还当真了…」  
拜托啊雪之下我一直都很认真，而且有这么一个宠爱小町的父亲真的很可怕，作为长子的我可是深有感触的。  
「那…毕竟那时候年纪还小，什么事情都很容易当真，为了以防万一...或者说为了应付各种可能的情况，就从书柜里翻出一本英语对话的书籍，想方设法地将一些比较必要的日常对话给啃下来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啥…在海外领事馆的电话我也事先记好了，妹妹小町身上也挂上了写好姓名联系方式的小牌子…  
万一有什么意外，没有应急的手段岂不是就像搁浅在沙滩上的鲸一样吗？只能祈祷在涨潮之前被人发现和施救。  
「只能说，真不愧是哥哥呢。」  
小町有些无可奈何摇摇头，雪之下则一脸欣慰。  
「啊拉，原来从小关系就这么好呢。」  
某种程度上对妹妹的爱护和老爸也多少有点关系…事实上，无论是捏造的神怪，还是这种简单的恫吓，对那个年龄段的小孩还是有效果的，虽不至于全盘接受，但也至少能让人心虚…啊，顺带一提，圣诞节父亲那“坏孩子是收不到礼物的”说法我倒是完全接受了。  
「不过旅行实际上真不好受啊，全程紧张兮兮地盯着小町，完全没有空余的心思去看周遭的风光啊。」  
「但，归根结底不也是愉快的回忆吗？…像这样，黄金周全家一起去海外旅行…」  
雪之下的表情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声音也有些低沉。我有些在意地望向她。  
「难…难道，雪乃姐姐没有和家人出去旅行过吗？」  
小町小心翼翼地发问，似乎也察觉到了雪之下话语中的异样。

雪之下轻轻地摇摇头。  
「的那倒不是，虽然不多但还是有几次…只是，似乎从来没有人齐过。」  
哎？那个，是说雪之下自己还是谁呢？  
雪之下察觉到我诧异的目光，对我抱以无可奈何的笑容。  
「总是会有人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啦，比如爸爸啦，就经常因为工作的原因缺席…姐姐也是，好像某个时间点之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的家庭旅行。」  
「哎？阳乃姐姐难道和哥哥一样是个家里蹲吗？」  
我去你的，小心我削掉你的呆毛哦。  
似乎是小町的戏言太过滑稽，雪之下扑哧地笑出来。  
「不是…恰恰相反吧。到了假期的时间，总是早上起床后就找不到人影了，问家里的佣人就说‘天还没亮大小姐就背着旅行包出门了’。打去电话问她人在哪里？总是回答‘不知道’，要去哪里？就是‘没定好’。然后就挂断电话，再打就没人接了，像是失联了一般。然后在假期的尾声又若无其事地出现在家里，带给我一些奇奇怪怪的特产。这种事情她既不会做提前通知，事后也不会做什么解释，大概是姐姐少有的任性行为吧。」  
雪之下说完，我并不由地想起那天在大学校区遇见阳乃小姐的情形…偶尔的，不想被人找到…吗？  
但无论去到哪里，能回去的地方终归只有一个吧。  
「这种事情听上去很帅很潇洒欸！不是吗哥哥？要不要我们也试试在凌晨，半夜三更的时候跑去东京，然后给刚起床，睡眼惺忪的爸爸妈妈发我们在太阳初升时的东京铁塔下的合影？给他们一个巨大的惊喜如何？」  
你那是什么动画里的鬼展开啊，大概除了SOS团里心血来潮的家伙没人会做这种蠢事情啦。  
「是啊是啊，半夜三更未成年的学生在外闲逛，会不会引起警察先生怀疑暂且不提，至少在最后小町会收获一顿臭骂，哥哥我呢则会收获一顿毒打…」  
听起来真是一趟收获颇丰，满载而归的旅行呢。  
「呃，哥哥真是个无趣的家伙…」  
小町摆出嫌恶的表情，斜着眼睛看着我。然后瞟了眼旁边的雪之下，像是想到了什么鬼点子一样露出了狡猾的笑容。  
「那换成雪乃姐姐不就行了，哥哥和雪乃姐姐偷偷出去旅行，然后再给他们发合影，不是给老爸老妈一个超大的惊喜！？」  
呃，那样老爸大概率会说“玩得开心哦，不回来了也没关系…”  
另外雪之下在修学旅行时的惨状我已经见识过了。  
「那个，其实雪之下不擅长这种的旅行啦，而且…事实上爸妈已经看过…雪之下的照片了，所以…」  
在雪之下面前说这话时我有点不安…明明这种事情是迟早的，但我还是有些心有芥蒂，像是把人出卖了一样。  
「那…既然不擅长出门旅行，那哥哥可以把雪乃姐姐带回家啊？妈妈天天都盼着。」  
你啊…  
最近和小町的话题总是会不知不觉地走向我和雪之下之间呢，是不是和一色呆久了啊，这种见缝插针的问话，是有预谋的吗你？…不对不对，我晃晃脑袋把这想法甩了出去…我的妹妹一直都是如此啊，难道忘了吗。  
「哎？是…是吗？」  
听到这话的雪之下似乎也有些动摇，局促不安地在时不时地向我投以视线。  
「嗯，老妈的确…这么和我说过…」  
感觉好难说出口。  
「是哦是哦，爸爸妈妈超喜欢雪乃姐姐，说不定比喜欢小町还要更喜欢…」  
小町在一边煽风点火，一边挪动椅子凑近雪之下身旁用双手环抱着她，口里重复着“来嘛来嘛”地撒着娇。  
「那…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雪之下被说得脸有些红了，不自觉地用手梳着垂在胸前的长发。  
「如果不会添麻烦的话…不，还是感觉需要好好准备下，要是不带见面礼的话就会显得很不礼貌，就是不知道伯父伯母喜欢什么东西呢，看来必要时要去“啦啦宝都”（第一季的LaLaPort购物中心）找一找呢，而且两位平常都很忙吧，如果拜访的时间太晚也不太合适，果然还是周末在家休息的时候最好了，哎！既然工作那么辛苦，是不是带些慰问的营养品什么的比较好啊…」  
那孩子又开始口若悬河了，果然还是害羞吗？好可爱…  
「啊，这个不用担心哦，爸爸喜欢酒哦，然后妈妈的话…喜欢那种,那种看上去品味奇怪的衣服？还有哦，我家的猫喜欢…」  
…  
喂！你们是打算将比企谷家所有的成员全部罗列出来嘛，那还请不要忘记在老家的爷爷辈哦，然后肯定会顺带悄悄地把我排除出去是吧？  
至于那猫？随便怎样都好啦，反正一直都不怎么亲我。哼，换我给那老爸送东西的话，那我肯定给他送奇怪的版画啦！让他好好地回想起曾今被支配的恐惧，若能看到他吃瘪的表情我能滚在被窝里笑个通宵…  
话虽如此，我的胡思乱想却如同突然撞上了坚硬的墙壁一般坠落进黑暗里，一下子失去了踪影。  
果然我觉得…这事还是暂时搁置下比较好…  
我收回目光，轻轻地咳了一声。  
「那个…这事，可以稍微过一段时间再说吗？」  
听到这话的雪之下楞了一下，然后收住了话语，微微张着嘴沉默地望着我。  
像是上课时叽叽咋咋的学生被老师警告了一般。  
我一下子就后悔了，在她们热情高涨之时说这话确实不太合适，一下子就冷场了啊。不会看气氛吗？你这家伙！  
「为什么啊？」  
小町似乎有些生气，鼓起了脸颊。  
「没事的，小町。」  
像是反应过来，雪之下轻声说道。

「现在是高三哦，大家复习都很紧张，这个时候提这些事情确实不太妥。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操之过急了…」  
那诚恳的道歉大概是对着我。  
说起来最近，雪之下给人以两种截然相反的印象，一方面在外人面前，包括她母亲和阳乃姐面前，开始变得更加自信和干练了。但另一方面，除开工作的时候，似乎在我还有小町面前又愈发的敏感和柔软了。只是，那究竟是她产生了变化呢，还是这就是雪之下最原本的样貌？  
初次见面时，阳乃小姐就说过雪之下性格纤细，那也就是说是后者喽？当然或许两者都有。  
不过眼下的还是好好说清楚比较好，真正需要抱歉的不是你啦。  
「嗯最近，确实挺累的，要应考所以计划表都排满了…」  
等等我不是要说这个，桌子下用手狠狠地在自己大腿上掐了下，免得自己又和过去一样不自觉地找借口…虽然这的确也算原因的一部分啦。  
不过，究其根本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对不起雪之下，我暂时,还没有什么底气…」  
听到我话语的雪之下眨了两下眼睛。  
「是说…升学考试？」  
「那只能算一部分啦，事实上我觉得这种事情起码需要雪之下家里人知道吧。」  
贸然就把雪之下带回家，会不会给人家留下乱来这种印象呢？再怎么说，我们也只是学生而已。  
「家里吗…」  
雪之下略微沉思了一会。  
「我想妈妈大概不会说什么，毕竟都让你来家里吃饭了不是吗？」  
「这个，我也知道啦。但是如果是伯父的话…」  
「爸爸嘛…的确没有提及过你…」  
雪之下若有所思地歪了歪头。  
呃，是嘛…虽然阳乃姐说雪之下爸爸只是暂时无法接受事实，但我并不清楚他是如何看待比企谷八幡这个人的。说实话，舞会那次和雪之下母亲的会面实在是危险，利用那样的手牌，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最后没有在雪之下母亲心里留下负面的印象已经是所能设想的最好结果，而复活弃子舞会那次，尽管当时是我无赖一般地不管不顾，但事后想想还真是有点后怕。至于雪之下父亲，除了那次饭桌上偶尔的只言片语，我还没有机会和他好好地交流过。  
正因为还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应允，所以我才举棋不定，不敢轻举妄动。  
我大概，从来没这么在意过他人的看法…从来没这般，渴求过别人的认同。突然觉得…  
要是能像阳乃姐那般优秀就好了…  
或者说，要能成功地考上好的学校，是不是底气就会更足一点呢？  
不由地双手交叉地弯腰伏在桌面上，安静地思考着。  
变化的不止是雪之下，我也是。

「我倒觉得爸爸他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哦。」  
听到稍微令人心安的话语，我抬起视线。雪之下正一边注视着我一边用手轻轻地将发丝撩到耳后。  
「因为在家里爸爸基本不说同意之类的话，他只会提出反对和拿出更好的方案而已。所以，爸爸在不发表意见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代表着他默认了。」  
她带着少女的笑容，像是在言说一件非常细微但又幸福的事情。  
真是的…想每天都能看到这种笑容。  
「我只是摸不准伯父对我的看法，往往视角不同得出的答案也不一样哦，比如…」  
我望向小町。  
「小町，你觉得咱家爸爸怎么样。」  
「爸爸？唔，虽然和哥哥一样有点别扭，但对小町的真的是非常关爱哦，嘿嘿嘿。」  
是啊是啊，毕竟带你去商店街时，甚至恨不得掏钱让你把在座的所有美食都摆好让你风卷残云一番呢。  
但是在我眼里形象就会拉跨很多。  
「那，我举个例子…假设，只是假设奥…假设小町有男朋友了，爸爸大概会是什么反应？」  
小町微微仰着头做思考状。  
「唔——大概会是…很沮丧，很受伤，之类的？嘛，怎样都好啦，顺带一提我更想知道哥哥会有什么反应啊？」  
哇，那么随便吗，真想录下来让爸爸听听这话吼吼…我的话  
「收集信息，全方位考察，必要时将其进行删除。」  
我的声音此刻大概像是系统提示音一样毫无温度可言。  
「呃，哥哥又在说傻话了。」  
小町一副头痛的表情。  
「哥哥大概是被爸爸整出了创伤性应激障碍了。」  
「p.t.s.d吗？原来如此…所以比企谷君才会思考过头呢。」  
烦…烦死啦，话说小町你是从哪里学来的那个词啊，要说思考过头雪之下你也是当仁不让吧，所以彼此彼此啦。  
「哥哥就是这么麻烦的人呢。」  
小町微微地叹了口气。  
「所以呢雪乃姐姐，请给小町那不成器的哥哥一点时间吧。」  
听到这般话语让我有些吃惊，难得我那平日里古灵精怪的妹妹小町也会认真诚恳地替我说这话呢，不禁感到些许的暖意…  
「说的是呢，来日方长，所以…只要比企谷君觉得可以了…什么时候都行。」  
像是在说难以启齿的事情，雪之下有些害羞地低下头，话语也显得断断续续。  
我轻轻地点头回应着。  
确实，我们也不是将一切都齐备了才上路的，无论是相遇的时候，还是在踏上旅途的时候都是如此。  
所以请再给我一点时间吧，我想那大概用不了多久。  
。。。

「前辈，你现在有空吗…」  
「没空。」  
「呃，回答得好快。」  
大概是我的声音有点尖锐，一色彩羽露出有些惊讶的表情往后面退了半步。话说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啊…  
「抱歉啊，我正做题呢。」  
思路一下子被你打断了啊,真是…  
「有委托噢，学生会的活动暂时缺乏人手。」  
暂时缺乏免费的劳动力不是?我放下笔轻轻叹了口气。侍奉部成了你的替补的后援力量了吗？  
「有其他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吗？」  
「哎？那倒没…」  
这样啊，那就没必要我出马了…  
「抱歉呐，我拒绝。」  
「啊——？为什么啊，前辈以前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的。最近的前辈完全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一色不满地埋怨着。  
被你这么说的我也是会产生负罪感啦，不过那不会改变我的意志。  
「对不起啊，如果可以的话请把我当成幽灵吧…唔，或者顾问之类的角色也行。你看，我也是高三了嘛，其他社团高三的前辈们早隐退了，要准备升学考试了所以不能和去年那时候相提并论了。」  
冲着她扬了扬手中的课本，表示我可不能同时做好两件事情。  
「当一年浪人也行嘛。」  
「说什么傻话呢你。大学的入学资格，我可是志在必得。」  
「哦，是嘛？前所未有的积极呢…」  
一色狡黠地笑了笑，用像是搜寻猎物一样地目光朝雪之下那边望去。  
「那，雪之下前辈，能帮我这个忙吗？」  
突然被点名的雪之下有点发愣，眨了两下眼睛之后，有点举棋不定地向我投来视线。  
雪之下的话的确有足够的余裕，至于大学的入学考试应该就像例行事项一般游刃有余，所以她去接受委托倒也未尝不可。  
不过你要去的话我也只能去了啊，大概一色就是这个目的吧。好狡猾啊…  
大概是读懂了我的眼神，雪之下也轻轻地摇了摇头。  
「抱歉，我也无法接受。现在侍奉部有内部的委托需要优先完成…」  
Nice。  
「你们两个也…」  
有点垂头丧气的一色像是鼻子碰了壁一般地后退了两步。  
「那个——一色前辈为什么不问问我呢？我可是很闲的。」  
小町摆着标志性的笑容稍稍地举起右手。  
一色望了她一眼，吐了口气。  
「那样的话，也行吧…」  
「哈？为什么感觉很不情愿的样子？」  
「啊？哈哈就是那个…」  
一色打起了哈哈  
「就是那个…啊对了，哪有部员不做事让部长做事的道理呢？」  
你还真是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借口啊，我竟差点无言以对。  
「那个，作为侍奉部的新部长所以需要必要的锻炼啊，…所以小町，如果可以的话请去帮助一色吧，嗯...回家时带你去吃甜点。」  
「了解，哥哥！交给我吧。」  
小町兴致勃勃地站起身来，抓着一色向外面走去。  
「行啦，我自己会走...」  
成功送走了一个麻烦，松了口气。  
果然我的妹妹无论何时都很可靠啊。若是她的话，做事的风格应该会和我们截然不同吧，说不定事情交到她手里会变得简单很多，大概能够带领着她的伙伴长驱直入吧。  
「那个确实有点不像你会说的话呢。」  
雪之下微微放下书本，向我搭着话。  
「果然学会拒绝也很重要啊，我以前没怎么意识到这点呢。」  
其实并非我没有这个自觉，倒不如说是我不擅长吧，觉得拒绝他人就会有愧疚感，无论如何将他人的期望断绝都不是什么舒心的事情，不管是不是熟知的人都是如此。  
但是，该拒绝的时候我果然还是得拒绝，我能承担的只能是属于我自己的那部分罢了。  
「说的也是，不过也算是难得的委托了，最近除了学生会那边似乎没有其他的委托了。」  
「这个和新上任的顾问老师有关系吧，平冢老师调去了其他的学校，为了填补空白就会有新的老师调过来，或者是内部调动。所以大家一开始还不太熟悉，有烦恼也可能只会去找身边熟悉的朋友解决吧，所以稍微等一段时间情况大概就会改善了。」  
毕竟侍奉部大部分委托过去都是经由平冢老师介绍而来的。  
「是这样没错吧，毕竟这个社团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接到委托。」  
对于雪之下说的话我稍微有些在意。  
「那个…雪之下…」  
「嗯？」  
「在我来之前，你接了多少委托？」  
雪之下侧过脸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了一会，有些温柔地笑出来。  
「没，第一个委托是你。」  
哈？这么说我还真是有些害羞。为了掩盖我的表情，我假装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回应道。  
「那平冢老师也太不厚道了，一上来就给你整个S级难度的麻烦委托。」  
「是呢，难度大得出乎想象…」  
就是就是，我也不住地点头。  
如此有些简单地回应后，我们的对话没有继续下去。  
如往常的时光一般，她继续翻阅着手上的书本，看封皮不知道又在看什么文学作品呢，只能说不愧是优等生吗？以我们学校的偏差值而言，不管哪所大学的入学资格雪之下都能手到擒来吧。  
我就不一样了，需要准备的科目陡然地增加了，说到底还是过去埋下的雷太多了，现在不得已需要偿还过去的负债而已。  
于是只能快马加鞭地去追赶了。  
…  


数学书的目录已经全部背下来了，从包里翻出活页本，将正在复习的章节中的内容画成树形的思维图…  
理解完定理和公式之后，就记忆起这个知识点所在的章节和位置，然后再连带着回忆其相关的其他内容。如此，在脑袋里慢慢建立类似索引一样的机制，这样也算是提高效率的方法吧。  
像是整理书柜一般，将一切井然有序地放进脑袋里才不会显得杂乱，若是往杂物堆里随手一丢往往就如石沉大海一般一下子了无踪影，到考试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东西又如泥鳅一般抓不着那可就不妙了。  
最后花了老半天功夫，相关的习题也全部做完了，纠错完成之后算是松了口气。  
时间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抬起手腕看了眼时间，大概距离离校的时间也就不到半个小时左右。  
对面小町的位置依旧空着，是学生会那边的事情还没忙完吗？  
稍作休息等她回来后就准备回家吧。  
注意到我合上课本的动作，雪之下也放下手里的书本。  
「…辛苦了，完成了?」  
「嗯，这章姑且算是搞定了，需要找找辅导书上的习题了。」  
「是嘛，那效率还不错啊。」  
我微笑着摇摇头。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说我做得还不够好。」  
「哎？」  
雪之下微微倾头露出疑惑的表情。  
「难道你怀念我以前的刻薄？」  
雪之下小姐你也知道你以前刻薄哇。  
「不是这样的，因为被你夸赞的话我会得意忘形啦。」  
现在的我还暂时配不上赞誉，而且有些时候‘不错’这类的词还挺害人的。  
「这样啊…」  
雪之下拿起书包，走到我旁边，拉开那张椅子坐下来。  
这张椅子大概算是雪之下在辅导我功课时的专用吧，所以就固定地放在我边上了。  
她俯身在包里翻找了一会，从里面拿出一本笔记本递到我面前。  
「这个，给你吧。」  
接过来翻开一看，原来是雪之下自己在课堂上做的笔记，里面的字迹工工整整，所有的表格或者坐标图像之类地也画得一丝不苟。  
虽然看起来反反复复地翻了很多次微微的有些破损，但还算是保护得很好了，纸张依旧很干净，折角什么的也比较少。  
嘛，确实很有她的风格。  
「谢谢，这个，你不用了吗? 」  
「用相机拍过照片，然后制成pdf保存好了，所以没事的。」  
「那帮大忙了。」  
还真是周到呢，一边这么想一边翻阅着，想找找里面我还不知道的知识以及公式之类的东西。  
「这个地方，还能这样吗…」  
正打算拿起笔在纸上演算一下，眼角的余光却注意到雪之下那有些欲言又止的表情…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  
「那个，雪之下，今天我暂时没遇到不懂的问题哦…」  
「这，这样啊…」  
像是有点失落般地，雪之下微微地低下头。然后将书包放在自己膝上，连人带椅地往那边挪了挪，椅子与地面摩擦发出略微刺耳的声响，我们之间拉开了些微的距离。  
一瞬间我下意识地稍稍抬起手，但又马上放下了。  
我本意是想她回到自己座位的。如果我们靠得太近，我就很难集中精神…大概…  
雪之下就这么安静地端坐着，视线四处游离，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  
注意到这份不自然的我轻声地发问。  
「那个，还有什么事情吗。」  
「哎？」  
像是从愣神中恢复过来一般，雪之下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不自然地捋了捋自己的头发，短暂的寂静之后像是想到什么似的又埋头去翻包了。  
…这次递上的是还没撕去塑封的书籍。  
「这，这个参考书也是我以前用过的，觉得很好所以给你也买了一本。」  
「噢，这样啊，谢谢…费心了。」  
我有些机械般地僵硬着伸手接过来，你开始可以一并拿给我嘛…  
我撕去塑封，翻开扉页，嗅到了油墨的气味。我提笔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想了想，在下面注明了今天的日期。  
反过来到背面，确认了标价，我伸手去兜里找钱包时…雪之下摇了摇头。  
「请当作是礼物吧，礼物是没有收钱的道理的。」  
「这样啊。那下次我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回礼吧。」  
啊，总感觉欠她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嗯，这样就行。」  
我有些无可奈何的耸耸肩，看来晚上的任务又加重了。不过也罢，正巧我还缺少辅导书。  
不过雪之下依旧有些拘谨的样子…  
「那个，我姑且问下，没有其他东西了吧…」  
小心翼翼地轻声细语。  
雪之下的表情仿佛是捉迷藏被我找到的小女孩一般，第三次低下头去包里翻找了，你那是魔术礼帽吗？…  
最后拿出来的是max咖啡。  
「这个也请拿好吧。」  
「写，谢谢…」  
这是犒劳我吗？  
不知不觉，晚上练习需要的东西都齐备了，这孩子也太心细了吧。  
所以暂时，我还是不要看书了吧，距离回家的时间也没多久了。  
我将所有的东西包括咖啡全部都收进包里，然后把身子转向她。  
「那个，雪之下。最近有点抱歉…」  
「嗯...」  
还没说完雪之下理所当然地就接受了，因为她知道我在说什么。  
最近一直保持着些许的距离，在学校的话，我俩独处的时间确实少得可怜，连交流也稀缺的可以，甚至连互发邮件都要事先想好借口。  
自从那天去过大学和海边之后，我自认为我们的关系进入到了下一步。只是没想到到了下个阶段我又变得局促和忸怩起来，仿佛又是归零一般从头开始了。  
一想到海边的事情我就会变成理智掉线的状态，如阳乃姐所言，这真的是太菜鸟了。  
「最近总是不敢靠得太近，因为要是这样挨着的话，我就会变得心猿意马，无法全神贯注。」  
「哦，是嘛…」  
带着有些闹别扭的表情，雪之下站起身来，我下意识地伸手抓住她的手免得跑了。不想在她面前摆出敷衍的态度，对于不称职的行为也没有辩解的理由。但如果可以还请听我把话说完吧。  
「因为一旦靠近，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想你的事情…」  
如同存在某种磁力一般，只要越过了那个距离，思绪，目光甚至包括身体的重心都会被不由地被她吸引过去，然后变得连挣脱都成为一件艰难的事情。  
「所以我才不敢太过靠近了，害怕一不小心把正事抛诸脑后。不过这个时候没事，复习暂时告一段落，晚上我会加班的。」  
雪之下轻轻点头，重新坐下来然后把椅子往我边上挪了挪。  
「这个，我也是有同感的。」  
像是讲悄悄话一般，她凑近我耳边轻声细语着。  
什么嘛，到头来还是被相同的事情所累。  
「那明天白天我们去家庭餐厅或者咖啡厅之类的地方吧，我想这种事情只要在一起多呆一会就能习惯了。顺带的，所有的饮料啊之类的开销由我来支付吧，对了，中午的话一起去新潟的[蓬来轩]那吃拉面吧，毕竟受你太多恩惠了。」  
「这样好吗，你不是存款几乎为零吗？那还是由我支付吧。」  
虽然是你是富家小姐，零花钱绰绰有余，不够哪有男生把女孩子请出来又让她付钱的道理啊。这完全不合规矩不是吗?  
「没事，最近获得了投资。这点开支我还是负担得起的。」  
「这样啊，那就听你的…」  
这么说着，雪之下带着有些捉弄的表情，又低头去包里翻什么东西…哈？你还有什么东西嘛？难不成你是哆啦A梦吗...  
拿出的是两套一样的试卷样式的习题，雪之下用这些遮住自己的脸颊和和嘴角的笑意，只露出美丽的双眼用好奇的视线窥探着我的反应。  
什么啊，原来雪之下小姐打算给我和她自己安排突击考试呢。  
我带着「真拿你没办法」似的表情用手背贴着自己的额头，身体往椅子的靠背一靠。  
那么看来今晚就像是期末考试的前夜呢，大概是我全年效率最高的时刻了。听闻某些人能考试前两三个晚上就复习掉整个学期学习的内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IMG_256  
「哈哈，那今晚真是有的忙了…」  
……

大老师对线雪父

三月的最后一天，天气晴朗微冷。  
  
距离中午饭点还有一段时间，我独自坐在咖啡店二楼靠窗的位置。  
闲来无事只好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撑着脸颊慵懒地俯瞰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正值春假，往来的人潮中除了穿着西服的上班族，还能时不时地看到三五成群的学生面孔…而每当这个时候，心底总会泛起些许波澜，虽然已经告别了制服和高中，但此刻却完全没有毕业的实感。  
大概是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为了考试太过投入，如同Robot一般周而复始地完成每天的任务，因而对所谓的变化还有时间的流淌总是后知后觉。  
不过好在，考试算是有惊无险地通过，和雪之下一同拿到了大学的入学资格，算是给高中生涯画上了一个不错的句号。  
在这之后，终于可以回归到原初的日常，停下长久奔跑的脚步，按下名为休息的开关，如闲置的物件一般束之高阁，对周围的一切都置身事外，既不必怀念过去，也无需顾虑将来。  
现在的我就像是躺在传送带上一般，安逸地等待被送入人生的下一阶段。  
大学开学前的这段短暂休憩，大概称得上是人生中最为轻松的一段时光吧。  
只是这样的日子总是如同白驹过隙，所以多少有些意犹未尽呐…  
我透过玻璃幕墙向街那边望去，路旁盛开的樱花已经开始向世人炫耀起自己的颜色，开学的日子已近在咫尺…  
啊——完全没休息够啊，为什么不能和暑假对换呢？

一大早手机就很吵。  
换做以前，在睡眠时间收到的邮件肯定都会毫不犹豫地无视，毕竟不是广告就是小町发来的，若是吵得烦了就用关机来伺候。  
但现如今，我却像是24小时待命的社...畜一般丝毫不敢错过任何信息。若是妹妹和母亲发来的讯息那还能稍微怠慢下，如果是她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磨蹭了一会还是从被窝里探出脑袋，迷迷糊糊地伸手在床边的电脑桌那摸过来手机。这个时间点的话…  
一看屏幕，果不其然是雪之下发来的邮件，点开之后看到言简意赅的讯息。  
「中午一起吃饭吗？」  
意识一下子清醒了不少，这种事情根本不用想吧。  
「可以哦。」  
毫不犹豫地编辑好发送过去，脑袋里开始琢磨要去吃哪里的拉面的时候…手机又响了一下。  
「中午家里一起去外面吃饭，母亲让我叫上你。」  
…刚要雄起的拉面之魂立马被一盆冷水给熄灭了。  
虽然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和雪之下的家人打交道是必然的结果，一回生二回熟，这样的事情也有过好几次，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发出聚餐的邀请却让我多少有些不安。  
究其原因，我和她明天就要离家前往东京，所以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出门前家人的唠叨”？诸如我家父母…反复叮嘱我在外面要好好吃饭啊，多运动啊，变天的时候添置衣物啊之类的。  
嘛，虽然很感谢你们的关心啦，但说一次就够了哦，每天都说好几次真的有点过头。  
But,我想象不到雪之下的父母说这些话会是怎样的场面，毕竟总是摆出事务性的面孔。拜托啦，球球你们也多罗嗦点好吗？那样反而让我放心些…  
至于眼下，就算我说不想去，也没有拒绝的权力吧。  
「那请把地点告诉我吧，我会早点赶过去的。」  
没有逃跑和糊弄的选项，只得乖乖的服从。  
…  
睡觉是不可能睡觉的啦，万一睡过头可就不妙了。  
看书，游戏？现在没那个心情。若是有什么事情没完成我就无法安心地去做其他事情。  
第一时间完成暑期的作业，然后再放肆地游手好闲才是我的风格。  
看来在家里消磨时间已经不太可能了。雪之下上午似乎有购物的预定，虽然我有点想去但听说是和由比滨和一色一起并立马就放弃了想法。  
哈？我不是怂啦，只是暂时对购物没有需求而已。  
而且，无论是女孩子想买的东西，还是女孩子之间的话题，我都插不上什么嘴。  
果然这个时候就应该孤零零一个人找个地方凉快去。  
洗漱完毕穿戴整齐，向着岳母大人布下的口袋阵前进！  
一边在玄关口换鞋一边对着屋子里喊道。  
「小町，午饭我不回来吃了。」  
「…了解，是要和雪乃姐姐出去吧，哥哥请加油哦，小町也会加油的！」  
这种事情她也算司空见惯所以理解得真快呢…哈哈，不过你加什么油啊？  
我站起身来跺了跺脚，看见小町从走廊那探出头来，小声地清了清嗓子。  
「…哥哥，不要忘了那件事情哦。」  
「啊？——哦，我记着呢。」  
我叹了口气，确实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兑现呢。  
…  
…

还没睡饱的缘故，在巴士上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摇晃着。  
和雪之下她们会合的地点是在海滨幕张。  
因为经常在这边额能寻觅鲜为人知的拉面店，所以也是我高中时放学后经常溜达的地方，可以说是对这一带了如指掌吧。  
想想还有和平冢老师偶遇然后一起去吃拉面的经历，因为当时的她穿着太过醒目，所以记忆鲜明得简直就像是昨日的事情。  
嘛…去东京之后我会怀念你们的。无论是老师还是拉面君…  
抵达目的地下车之后随着人流慢慢地往前走，通过检票口出到车站广场。  
阳光照射在皮肤上颇为惬意，让我多少恢复了点生气。  
  
旁边就是三井奥特莱斯购物中心，这里大都经营着平价的本土品牌，品类齐全且经常有折扣的活动，因而颇具吸引力。  
雪之下她们大概就在这里面吧，我就不进去了。  
嘛，说起来，其实穿过对面的那个海滨公园的话，就是她以前居住的塔楼公寓了…  
虽然现在是住回了本家，但我还是下意识地伸长了脖子，不过是有建筑物遮挡所以只能看见顶层的部分啦。  
哎——顺带一提，当初来这里闲逛时我还真不清楚这家伙就住这附近。所以别想歪了…  
看了眼手表，等她会合后再一起过去吧。就近找了一间咖啡店，要了杯混合咖啡后，将自己的位置用手机发送给她。  
游戏里的角色依靠冥想来快进时间。在这之后我也只能靠撑着脸颊发呆来消磨时间了。  
…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当我正对着一堆不合理的事情想入非非的时候，忽然被脸上传来的一阵冰凉将意识给拉回了现实。  
下意识地回过头，看见了穿着白色外套的雪之下的身影，她手里握着红茶饮料的宝特瓶，正带着捉弄的微笑注视着我。  
身后站着的是由比滨和一色,各自手里都提着大包小包。  
「啊啦，我们过来都没反应，在想什么呢，Robot桑？」  
嘛，已经习惯了雪之下用戏谑来代替打招呼了。  
「…当然是在装酷假扮“沉思者”啦。」  
我一边轻快地回答一边往里面挪了挪给雪之下腾出位置来。  
这时由比滨和一色向我招了招手。  
「久等了小企。」  
「没等多久，在这里晒太阳也很舒服…」  
确实很舒服啊。热饮，阳光还有沙发卡座，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恰到好处。  
一边寒暄着，雪之下脱下外套坐到我身旁。服务员走上前来，各自要了想喝的饮料。  
我瞥了一眼旁边大大小小的购物袋，印着INGNI之类的LOGO，看样子大部分都是些衣物之类的，你们这是学海外的观光客去扫货？  
「买了不少啊，是要带走的吗？」  
小声地询问着坐在身旁的雪之下，她带着无可奈何的微笑摇了摇头。  
「大部分都是由比滨同学的，我只是被拉着到处跑而已。」  
我缩回了脖子。  
确实，雪之下不是那种购物狂的类型，过去所住的公寓也没有什么生活感。不过说起来这几人的关系还真是一如既往。  
似乎是提了太多东西的缘故，和由比滨一同坐在桌子对面的一色一边搓着手一边来回打量着我们。  
「久违的聚会呢，是吧？侍奉部的各位。」  
算是把，上次一起出来聚会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不过你感叹个什么劲，你又不是我们社团的…

「的确，这一年里实在是太忙了，没什么时间呢。」  
「啊，对了雪之下前辈，忘记说了，恭喜你考上东京大学。」  
「谢谢。」  
雪之下双手放在膝上，微笑地点头致谢，一笑一颦真是很有千金小姐的感觉。  
「嗯——结衣前辈也是，也恭喜你考上不错的大学。」  
「诶？我…没有啦。」  
由比滨有些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然后摸了摸团子头。  
「…不像小企和小雪那般聪明，我的学校很一般啦。」  
确实论学力由比滨大概和我的妹妹有得一拼，虽然高三是不同的班级不清楚具体的情况，不过就结果而言的话，听说最终上了本地的私立。  
一色「哪里哪里」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可以住家里了，不是很方便吗？」  
微笑地说完像是安慰的话，最后视线轮到了我这。  
「唔，那个…前辈，恭喜考上大学。」  
一下子就冷场了好吗。  
你不如单说恭喜二字呢…我有点无语地撇过脸去。  
「那种轻描淡写随意敷衍的说法是怎么回事？我好歹也是东大好吗…」  
面对我不满的抱怨，一色倒是一副不以为意的表情。  
「因为我觉得前辈能考上也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嘛，毕竟会为了达成目的而不择手段…」  
听上去像是信任一般的说法却丝毫包裹不住恶意呢。  
「…再怎么说我也是正儿八经地凭努力考上的。」  
说是我有生以来最努力的一年也不为过吧…压根记不清在无数个夜晚里喝掉了多少max咖啡，为了分秒必争和提高效率，每一天都在尝试优化复习的方法，甚至连睡梦里都是和数学魔女的战斗…如果不是雪之下帮我把数学从绝望的深渊里捞出来的话，恐怕我的灵魂宝石早就漆黑一片了…  
身边的雪之下伸手掩住嘴角的笑意。  
「至少这次，努力没有用到奇怪的地方去呢…」  
「嘛，怎样都好啦，总觉得前辈能做到的话，那我明年或许也可以去考下呢。」  
「欸？难不成小彩羽的成绩也很好吗？」  
由比滨发出了悲鸣一般的声音。那个，身边的人成绩都比自己好那确实是意见让人伤心的事情，我也是能够理解的。  
一色见状赶紧念叨着「没这回事」地摆了摆手，然后捋了捋亚麻色的头发。  
「嘛，我考试的排名属于中上游吧…只不过还有一年的时间，所以不试试怎么知道呢？说不定来年前辈就能在学校里看见我了，到时候有机会一起喝酒啊…」  
呃，真是搞不清这家伙到底是无知呢还是自信呢还是无知的自信？还有，法定的喝酒年龄请好好弄清楚哦。  
看到一色那兴致高昂的脸我叹了一口气。  
「才不会喝那种玩意…」  
我的立场注定了不可能随便和异性喝酒吃饭啦，这点自觉还是有的。倒不如说正因为是你所以我才需要注意防备下呢，啊顺带阳乃姐也是。  
「一色同学，隔壁的女子大学或许值得考虑一下哦，听说和我们学校的联谊也是常有的…」  
那个，雪之下小姐你为什么要提联谊啊？  
转头望去，只见雪之下的表情极为严肃认真，这孩子不知不觉又开启了冰冷的光环。  
面对那凛然的样子一色显得有些畏缩，撇过脸小声地嘀咕。  
「没，没这么简单吧…话说去那种学校和当修女有区别吗…」  
呶，偏偏这个时候又觉得难了，真是搞不懂你的脑回路。  
我轻咳了一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开口说道。  
「那个，实际上啊…雪之下的提议其实有道理的哦，毕竟有流传“女生考进东大就会嫁不出去”的都市传说。」  
「欸！这个…不至于吧。」  
像是被这种说法给唬住了，一色微微睁大了眼睛。  
「…是有这样的说法，好像综艺访谈类的节目中有提及呢。」  
由比滨像是在搜寻记忆般地深思熟虑起来。  
事实上也并非空穴来风啦，东大女生的人数占比确实小得可怜。  
据说校方甚至会每个月给住得远的在校女生发放租房补贴…当时看到这些消息的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连手脚都变得冰凉…  
正当我哀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体现已经慢慢成为日本社会的缩影时，突然发现雪之下有些困惑地抱起了双臂。  
「是—这样的吗? 或许是思维的方式还有世界观异于常人吧？所以才无法和外人对等的交流，但说到底也只是因为水平的差异才造成这些的吧？而非自身的品性问题，不是吗？」  
说完之后悄悄地用眼角的余光瞄了我一眼。

你别看我啊…虽然是说得大概没错，不过你这完全是在说自己吧。  
「差不多啦。实际上，听说男生也不怎么受外校的女孩子欢迎就是了。」  
道理都是一样的，因为固有的印象才被外人贴上了各种标签。  
不过这么看来的话，东大某种意义不就是不受欢迎人群的聚集地？那这样的话于我而言无疑就是最理想的场所了！对“不受欢迎”这一属性得心应手的我自然有十足的把握能成为其中的佼佼者！（那是肯定的）  
话说亲爱的校方不考虑设立一个「不受欢迎奖学金」吗？  
正当我做着白日梦的当儿，店员端着托盘走上前来，将大家的饮品一一呈上桌面。  
一色拿出手机开始拍摄起面前的阿萨姆红茶。看来于她而言，show也是生活的重要部分。  
一色细细地端详了会照片，然后收起手机撑着下巴。  
「其实什么学校都无所谓啦，只是感觉，大部分人都在不约而同地往东京都跑…」  
那也很自然的吧，尤其是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般都会对繁华心生向往，但想在那里生活下去又是另一回事情了。  
「…而且叶山前辈也是去东京的学校读法学，于是想着是不是也去那边发展…」  
「这样啊…」  
因为我不怎么和别人联系所以不太清楚这些信息呢。  
不过，抛开他父亲的缘故，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还挺适合他的。  
但是，是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去选择的就不得而知了。  
…  
闲聊胡扯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杯中的饮料已经全部喝完，我们像是站在人生的站台处等待着各自的班车，短暂的相聚之后终于要踏上各自的道路。  
一色一边整理着衣服一边站起身来。  
「吃饭的时候还是抢占先机为妙，不然等下人多了就不太方便了。那个，结衣前辈，我们走吧。」  
我们也都站起身来，付完钱后离开了咖啡厅。  
雪之下把购物袋递给由比滨。  
「抱歉，因为要和家人一起吃饭，所以这次不能陪同了…」  
「没关系。那等你下次回来再见…」  
「嗯，下次再见。」  
雪之下轻轻地点头。  
由比滨两手都是提不过来的东西，这是打算把自己包装得焕然一新吗？也不是不能理解啦，但我还是不禁叹了口气。  
「没必要一次买这么多吧…」  
不难提么？  
看到她苦笑着沉默不语，一色轻快地从她手里接过了购物袋，然后对着我们露出温和的笑脸。  
「那么两位保重啦，下次再见。」  
…

目送她们的身影直至消失，雪之下小小地叹了口气。  
在原地又伫立了好一会之后才回过头来。  
「我们也走吧。」  
「嗯。」  
于是我们朝着相反的方向迈开脚步，因为我不太清楚具体是哪里啦所以只好稍稍慢一步地跟在她身后。  
路过附近的拉面店时我不由自主地往里面望去，只见店内人头攒动，好不热闹…但雪之下只是目光笔直地朝前走着，我也只好收回视线紧随其后。  
嘛，其实吃什么都随意了，只要不是怀石料理那种繁琐耗时的就行。  
我们沿着街道脚不停步地向前走着，雪之下时而盯着手机屏幕时而抬起头来左顾右盼，似乎是在确认路线。  
看到了和某个时候相似的光景让我不禁扬起了嘴角。  
雪之下一贯地没什么方向感，虽然有点想帮她看看，但有手机地图帮忙的话大概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最终还是没有做声。  
在走过一段路途又拐了几道弯之后，终于来到了目的地附近。  
雪之下像是满足地呼——地吐一口气，收起手机指了指前方路口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  
「就是那里了。」  
我们走到红绿灯处准备过马路，前方的人流已经过去大半，稍微落后的行人也正加快着脚步。  
时间应该勉勉强强，正打算踏上人行横道跟上去的时候，雪之下突然地拽住了我的手，我有些木然地停在了原地。  
「稍微等等吧，用不着那么急的。」  
「唔，说的也是…」  
多少能够猜到她说这话的心理啦…于是我们沉默地等待着车辆的通行，这期间手依旧被她抓着，似乎没有要松开的意思。  
这时，突然想起出门时小町的叮嘱。  
于是瞟了眼四周，眼下身旁还没有开始聚拢路人，或许算是一个不错的时机…我深呼了一口气，稍微的侧过头。  
「…那个，雪之下，今天来我家吧。」  
话音未落的时候感受到手心有一瞬的紧握，雪之下像是被惊吓到了一般地缩了缩脖子。喂，不至于那么大反应吧。  
这时，行人通过的指示灯在闪烁了几下后终于变为红色，路口的车辆也开始流动起来。在一片车流的嘈杂之中我偷偷地窥视着她的表情。  
雪之下的脸微微地有点泛红，她低下视线默不作声地思忖着。  
当车流通行过后，四周稍微恢复清静之时，她才像是确认般地发问。  
「…今天是周二吧？」  
「嗯，没错。」  
我明白她的意思，对于老爸老妈还是工作日，若是遇上加班的话回来就得很晚了。  
确实算不上是适合拜访的时候，说是仓促也不为过吧。嘛，这也怪我拖到这个时候，明天都要离家了才想着要去完成…  
「抱歉，不方便的话就下次吧，反正机会很多。」  
「没有什么不方便…」  
雪之下带着害羞的表情埋下了头，那副表情让我有些在意。  
「…倒是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吗？」  
哈？为什么会这么想啊？我露出些许的诧异的表情。  
想想那个时候让我去她家吃饭时的围追堵截，现在我们的立场又微妙地反转了呢。  
唔，可能是因为之前没有见过我父母所以变得紧张了吧…  
「没这回事啦，因为母亲也好小町也好一直对这事心心念念，所以…」  
话语还没有说完我并猛然地晃了晃脑袋，因为理由若未齐备，那只能算是拿别人当借口而已。  
我摸了摸后脑勺，继续说道。  
「…除此之外，我也是这么希望的。所以添麻烦什么的谈不上啦。」  
「是么。」  
听到了我的说法之后，雪之下的脸上露出了浅浅的微笑。那被笑容所点缀的侧脸实在是过于好看，所以我只好略微地移开视线。  
这时瞥见对面的通行信号灯已经亮起，车流再一次地停歇下来，面前的人行横道畅通无阻。  
而在眼角的余光里，我看见雪之下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  
…

穿过马路靠近饭店门口。  
当透过玻璃看到店内那西式的装潢还有顶上华丽的水晶吊灯时，我像是要踏入险境般地放缓了脚步。  
…诶，这，或许有点麻烦啊，一边思索着就这么在原地站定了。  
注意到我异样的雪之下带着疑惑的表情回过头来。  
「怎么啦？」  
我摇了摇头。  
「没事，我在调整心情…」  
雪之下不解地歪了歪脑袋。  
「不过是吃饭而已，自然点不就好了？难不成…」  
对着我莞尔一笑。  
「吃不惯这类？」  
不是这个原因啦。虽然明白那些弄得花里胡哨的食物其实可能也就那个样，但有人请客的话我还是能做到来者不拒的。我关心的是其他的东西。  
「…姑且问下，这里不是吃那种很正式的法餐吧？」  
…那种的需要繁琐地一道道地上菜吃完撤走，异乎寻常地讲究用餐的规矩，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走完的流程。想想真是麻烦呢，而且我这种庶民也不太能理解其中的仪式感…以前偶尔被家人带去吃怀石也权当是消磨时间。  
如果是和雪之下两个人的话倒还蛮惬意的，不过在她母亲面前来这么一遭又另当别论了，在冷酷领导面前力求速战速决结果却变成了两三个小时的持久战的话也太不妙了吧。  
看着我那有些窝囊的样子，雪之下微笑着轻呼了口气。  
「不是你想的那种啦，父亲还有工作不可能消磨那么久的。我们走吧…」  
雪之下走近一步，用两只手拉着我催促着前行。  
「…说的也是哦。」  
完全没安心下来…好可怕，她爸爸也在。  
…

一进到二楼的包间里，立刻就看见了坐在餐桌靠窗一侧的雪之下母亲以及父亲，另一侧的阳乃小姐看见我们之后轻轻地挥了挥手。  
确认到我们身影的雪之下母亲露出和蔼的笑容。  
「雪乃，你们来了啊。比企谷君，好久不见了。」  
而面对“主持人”一般的母亲，雪之下只是嗯地简短回应着，俨然只是“场外观众”一般。  
为了不让空气冷却，我赶紧摆出恭敬的姿态，弯腰向他们行了一礼。  
「抱歉，让各位久等了。」  
「不用介意，我们也是刚到没多久，请坐吧。」  
我们向她致谢之后接受了好意。  
漆成黑色的餐桌上整齐地摆放着盘子和刀叉，不过还没有上菜，高脚杯里也是空空如也。  
坐在对面雪之下的母亲一如往日地身着高档和服，而父亲则西装革履，果然不管什么时间和场合都这般正式啊…所以每次和他们打交道都感觉自己进了面试现场。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难和最长的面试了。  
好在我虽然和人打交道的水平很次，但涉及业务交涉时倒是得心应手。既然如此…  
先自我暗示把这家庭聚餐视作正式的场合，拨弄脑袋中的旋钮至“工作模式”，再回想起新年问老爸老妈要压岁钱时那一年一度的谄媚态度，最后尽可能地将身为晚辈的自觉和姿态展露无遗。  
我稍稍地转过身子正面朝向他们，不深不浅地低头，用不太好意思的语气开口说道。  
「那个，伯母伯父，久疏问候，因为考试的缘故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去拜访，实在是太失礼了。」  
听我说完之后雪之下的母亲露出了不以为意的笑容。  
「没关系，不必顾虑这些，把学生的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你们两个都考进东京大学了相当不错呢，今天算是给你们庆祝。」  
「您过奖了…」  
母亲微笑着似乎对我们取得的成绩很是欣慰…然而身旁雪之下的反应却有些平淡，她淡淡地说道。  
「只是发挥了应有的水准罢了。」  
看到那种反应，我心底也多少明白了…雪之下的母亲应该不是真的在意这种事情，连阳乃姐都有些见怪不怪地移开了视线，一脸无聊地翻起桌面上的菜单来。  
因为雪之下也好阳乃姐也好，在学校里都是名列前茅，想必从小到大都是这么过来的吧。  
既然如此，那对于一向都是高标准的雪之下母亲而言雪之下考个好大学什么的自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恐怕要是稍微比平常次一点都会受到苛责吧。  
真是不让人省心的家庭呢…  
不过我家就不一样了，因为当初小町也是水得不行，所以考上总武高都能让老爸雀跃得快要晕过去，不过可怜的长子考上东大反应却很一般…感想也不过是“啊，这样学费又能省下不少了”之类的。  
那个老爸，如果能将国立和私立学费的差价以分期付款的形势加进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我会感激涕零的哦。  
当我一脸复杂地考虑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时，和雪之下的母亲对上了视线。  
她继续保持着微笑，一副饶有兴致的表情。  
「那比企谷君，以后有什么打算吗？比如有什么特别想做的工作之类的？」  
您还真是不拐弯抹角呢。  
行业，职业，这种事情不可能那么快就清楚吧，我并不想随便下结论，但随口胡诌也不太合适。  
这个时候还是诚恳地如实回答比较好。  
「抱歉，我这人实在没有什么抱负啦，现在也没有考虑过具体的职业，我想自己大概是那种适应很快，随遇而安的类型呢。」  
没出息的我说着没出息的话，但雪之下的母亲依旧笑容可掬地点点头。  
「那看样子将来会个比较全能的孩子呢。」  
哈哈哈，您这也太…  
我干笑着，不太清楚为什么她会这么认为，似乎并非单纯的外交辞令，这种看似褒奖的言语让我感受到莫名的压力。  
她继续开口说道。  
「不过嘛，也不需要一开始就规划好所有的事情…毕业后继续深造也是很好的。」  
「的确是不错的选择。」  
我赞同地点了点头，想在学校多呆几年的也是大有人在啦。  
「是么，那样就行了。」  
像是已经收获到了想要的答复，雪之下的母亲掩嘴一笑。  
瞄准话题结束的空隙，阳乃姐把手里的菜单递了过来。  
「听说比企谷君比较爱吃甜的呢，所以我想这家店的东西应该会适合你的口味，顺带一提这里的甜点也很棒哦。」  
「啊…额，好的，那真是太感谢您了。」  
被阳乃小姐您突然地关照还真是受宠若惊呢，感觉紧绷的身子都不由地放松下来了。  
我说这人完全有能耐成为世界第一的姐姐大人嘛…  
这么想着，我双手接过了菜单。

雪之下的母亲似乎没有其他想要提及的事情，所以吃饭的过程倒是显得轻松随意。  
虽然依旧会时不时地相互交换言语，但好在话题的中心终于不再限于我和雪之下了，毕竟我们都不太擅长应对这种事情。  
这个时候，就似乎来到了雪之下阳乃的主场。  
这位姐姐大人用开瓶器开了一瓶酒。  
然而我和雪之下都没到法定的年龄，雪之下的父母也无饮酒的意图，于是变成了她一个人的自斟自饮。  
不过她毫不在意，几杯下肚之后，就开始不厌其烦地给我和雪之下灌输作为大学新生的必要经验，然后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大学里关于教授啊，同学啊，以及课堂啊等等一些喜闻乐见的事情。  
连印象中不苟言笑的雪之下父亲都听得颇为惊奇，时不时也“我们当年可不是这样”地感慨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这之后，又假装说漏地提及雪之下小时候的一些糗事，引得她双亲都忍不住发笑。  
我知道她这是在故意吊我上钩，但即便如此，我这种不动如山的石头也不得不竖起耳朵。  
「等等…你别胡说八道。」  
身旁的雪之下又急又气地涨红了脸，一脸怒意地瞪着阳乃小姐。  
不过这种程度的大概不会起什么效果，阳乃小姐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我可没胡说，而且你看比企谷君不是很想听下去的样子吗？」  
我？哪里哪里，虽说是有点在意啦，不过我可没有催促你说下去的意思哦，但还是比较好奇。啊，果然还是那个吧，雪之下的事情，我超级好奇！  
正当我两眼都快射出光芒的时候，突然察觉雪之下正向我投以冰冷的视线…好奇心一下子就被寒意给冻结了。  
「诶？其实我也没有多在意了…」  
赶紧矢口否认，但大腿依旧没能逃离雪之下的酷刑。  
…  
时间就这么在谈笑和交杯换盏之间流逝而过。  
不得不说，雪之下阳乃的那种掌控全局的座谈之才确实非常了得，能够精准地把控那些让人共鸣的细微之处，使得周围的成员带入其中，将气氛推动到甚至一度让我产生了这个家庭里相互之间非常和睦的错觉。  
拜其所赐，我仿佛带上了奇怪的滤镜，似乎连雪之下的父母都变得柔和不少，而雪之下本人则变成了闹别扭的可爱女孩。  
尽管我心底也知道这应该是她伪装和演技的一部分，也清楚她言语中那少许的恶意依旧挥之不去，但与此同时，也发觉自己多少还是和他们拉近了些许距离，不由地产生了安心之感。  
嘛，这样也不坏啦。  
…  
享用完饭后的甜品，稍事休息之后准备一起离开饭店。  
正当我们起身时，雪之下的父亲突然冷不丁地开口。  
「那个，比企谷君。我们两个晚点再出去吧。」  
大概是放松过头，我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  
「爸爸…」  
还没等我开口，雪之下就带着幽怨的神情望向她的父亲。  
「是么。」  
雪之下的母亲倒是心领神会似的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  
「那我们在外面等你们。」  
阳乃小姐走过来碰了碰雪之下的肩膀，不过雪之下依旧无动于衷地伫立在原地。她轻咬嘴唇，有些担忧地看了看我。  
「没关系的。」  
我小声地安慰她。  
再三催促之下雪之下才被阳乃小姐拉了出去。合上门的一瞬也将外面的嘈杂一并隔绝开来，包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

果然，到最后也不能轻率大意。  
因为之前并没有怎么好好地交流过的缘故，雪之下的父亲坐在原位，似乎在斟酌该从何开口。  
他想说的无非就是雪之下的事情。为了不生出沉默，这个时候或许主动出击比较合适。  
「那个，我给您倒酒吧。」  
脑袋里的齿轮开始嘎吱嘎吱地转动，不由自主地给身体下达着指令。  
我走到阳乃小姐坐的位置拿过那深色的酒瓶，微微晃动确认剩下的量…看来还是够的。  
然后摆出镇定自若的表情，坐到他旁边的位置，凑过身去准备为他面前的杯子倒酒。但行至一半时我的动作又僵在了原地，生硬得如同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具耗尽了它的势能。  
我果然还是…十分紧张，紧张到连这种琐碎的细节都能忽略…  
「那个…抱歉」  
我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您等下需要开车吗?」  
是我那笨拙的行为的缘故吗，听到我这话的雪父有些发愣，然后才微微地摇头。  
「问题不大，有司机代劳。喝点也没关系，你倒吧…」  
果然不能用我等庶民的思维去理解啊。  
稍微整理心情，然后把瓶口放低，小心地把杯子斟满。  
雪之下的父亲端起酒杯，送至嘴边时稍作停顿，然后很干脆的仰面把酒送入喉中。  
他一边放下酒杯一边开口。  
「那个，比企谷君…」  
「是。」  
「我们之前好像都没怎么聊过吧。」  
「好像，是这样…」  
我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去雪之下家里吃饭也有过几次，但我们之间的交流仅限于偶尔的只言片语。  
雪之下的父亲微微的低头。  
「抱歉，并非是有什么成见，只是抱持着观望的态度而已。」  
意外地感觉不到没有架子，彬彬有礼的态度让我不由地感到惊讶。散发的气场甚至不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位位高权重的人士。  
「没关系，这个我也能理解…」  
就算是被当成雪之下身边的害虫我也无法可说，更不用说仅仅是观望这种非常正常和理性的态度了。  
准备继续帮他把杯子斟满时，他摆摆手制止了我。  
「我自己来就行了。」  
这么说着，从我手里拿过了瓶子。看样子似乎对这酒颇为中意。  
「去东京的时间定了吗？」  
「明天吧。」  
「是么…」  
雪之下的父亲轻呼一口气。  
「比企谷君，你和我夫人打交道可能多些，我想或许在你眼里我家是那种比较注重规矩的类型…但今天的话，我觉得还是不用去管那些繁文缛节。」  
「诶？好，好的…」  
不仅没有架子，甚至到了比较随意的地步了吗？  
也许仅仅是因为在这样的场合不需要吧。又或者只是演技，但完全没有虚假的感觉。  
看样子单纯只是以一位父亲的身份来和我对话。  
雪之下的父亲一边往杯子里倒酒一边开口。  
「你和雪乃她相处似乎也有两年了，她的事情，还有我家的事情应该都知道不少吧？」  
「知道个大概吧。」  
毕竟是她的父亲，不可能在他面前随意地卖弄说自己对雪之下的事情如何如何了解吧，所以只能给出棱模两可的回答。  
「大概到什么程度？」  
似乎是不太满意我的回答，他追问道。  
「额…小学的事情，出国的事情，还有和阳乃小姐的一些事情，都是知道个大概。」  
嘛，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碎片拼凑起来的不甚完整的过程，期间的些许空白和细节仍然不得而知就是了。  
雪之下的父亲脸上一瞬之间露出了颇为惊讶的表情，但下一秒又消失不见。  
「那知道的还挺多啊…不过也是，阳乃那孩子的态度看起来和你也挺熟的。」  
我正犹豫着是该肯定还是否认，但雪之下的父亲并没有要询问我的意思，短暂的停顿之后，他继续说道。  
「不过呢关于你…雪乃倒也算了，没想到那家伙也帮着瞒着，还真是什么都不和我说啊，弄得我好像是个局外人一样…」  
他带着些许苦笑摇了摇头，我只好赶紧地陪个笑脸。  
「哈哈，我觉得她俩都不太像是会说这种事情的性格…」  
「也是呢，一直都是这样…关于将来的打算她也和你聊过了？」  
「嗯，雪之下她说过想继承您的工作…之类的。」  
听到这话的雪之下的父亲微微地皱着眉头，片刻之后他移开了视线。  
「这个我知道。」  
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回复着…像是在说一件十分无聊的事情，不过表情却变得有些严肃。  
「…都是老早就决定好的事情，不可能事到如今又去更改的。」  
雪之下父亲的态度坚决直白得甚至让我有些愕然，完全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似乎十分反感雪之下的这种想法。相较之下，她的母亲至少还会打打太极。

他向我投来笔直的视线。  
「比企谷君，既然你了解，那换做是你会怎么决定？」  
哈？我？不对不对，我的意见怎样都不重要吧…  
但是不回答显然是不可能的，硬要说的话。  
「阳乃小姐更合适吧……」  
这种事情我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无论是等级还是经验，那个人都超出我和雪之下太多。  
就算去除外部的假面，那种一目了然的成熟和干练，非凡的感召力，卓越的才能以及看穿人心的本领都是实打实的…被种种光环所簇拥的她确实是能带领众人高歌猛进的那个人，所以若放于同样的位置，恐怕无人会比她做得更好，至少以我这浅薄的阅历而言是这样。  
对于我给出的理所当然的答案，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无趣。  
「这种事情，就算是个陌生人稍加接触也能很快得出答案。不过呢…」  
雪之下的父亲紧紧地盯着我。  
「…比企谷君，你心底是怎么想的呢？假若抛开这些什么合不合适，优不优秀这种问题，以你自己的立场，是选择支持她，还是反对？」  
虽然其语速和音调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但这发问却明显的包含某种意志，像是要坚决地发掘出我内心最原始的想法。  
我的立场…吗？我低下头去安静地思考着。  
大概，以前没什么资格去讨论这些，而且干涉她的意志大概会惹她生气，学生会那件事情作为前车之鉴，之后我都尽可能地去支持她的想法。  
但是这里不是那样的问题。  
虽然高三这一年的时间里，雪之下没有和我提起过这件事情。  
但事实上，在接触了这么久之后还是能或多或少地能把握到其中的那份违和感。  
假若…雪之下真的这么想的话，那继续跟随阳乃小姐的脚步无疑才是最好的方式…可她却改变了自己的志愿，放弃了原来的道路。  
明明声称自己不喜欢立于人前，却还要逼迫自己走向那些个场合，难道仅仅是为了试图弥补这方面的短板吗？  
如果只是这种仅此而已的程度，那或许说是某种憧憬一般的情感更加准确，就像尚未涉世的小孩对着宇航员，科学家之类的所怀抱的美好遐想那般。  
但是，应该不仅如此…  
这件事情对她而言有着确实的意义，她一定是在追寻着某种东西。  
在舞会的时候在她母亲面前旧事重提，而阳乃小姐认定那只是代偿行为。   
现在再好好回想，的确像是某种自我放逐的宣言。  
因为在痛苦和不甘的时候，有些人会选择飞速的奔跑，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但实际上在心底并不清楚去路，只是单纯地想要远离而已。  
所以才需要给自己一个理由，或者一个大概的方向。  
这种理由更像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只是为了移开视线，逼迫自己前行而生造出来的幻影。  
我想那大概称不上是真正的理想。所以…  
「我是反对的。」  
雪之下的父亲平静地注视了我一会，然后反问道。  
「那理由呢？」  
「因为雪之下她大概并不想要什么继承人位置，而是您的关注和认同。」  
这大概最无趣的答案了…果真，家庭关系什么的真是世界性的难题啊。  
因为是基于类似的处境我才能多少明白她的心情，归根结底是被区别对待后的失落感。  
不过至少，我还拥有着可以依靠和坦诚的家人…虽然靠不靠谱另说。  
但是这对姐妹，这对母女却选择了那种对立的关系，她们所做的一切恐怕都在将雪之下推向边缘。  
想必一直以来，都没有人能在情感上好好地支撑她吧。  
这大概就是雪之下所有问题的根源了…  
自认为退无可退，所以才无法容许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变得逞强和冒进。无论何时都有一位超人般的姐姐强压一头使其自惭形秽，以至于到底还是没能做到真正的自信。竭力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是希望借此来获得实绩，信心，还有家人的认可。  
凭借这种方式，她才会觉得自己拥有容身之所。  
于是，被落下了就默默地加快脚步，被伤害了就将其化作内敛的斗志。这一路上，她都是凭借着这种方式独自走过来的吧。  
…

而在我说完之后的良久，雪之下的父亲都没有开口，只是一言不发地瞄着面前的酒杯，包间中弥漫着让人颇为尴尬的沉默。  
实际上，说这些揣测的话语让我觉得很不自在，为了打破沉默，只能微微低头率先开口。  
「那个，抱歉，由我这个外人来说这些实在是不太礼貌…」  
「没这回事。」  
他不介意地摆摆手。  
「你这么说的话，我大概能理解了…这一年里她的种种变化。」  
雪之下的父亲端起酒杯。  
「…虽然在我心底两个女儿的分量是一致的，但是也做不到真正的一视同仁。」  
「那是自然的，所谓的方针不一样…」  
他赞同地点点头，将酒一饮而尽之后，将杯子和酒瓶都放置一边。  
「…或许还是该怪我，虽然继承人的事情很早就决定下来了，但那时觉得雪乃把她姐姐作为榜样也没什么问题，毕竟两个孩子天赋都很不错，想着能跟着一起变优秀也好。所以才听之任之…但是却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想必是说小学的事情，他的语气变得有些愠怒，看样子时隔多年依旧耿耿于怀…这不是非常在意女儿的事情嘛。  
「所以您就把她送去国外？」  
「嗯，自那之后就一直躲在自己的壳里，换一个环境或许能让她从里面里走出来，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这种说法也不是不能理解，无法融入圈子的人容易被视为异类，雪之下这样的性格就算转校情况恐怕也无济于事。嘛，我也是一样的。  
「去到国外的话，周围的人应该会主动去接触她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吧。有这种交流的契机的话，说不定情况就能好转…」  
我思考着这些毫无根据的事情，而雪之下的父亲却无奈地摇摇头。  
「这种事情也不太好说，因为好奇心这种东西保质期也是很短的。若是真习惯于一个人呆着，我想不管到哪里都能创造出一个人的空间。」  
额，这一点完全无法反驳…比如本人自娱自乐的功力就可谓炉火纯青。  
他深重地叹了一口气。  
「人要是不去接触和交流的话，就无法认识到自己的狭隘和局限，也无法突破自己的框架，再怎么思考也只是原地打转徒劳无功，得不到答案也无法前进。就算去吸收书本上的东西，也只能算是单纯的理论容器，没有经历就无法获得经验和实感，所以真正的“自我”才难以成形。但这些年来，我们的做法……实际上总是放她独自一人。」  
大概是怀抱着懊悔和自责的情绪，说话的声音也愈发地低沉。  
「…只可惜过去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  
想来，雪之下的父亲也是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才总结出的吧，所谓吃一堑长一智。  
「起码优秀什么的还是做到了呢，无论是雪乃还是阳乃小姐。我觉得您可以自豪些…」  
虽然说着安慰附和的话，但大概起不了什么作用。  
「…只是因为有这种需要罢了，这一切并非是本人的意志，大概正是因为这种本末倒置，所以她们才会这个样子…」  
她们…吗？不单单是说雪之下啊。  
看来，阳乃小姐的心思他心底也多少有数。啊，毕竟是家人嘛，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不可能一点都没察觉吧。  
像我这种外人，若不是亲耳听见她的独白或者见识到那样的表情，大概永远不会了解。  
我移开目光，视线在墙壁上游离着。  
放弃什么才能长大…为了胜任工作，承担责任就非得要这样吗？没有什么实感呢，大概因为我最开始就没有什么可以放弃的。  
「果然继承家业什么的，真是麻烦费力的事情…」  
不清楚该说什么好，于是随意寻找着话语来吐槽。  
这些事情我也是明白的。所谓的“家名”，“传承”，这类的字眼耳濡目染所以太熟悉不过了。  
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就是这样的观念，拥有企业的家族总是在不遗余力地培养和挑选合适的继承者。为了所谓的传承，似乎所有的东西…包括人生或者血缘都可以为其让步。  
对于这些听闻，我过去都是一笑置之，因为家庭的缘故自己并不需要肩负什么，自然不会去思考这对于当事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但当我真的见识到这些人和事的时候，感受又是如此不同…  
雪之下的父亲露出了像是自嘲的微笑。  
「你会这么觉得也正常，因为并不是谁都愿意去接受这些东西…所以呢闹掰的也有，阳奉阴违的也有，中途撒手的也有…雪乃她并不清楚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我希望，有更适合她的选择才好，虽然阳乃也不是真的在乎。」  
嗯嗯，适才适所嘛。  
这大概就是缠绕那对姐妹的源头了，我并不清楚她们为了这一切做了多少，也不理解所谓的合格的标准。  
到底要依靠何等的自律和约束，需要怎样的天赋和头脑，付出多少的时间和行动，才能达到那样的层次？  
根本想象不到，得不到任何答案。  
有的人就是这般，即便年龄相仿，走过的道路也远比他人更长。或许，还要很久…才有可能在将来体会到对方在过去的心情。  
看不明白的时候让人心生不安，但看明白了又让人觉得沉重不已。  
这不是凭借友情或者意志这种东西就能随意跨越的东西，横亘于其间的错位，隔阂还有距离，可能永远都无法消除。  
所以才无法理解。  
思绪起伏之后只觉得如鲠在喉，老半天才吐出话语。  
「这些话，您应该对她们说才对。」  
雪之下父亲的视线滑向了一侧。  
「不太好说出口了...那个，比企谷君，实际上你的事情我也多少知道些。你觉得，自己这两年里有什么变化吗？」  
对于突如其来，又不太相干的发问我有些发懵，然后下意识地开答道。  
「还是有些许变化吧…」  
至少在待人接物方面还算有点长进？做事的方法也有所改变…之类的？  
然而这样的回答连恐怕连我自己都不能满意。  
「不过…」  
「不过本性没有变化是吧。」  
雪之下的父亲接过我的话头，看到我略微惊讶的表情，像是猜中谜底一般，有些爽朗笑了笑。  
「嘛，就是这样，没什么变化。」  
我也苦笑着耸了耸肩膀。  
曾几何时，某个人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和那个时候的答案是一致的，  
「所以，理解了吧？」  
「啊啊，我明白。」  
不可能不明白吧。  
为时已晚，覆水难收，积重难返…其实怎样的说法都无所谓。无论如何，那些过往刻印在灵魂中的痕迹都已无法消去…不管是我，还是雪之下，亦或者是阳乃小姐都已经平静地接受那一切，并将长久地与之共存下去。  
知晓了某些东西的存在之后，就无法站在原先的角度去看待世界了。  
既然如此，在这基础上重新去寻找新的答案，或许才是正确的方式。  
雪之下的父亲像是很满意地点了点头,但不知为何又轻叹一口气。  
「你很清醒啊，有点和阳乃有点相似…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心你和雪乃两个会一直抱团取暖地封闭下去，但果然还是可以放心了。比企谷君，那孩子太过直率和单纯，性格的弱点太过明显恐怕被人利用都不会自知，所以还请你多费点心。」  
「嗯，不甚荣幸。」  
...  
...

走出餐厅，看见雪之下正一个人握着手机站在路旁。看见我们出来，并一路小跑着靠过来。  
「久等了。」  
雪之下摇了摇头，来回注视着我俩。  
「花了点时间呢，你们说了什么啊？」  
「也没说什么，只是闲聊…」  
不太好意思透露吧，只好打起了马虎眼。  
雪之下露出了有些狐疑的表情，盯着我看了一会之后，才放弃似的轻叹了一口气。  
「爸爸，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就好了。」  
被这么说道的雪之下的父亲一副汗颜的表情，然后马上轻咳着恢复了神色。  
「说什么傻话呢，你母亲呢？」  
「和姐姐在车里。」  
「是么，我还有事情，就先走了。比企谷君，下次再见吧。」  
「啊，好的，您慢走。」  
赶紧毕恭毕敬地行了一礼，他也回以颔首。  
「爸爸，那个…」  
刚准备离开时，雪之下又突然地开口将其叫住，他疑惑地回过头来。雪之下的手紧紧地攥着衣角，看起来有点紧张，犹豫了一会之后才开口道。  
「那个…今天，我能去比企谷家里吗？我想去见一下…」  
话未落音我就条件反射般撇过脸，“趴”地一下用手捂住双眼。  
啊——这件事已经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人怎么不去死啊，是脑阔存储不够了吗…那还是赶紧长眠比较好。  
而听到这话的雪之下父亲则是微微张嘴，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也没必要问我吧，我还以为你早就去过了…」  
雪之下把头埋了下去。  
「没有…最近才考虑的这件事情…」  
雪之下的父亲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然后用谨慎的语气小声地询问。  
「那你今天还回家吗？」  
雪之下的脸一下子红透了，沉默着没有答复。  
对着有些不知所措的女儿，雪之下的父亲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迟疑着伸过手摸了摸她的头，露出了我老爸看小町时一样的眼神。  
「那就先回家把行李收拾好吧，明天上午我让司机过来送你们过去。」  
那说话的声音异乎寻常的温柔，仿佛是对着尚处年幼的小孩那般。  
雪之下缓缓抬起头来，略微吃惊地睁大双眼，随即又反应过来点了点头，小声地说了句谢谢。  
雪之下的父亲转过脸来认真地看着我。  
「比企谷君，那以后有空我再登门拜访。」  
「诶？啊…好的，随时都欢迎。」  
脑袋一时之间有些短路，只好这般简单地回应着他。  
他点点头，然后收回目光。  
「你母亲那边我和她去说吧。」  
「没事。」  
雪之下轻轻地摇了摇头，像是下定决心一般地说道。  
「我自己去向她说明就行了。」  
是她的回答有些出乎意料吗？雪之下的父亲脸上像是露出了某种怀念般的表情。  
看到那副样子我不由地笑起来…或许，在家里也是经常这么给女儿帮腔的吧。  
对着已经逐渐长大的女儿，他微笑起来。  
「是嘛，那就交给你吧。」  
…  
送走雪之下的父亲之后，我问道  
「东西多么，需要我去给你帮忙吗？」  
「还好了，不算多，需要的到东京去购买就行了。」  
那倒也是。  
「那个，我家的地址是…」  
「地址啊，唔。」  
雪之下突然露出十分开心的表情，晃了晃手机。  
「让小町发给我了…」  
「哦哦」  
真是强大的行动力呢，不得不说这两位关系也太好了，看来平日里也有在好好联系呢，指不定哪天我就变成局外人了。不愧是我妹妹，一下子就做到了我花了这么久才完成的事情。  
「那，晚点再见。」  
我「嗯嗯」地点着头，雪之下走到车旁又回过头来冲我挥了挥手，然后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目送着黑色的高级轿车消失在拐角处之后，我才转身向着车站的方向走去。  
…  


「我回来了。」  
我换掉鞋子，提着半路买的甜品走进客厅。  
「啊哥哥，欢迎回来。」  
我的妹妹比企谷小町正卷着袖子站在客厅的中央，手里拿着抹布擦拭着桌子。  
出现啦！持家型妹妹。  
「正在扫除吗？辛苦了。」  
小町「唔唔」地摇了摇头。  
「只是随便弄一下，顺便，你房间的地板我也拖过了哦。不过书桌书柜什么的就没给你清理了。」  
「哦哦，那真是麻烦你了啊。」  
确实，在离家之前房间有必要好好整理一番，顺便将自己的行装也打理好，不需要的东西就丢掉吧。  
听到我的致谢，小町轻叹一口气。  
「又来了又来了哥哥，不是说过我们之间不说这种话的吗。」  
好吧好吧没添麻烦。  
我一边“是是”地应答着，一边将手里的袋子递过去。  
「呶，给你的谢礼。」  
「等下啦…现在不太方便，诶？这啥…哈啊是马卡龙！」  
小町一下子开心得两眼放光，把手里的家伙一扔，哒哒哒地跑到厨房那洗手去了。  
态度转变真是迅速呢，我摇着头将东西放在桌上，然后捡起抹布拿去水槽清洗。房子的卫生全部交给一个人来做的话工作量还是相当大的。好在距离上一次扫除也没多久，家里还算干净。  
「你啊，今天怎么突然想着要搞卫生啊。」  
「咦，雪乃姐姐不是要来吗？不好好招待可不行呐。」  
什么啊，考虑得还真是周到啊你。  
「那我也来帮忙。」  
…

意气洋洋地走进我的房间。  
不过进门就发现有些许违和，原来是被子床单什么的都被小町拿去洗了…  
噗，这家伙又在做多余的事情了，不过今天天气是还不错啦，对就是这样。  
一边将落地式书柜的书全部清理出来，将角落的灰尘清扫完毕后将其归位，之后打开抽屉将里面无用的零碎淘汰进垃圾桶里。  
正在忙活的时候小町走进我来，一边高呼着“完成啦”一边像个没事人一样坐在我电脑旋椅上蹬着地板转圈圈。  
那颇为调皮的姿态，还是。  
这时注意到抽屉里放着的PSV，因为高三的缘故被打入冷宫弃置了一年。这次，也不打算带走了。  
「小町，这个送给你吧。」  
我把掌机递给她，她歪了歪头。  
「哥哥你不玩了吗？」  
「嗯，这次不用还我啦。因为我不在家里，留给小町打发时间还是蛮不错的。」  
「是嘛…」  
小町将我的掌机收入怀中。  
「哥哥已经不再需要这种“家里蹲设备”了，那我也拿个东西给哥哥带走吧。」  
说完小町并小跑着离开房间。不一会回来的时候，手里的带子悬挂着相机晃来晃去。

「修学旅行时没带走,这次总该带上了吧?放家里也没什么机会用啦。J「嘛,也是呢。谢谢啦。」

说不定现在偶尔会有这样地兴致…

说到相机的话,就不由得想起在千叶村的时候遇见的留美。当时的她,在母亲手里过相机的时候是怎样的感受呢?大概和现在的我截然相反的心情吧。

在联合活动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不清楚现在过得如何了,有没有找到能够并肩T的伙伴呢?或者,退一步讲,志同道合的同伴也行。

那么优秀可爱的孩子,总有被人欣赏的那一天吧。

我在心底默默地祈祷着,将相机放到桌上。

「那个小町,一个人在家的话,没事吧?

| 「哎,我又不是小孩了。还有你这说法到底是小町离不开哥哥呢还是哥哥离不开小町呢?」

小町一副戏虐的表情说道。拜托啊,你这完全不表露丝毫的离别之情哥哥我有点受伤啊。

|我想是在安慰自己一般地嘟囔道。

「反正东京到家也很方便啦,京叶线什么的一个小时左右就够了,周末或者没课的日子都可以回来。」

「哥哥你不用回来得那么勤快啦,半个月一次就够了。不然哥哥的家里蹲属性又会复苏的,你不多陪陪雪乃姐姐吗?而且…J

小町的视线慢慢地落到了脚下,短暂的停顿之后才稍显犹豫地开口。

「小盯我,也需要时间来慢慢习惯。 这样啊,我理解了。

不愧是我妹妹呢,看来很早就已经考虑好了。

不管怎样,想要变得独立的那份意识真是让人欣慰和感动啊。

我想对她来说独当一面应该是没有问题吧…性格好,又可爱,朋友也多,学校里还有人罩。所以就算没有我在,也能够完美地跨越障碍吧,倒不如说应该会轻而易举地克就是,无论是离去的一方,亦或者被留下的一方,多少会觉得寂寞吧。

服困难,而且太过简单了所以简直就是长驱直入…

这么多年来一直朝夕相处的兄妹,终于到了分开生活的时刻了,所以让我有些感伤啊…

正当我几乎就要老泪纵横之时,小町突然精神抖擞地扬起了视线,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哎——哥哥脑袋还真是不开窍啊,你要是老回家,我怎么在妈妈那里找借口去东京玩呢?」

容。

「噢嗅,是这样啊———

原来如此,你还真是个小机灵鬼,小恶魔,小坏蛋!快点把我的感动和感伤还给我!



下午稍晚的时候，手机响了。  
是雪之下发来的，非常简短的消息：  
“我到了”  
既然来了的话，也没必要发邮件吧。  
仔细倾听，屋外的马路上确实地传来了车子停靠的声音。  
「啊，来啦！」  
听到声响的瞬间小町并鲤鱼打挺地从沙发上起身，飞快地往大门那跑去。  
喂喂，你慢点！真是的，比我还心急…  
我也赶紧穿好鞋，握住把手打开门往外走去。  
雪之下已经从车上下来，正有些拘谨地站在我家院子的门口。看见我们出来，露出了浅浅的微笑。  
「下午好。」  
「下午好，雪乃姐姐，欢迎欢迎，终于来啦。」  
小町急不可耐的迎上去握住雪之下的手，仿佛下一秒就会跑了似的。雪之下一边应付着小町，一边轻轻地向我示意，我也回以颔首。  
说起来，明明只是分开了短短几个小时，现在却突然觉得雪之下身上有种不同以往的感觉…不过一直盯着人家看也太失礼了，赶紧轻咳一声地收回视线。  
「…那个，来的时候直接按门铃就好啦。」  
不过雪之下则是一副略微紧张的表情。  
「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在家…」  
不是很确定是否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他成员在家…  
脑袋里的机器自动补全着她的话语信息。  
不过，会这么想也很正常啦，前来拜访时如果遇到大人来迎接对她而言应该会有些尴尬吧。按照以往，如果是老爸出来看见陌生女孩上门的话肯定第一句话就是“我家没有什么需要的哦…”  
大概小町也明白这些，于是兴冲冲地说道。  
「没关系，爸妈要晚些时候才回来哦。」  
「额，是么…」  
看到雪之下稍微有些放心下来，我走到她跟前。  
「行李需要帮你拿进去吗？」  
「没事，就放车上，明天就不用再麻烦了，只拿必要的就行。」  
…也是。  
打开车子的后备箱，里面放着背包以及行李箱。雪之下从旁边提出两个纸袋，大概是换洗的衣物和洗漱的用品吧。  
「我帮你拿吧。」  
「嗯，谢谢。」  
关上背门之后我从她手里接过一个袋子…居然还有点分量。  
和司机先生简单致谢之后，我们一起往屋子里走去。小町边走边挽住雪之下的手臂，然后把脸靠近她耳边，轻声细语地说道。  
「雪乃姐姐，今天很漂亮哦。」  
一边说着还回过头来单眨眼地望了望我。  
…心里有些发痒，慢慢吞吞地附和着。  
「嘛，是的，我也这么觉得。」  
「写，谢谢…」  
听到我断断续续的话语之后，雪之下埋下了头。站在身后看不到她的脸，只是白皙的耳朵变得有些红。  
实际上第一眼就注意到了，雪之下今天颇为精心地化了点淡妆，略施粉黛之后，可爱的面庞更显精致，在气质上也和平素的印象也产生了些许的不同。  
这样的雪之下我还是第一次见，因为向来都是以素颜示人，所以做出改变之后我和小町才能很快地就能察觉。毕竟马上要上大学了大家的时髦感啊，还有品味啊什么的都会上一个档次，又或者她只是单纯为了见我父母才特意化的也说不定呢…  
「请进…」  
走进屋内换好鞋子，雪之下小声地念叨着「打扰了」，小心翼翼地走上玄关。  
我们领着雪之下来到了二楼的客厅。  
「雪乃姐姐请随便坐哦，我去泡茶。」  
「嗯，谢谢。」  
雪之下非常端正地在沙发处坐下，把袋子放到身旁，然后怯生生地左顾右盼起来。  
这孩子似乎十分不习惯到别人家呢，但这也紧张过头了吧…不过也能理解，我也不擅长去其他人家做客就是了，留宿的经历更是为零。  
「那个，没有其他人了哦…家里就我和妹妹两个，爷爷奶奶住在老家。」  
「额，是…是么，失礼了。」  
「没事没事，因为平时几乎没有客人来过，所以小町才这么高兴，我想我爸妈也是的。」  
安静地听我说完之后，雪之下「诶」地向我投来视线。  
「邻居什么的也没来往过吗？」  
「嘛，不咸不淡的点头之交罢了，因为我家双亲都是早出晚归型的所以打照面的机会很少啊。」  
「这样啊…」  
雪之下眯着眼睛微笑起来。  
「真不愧是比企谷君的家人呢。」  
我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膀。虽然带有些许的恶趣味，但这熟悉的戏谑感却让人感到安心。  
「雪乃姐姐，请用，虽然不如部室里的。」  
小町端着泡好的茶放到桌上，然后坐到了雪之下旁边。  
「辛苦了。」  
雪之下端起来细细地抿了一口，然后像是想起什么似的放下杯子，拉过放在旁边的纸袋放在膝上。  
在我和小町诧异的注视下，雪之下从里面拿出一个非常精美的深蓝色礼盒一样的东西，横放好打开，在同样深蓝色的绸布里躺着的是橄榄色的瓶子，上面的标签印着行云流水的“獭祭”二字。  
原来是酒啊。虽然对酒不是很明白，但看一眼包装盒还有盒子上烫金的文字就有种价值不菲的感觉。买酒送盒子嘛，我懂的。  
之前雪之下似乎提到过要带礼物，不过没想到还真带啊。  
「听说伯父喜欢酒，所以就从爸爸那里要了一瓶带过来…作为见面礼。」  
「雪乃姐姐你太客气了，我家老爸可从来没收到过礼物之类的，爸爸回来后会开心死的。」  
那是自然的，所以也从没有给自己的儿子准备礼物的习惯…罪孽深重啊爸爸。  
听小町说完后雪之下有些开心地微微一笑。  
「要是能喜欢就太好了…这个，是给伯母的。」  
第二次，从包里拿出的是一个精致的绿色小盒子。拿过来看看上面的说明文字，是眼霜啊。  
「谢谢谢谢，小町替爸妈谢谢你啦…」  
嘛，因为是我没用过的东西所以不清楚能不能拯救老妈的黑眼圈，话说这个对死鱼眼是不是也有效啊？正当我思索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时候，雪之下将下一件礼物也摆了出来。  
「然后是小町的…」  
这次是不大不小的白色包装盒，上面画着的产品图案是外观低调的黑色的头戴耳机。除此之外，索尼的logo以及蓝牙的标志也颇为显眼。（索狗私货）  
「蓝牙头戴耳机…小町我不怎么听音乐啦。」

小町有些不明所以地接了过去。  
嘛，收到这样的礼物确实有点出人意料啦，毕竟不像是送给女孩子的常规礼物，一般的话不应该是护肤品啊坠饰啊之类的吗？不过雪之下的品味稍微有点与众不同，会送这个应该有她自己的道理吧。  
在看到小町那有些奇怪的反应后，雪之下露出有些担忧的表情。  
「因为小町常说家里总是有烦人的声音…所以我才选了这个。」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小町说的烦人的声音是指那个啦…  
我一边忍着笑意一边望向小町。  
「这个是降噪耳机哦，即便不听音乐，以后老爸唠叨的时候一戴不就可以将其屏蔽了嘛。」  
雪之下果然是实用主义呢，如此一来老爸在被女儿无视的道路上就走得更远了…不愧是我家爸爸。  
「原来如此，谢谢啦雪乃姐姐，这么为小町着想真的是太感谢了，我会好好珍惜使用的。」  
小町突然开窍一般地两眼放出光芒来，开心地抱着雪之下…  
看到那副光景，我不由地开始期待起自己会收到什么。  
一般来说，最后颁发的才是最高的特等奖项。于是一股庄重感袭来，让我不由得正襟危坐…  
雪之下好不容易才将小町从身上剥离下来之后，她迟疑着思索了一会，然后从袋子里掏出了一包什么东西，将空空如也的袋子放置一边。  
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定睛一看。  
「……」  
Peak?牛肉干？有点普通啊。  
注意到包装上面的猫咪的剪影才终于反应过来。  
原来是猫粮…而且是高档的那种。  
啊啊，我忘了呢……家里的成员除了人还有猫啊。  
表情在脸上凝固，心也在飞速冷却。  
看着手握猫粮有些懵逼的我，一旁的小町把身子埋进沙发，用枕头盖住头，肩膀颤抖个不停。  
雪之下似乎也十分乐于见到我这表情，用手掩住嘴角偷笑了一下，脸上泛起了一抹红晕，轻咳一声然后故作正经的说道。  
「比企谷君的话，因为几乎天天都见面所以谈不上是见面礼呢。」  
说道也是啊...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要什么东西，只是偶尔也会好奇于那份惊喜而已，类似于猜谜一样的心情。  
我摆出一副看开的样子。  
「没什么，我也不是特别在意啦。」  
众所周知，在比企谷家八幡就是不折不扣的D级人员，被忽略和遗忘什么的早已成为惯例，即便是在将来…也不会改变吧。真不愧是我啊。  
「…是么。」  
不知为何，雪之下带着认真的表情紧紧地注视着我。  
「怎么了…」  
「不，没什么。」  
雪之下一下子移开了视线，望向了窗外。  
总感觉她话里有话，难不成真是在和我玩猜谜游戏吗。  
…  
晚饭的时间快要到了。  
我和小町一起在厨房忙活，雪之下虽然提议帮忙，但似乎没有让客人来帮手的道理，于是我赶紧到小町的房间把猫主子从睡梦中摇醒，让它去拴住雪之下。  
可能是因为有过一面之缘，又或者是性格上比较相像的缘故，卡君和雪之下很快地就亲昵起来，进度之快让人咋舌，看来无论是人之间还是人和动物之间都有所谓的“相性”。看着雪之下坐在沙发上聚精会神地逗猫玩，不由地感叹不劳而获的幸福是宠物才能够获得的存在。  
过了一会，雪之下抱着猫站起身来。她走到书柜旁，一边轻抚猫咪一边抬起头细细地观望里面的书，有些感叹地说道。  
「啊啦，数量还真是不少呢。」  
我一边将完成的菜端上桌一边回答道。  
「还好吧，我父亲的占了相当一部分。」  
不过雪之下，晚饭不能吃那个哦。  
正这么想的时候，听见了楼下开门的声音，看样子是老爸老妈回来了，今天没有加班呢。  
雪之下蹲下身去把卡君放下，然后开始不安地整理起自己的仪容来。  
小町走到她身旁安慰道。  
「没关系哦雪乃姐姐，我老爸老妈超级好说话。」  
雪之下回应般地对着小町挤出了些许笑容，或许只是单纯地是在调整自己的表情来做好准备。  
当父母走上楼来出现在起居室的时候，小町并飞快跑到母亲身边。  
「妈妈，贵客哦贵客哦，当——哥哥的女朋友。」  
如同综艺节目里邀请嘉宾出场一般，小町以一副主持人的口吻略显浮夸地向母亲介绍起雪之下来。  
雪之下面对我父母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  
「伯父伯母你们好…」  
「啊，雪之下小姐是吧，经常听小町提起呢。」  
母亲有些欣喜地摘下眼镜回了一礼，然后开心地握起了雪之下的右手。  
「太好了，很早就想见你了，儿子真是承蒙你照顾了呢。」  
「没，我受比企谷君关照比较多…」  
似乎是因为初次见面对母亲这般自来熟还不太习惯，雪之下有些不知所措地抓紧了衣服的胸口，向我投来了求助的目光。  
我正想着要说点什么的时候，小町在一旁插嘴道。  
「妈妈，雪乃姐姐她给你们带了见面礼过来了哦…」  
「是嘛，那真是有心了。」  
母亲满脸笑颜，父亲则在一旁悄悄地拉了拉我。  
「你还真是一声不响地搞了个大新闻呢…」  
什么啊，我不是好好地通报过了吗？  
看着雪之下在热情爆棚的母亲面前有些疲于应对，我轻咳了一声提醒道。  
「那个，还是快点吃饭吧。」  
母亲一听并轻捶了下自己的脑袋，微笑着说道。  
「抱歉雪之下小姐，我有些忘乎所以了，等很久了吧，快请坐吧。」  
...  
饭桌上，母亲依旧精神十足地向雪之下搭话，小町也时不时地附和...果然家里的女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个时候完全没有我和父亲多嘴的余地。  
若是平常，吃晚饭时双亲除了疲惫不堪地抱怨几句工作之外很少会有其他的话语，连对我们兄妹的唠叨也会积压到周末的时候才会来个一次性大放送。  
然而现在，多了一人之后，气氛就截然不同了。说实话，哪怕是逢年过节都没有过这般的气氛。或许是以往家中的日常太过平淡，以至于当投下一颗石子泛起涟漪时，他们的反应才会显得更加热烈吧...  
「说起来，雪之下小姐和八幡是一所大学是吧。」  
「是呢。」  
「那太好了，相互之间有个照应，这孩子不太喜欢出门，总感觉在外面一个人的话会发霉。」  
我有些不满地望向她，心想我难道不用上课吗？话说母亲，您不尝尝我和小町做的味噌汤吗？人家要吃饭呢，别光顾着说话啊。  
这时，父亲扬起脸来看了看我，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一晃都要上大学了，你这家伙终于要离家生活了啊…」  
像是在感慨时间飞逝一般，但是…  
父亲，你这说法总觉得像是要将我扫地出门到底是不是我的错觉呢？现在十分后悔没有把你的味噌汤做咸。

虽然老是被拿来开涮有些不爽，但好在雪之下对我的劣根性都了如指掌，在逐渐适应气氛之后也能泰然处之地应对母亲那应接不暇的话语，看样子并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只求老妈不要说什么奇怪的话就好。  
饭后，所有的收拾任务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我身上，小町和母亲拉着雪之下在沙发那聊天，父亲则一个人坐在饭桌那旁迫不及待地将雪之下送的酒打开，给自己倒了一杯。  
正当我卷着袖子在水槽边刷盘子的时候，父亲神神秘秘地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小声地询问道。  
「话说你当初出车祸时和我们接触的对方也姓雪之下，难不成这女孩…」  
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我一下子僵住了，盯着龙头下哗啦啦的水流犹豫了一会。  
「母亲她也知道这个吗？」  
「那当然了，我们当时一起的。」  
是嘛，那就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了，于是我有些难以启齿地开口说道。  
「嘛，确实就是那家的女儿。」  
听到这话父亲愣了一会，然后差点没笑出声来。  
「那人家这赔偿真是有够给力的。」  
我没好气地瞪了眼父亲。  
真是的，其他都好，唯独思想和发言让人喜欢不起来。  
「我们之间和那件事情没关系…」  
话还没说完并语塞了…  
说起来，真的没关系吗？  
实际上我无法估量那件事情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有多大的影响。假如没有那次车祸，以我的性格毛病，大概还是会维持孤零零的状态，写下那篇乱糟糟的作文，估计依旧会被平冢老师抓进侍奉部，但在那之后又会是如何发展呢？不得而知。  
不过思考这些事情毫无意义，不然的话不就和叶山一样了吗？  
我晃了晃脑袋甩掉这些把这些胡思乱想，抬起头来盯着父亲。  
「总之…你和母亲可别在雪之下面前提这件事情哦。」  
「我知道我知道。」  
啧，平日里喜欢啰嗦的父亲被长子叮嘱一下时也显得不耐烦呢，他摆了摆手，转过脸往沙发那望去。那边，母亲，小町还有雪之下依旧在侃侃而谈。  
或许雪之下自己也在意这件事情是否会影响对自己的看法吧，所以来的时候才那般紧张，不过看那有说有笑的样子让我不由得安心下来。  
「那个，八幡，在外面的时候那些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无意义打工就别去了。」  
「诶？」  
父亲突然冷不丁地说了奇怪的话，话说这类的打工不是以前不是巴不得我去干嘛，简单的体力活啊，餐饮店服务啊……现在为何会这么说我是一头雾水。于是用视线寻求着说明。  
他收回目光对着不明所以的我叹了一口气。  
「我是说，生活费的问题你不用多操心，有时间的话就去多陪那个孩子。因为按照我的观察和经验，他们那种家庭的女儿一般都和父母缺乏交流。」  
「哦哦…这样啊。」  
虽然不知道你那经验又是从何而来，但这次道理居然还算正儿八经的准确，不像以往有也是歪打正着。不过说起来这是算升职加薪吗？我不禁一边点头一边流露出笑容。  
「你这家伙可要加油啊。」  
「我知道啦我知道啦。」  
我也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  
…  
洗完澡出来的时候，看见雪之下和母亲站在客厅里，小町正在给卡君的食盆里倒雪之下带来的猫粮作宵夜以免它半夜翻箱倒柜。  
「雪之下小姐，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去公司所以不能送你们了，晚上还请休息好，下次回来有空的话请再来吧。」  
「谢谢，有劳伯母费心了。」  
雪之下郑重地向母亲鞠了一躬。  
母亲回房间之后，小町又啪啦啪啦地跑到我身旁。  
「哥哥，雪乃姐姐今晚就睡你房间哦。」  
「......」  
我和雪之下都不约而同地打了个激灵。  
喂你这突然说什么呢…  
雪之下站在那边背着脸并没有转过身来，大概是不想和我对上视线。  
看那反应，想必是十分动摇吧…实际上我也是完全冷静不下来，虽然知道这种情况早晚都会有而且也不会过分意识到些什么，但现在我像是没有做足任何思想准备一般脑袋有些混乱…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我决定今晚将就下…  
「哦哦，那既然如此我就睡沙…」  
我这么说着，被小町半睁眼给瞪了，于是剩下的一截话语又给咽了回去…果然这家伙预谋好的吧？难怪还帮我把被子床单什么都换掉…岂可休！  
雪之下保持着沉默，我也不好说些什么。  
但是为了我这般处心积虑，如果继续回避只能说是不解风情，于是最终做出了让步。  
「…那我就在房间打地铺好了」  
发出的声音简直小得听不见，不过好在小町的表情舒缓了下来，嗯嗯地点了点头。  
「我去洗澡了…」  
大概是无法忍受这种气氛，雪之下埋着头像逃似的从沙发上提过袋子快步往浴室走去。  
客厅的门合上的一瞬间我的肩膀并卸去了力气，一把逮住小町用拳头粗鲁地在她脑袋上打转，小町则吃吃地笑出来声来。  
「真是的别闹了你。」  
「嘛——因为哥哥也太不主动了，那样会让女孩子难为情的。哥哥应该做个绅士…」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将“绅士”和“耍流氓”混为一谈为好，而且我也没做好什么思想准备…」  
小町从我的臂弯里挣脱出去，哎地叹了口气，竖起食指，以一副说教的口吻开口道。  
「但是哥哥，事情并不一定会等你做好准备才来哦。」  
呜哇——这大人一般的话语还有成熟感是怎么回事？看着挺起胸膛颇为神气的妹妹我不由得瞪大了双眼，难不成是歪理听多了发展出了她自己的判断基准了？  
在我哑然的注视下小町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她微微一笑地退后一步，然后用向上的视线看着我。  
「哥哥不是要和雪乃姐姐住一起么，所以用平常心来对待就可以了吧…又不是让你做什么坏事。」  
「嘛，说的也是。」  
我放弃似地轻呼了口气，大学四年，哦不，往后的人生都会和她朝夕相对，我想不管什么都能慢慢习惯吧。  
「这样就好了，那小町先去休息了，晚安。」  
说完之后，小町并“呼啊”地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  
「嗯嗯，晚安。」  
然后，她走到沙发那摸了摸正在酣睡的卡君，然后从桌子上拿起装着降噪耳机的盒子怀抱着往房间走去…  
喂！你这…  
走到客厅门外边的小町又转过身来，在半掩的门后握着拳头对着我做了个加油的手势，然后露出了恶作剧一般的笑容。  
…  
…

从柜子里搬出两床被褥，将椅子挪开，在床铺旁边的地板上铺好。一横一纵，这样安置或许晚上不会影响到她？嘛，也没什么根据就是了。  
铺好之后，听见了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侧身一看，雪之下正站在我房间的门口，她身着紫色的睡衣，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提着纸袋，往房间里观望着。  
男生的房间不用那般拘谨了吧。  
「那个，请进吧。」  
我轻声地呼唤了一句之后，她才轻呼一口气，像是下定决心一般地踏进一步，然后转过身，尽可能不发出声响地把门轻轻合上了。  
这是第一次有除了家人以外的异性进到这里，所以显得整个房间的画风都为之一变。  
雪之下坐在我床沿一边用梳子梳理着自己那披散而下的美丽秀发，一边细细地打量着房间。  
在别人看来我的房间应该很不象样吧，完全没有多余之物，电脑桌被收拾一空，仅剩下台灯和一摞没有卖出去的教科书，墙壁上也从没贴过海报或者挂画这类相对能展示个人品味或喜好的东西。  
这空落落的房间唯一能体现爱好的大概只有书柜上积累的读物和家用的游戏机了…  
「抱歉，我房间实在是有些过于冷清了。」  
「没关系。」  
听到我的声音，雪之下也马上地回应道。  
「其实我的房间也是差不多的。」  
这个大概可以想象得到…  
说完之后，她将梳子放到桌上，视线游离地端坐着。大概在等待我接下来的话语…  
然而我的语言却在这里中断了。  
平日里即便不说话单纯地消磨时间也觉得十分舒适，但在这里如若生出沉默并会让人觉得尴尬不安，然而现在的我既不好把握距离，又太过紧张，再加上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所以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交谈。  
雪之下安静地望一言不发的我等待了一会，大概是理解了我的沉默，于是露出了有些无奈的笑容，发出了细微的声音。  
「那个，伯父伯母睡得很早啊。」  
「嘛，因为白天很辛苦。」  
「是么，那我们也早点休息吧…」  
大概是在给我圆场，为了不让气氛变得更加的尴尬，只好给这没头没脑的交流画上了句号。  
我只能点头同意。  
既然现在冷静不下来，那还是通过睡眠来让自己那乱作一团的大脑休息一下吧，暂时没有其他方法了。  
  
  
关灯之后，房间并没有陷入彻底的黑暗。  
由于窗帘没有完全拉上的缘故，外边路灯的光芒借由那小小的缝隙撒进室内，带来了些微的光亮。  
夜晚的空气还是有些冰凉，我裹紧被子让身子暖和起来的同时，脑袋倒也慢慢地冷静下去，思绪也逐渐变得清晰齐整。  
拜其所次，睡意完全没有袭来。  
实际上，我们也没有互道晚安，说不定现在只是各自躺着保持沉默。  
雪之下并没有睡在那头而是选择了靠近我的这边，于是我们之间仅隔着触手可及的距离，脑袋在枕头上稍稍挪动的动静也能听的一清二楚。  
过了一段时间，当我听见雪之下有些翻来覆去的声音时，终于忍不住细声地开口了。  
「那个，你还没睡吗？」  
「嗯…」  
「那我们再说说话？」  
我试探着发问。  
「这样不会吵到隔壁小町吗？」  
「那，就小点声…」  
她没有回答，大概在思索着什么…  
过了一会之后，有些犹犹豫豫地从被子里向我伸出手来。  
我有些不明所以，不过因为这一年来养成的习惯所致，我像是理所当然般地也把手伸过去轻轻地接住。  
指尖碰触的一瞬间我并仿佛知晓了她的意图，于是下意识地握住轻轻一拉，雪之下就像是收到了“OK”的信号一般，立马掀开被子起身，然后屈膝跪坐在我旁边。  
「给我挪个地方吗？」  
「诶？好的，好的…」  
我飞快地把暖好的地盘腾出来然后果断地前往冰冷的边缘继续开疆扩土，雪之下并顺势躺了进来，把被子盖好。  
「这样，稍微方便点。」  
像是在解释一般，雪之下用有些害羞的语气如是说道。  
嘛，其实我家房子的隔音效果似乎还算可以啦。但是…偶尔地找找借口说不定能省去很多麻烦不是么。  
两个人就这么盖着被子仰面平躺，之间隔着很近的距离，因此能够闻到她头发里散发的洗发香波气味…  
虽然这些事物早已习惯，但同床共枕什么的还是第一次，所以多少还是有些紧张的。  
好在关了灯之后似乎胆子也变大了，无论是说话还是思考都变得利索很多，怪不得那么多人要依靠网络才有勇气向心仪之人表白，看来隔着距离和屏障反而能变得坦率。  
当然这并不能改变胆小的事实…  
借助外边的光亮，我微微侧过头用眼角的余光注视着她。  
「话说那个，你觉得我父母他们，怎样啊。」  
「感觉很不错啊，和蔼又通情达理…」  
似乎在组织语言，她稍微地停顿了一下。  
「…伯母比较健谈，伯父的话，似乎话少点…」  
听上去好像得出了和我对雪之下父母初见时一样的印象。或许这就是女性主导的家庭里固有的模式吧。  
「嘛，也不是那样。」  
「诶？」  
雪之下有些疑惑地微微侧过脸来，为了不和她对上视线我赶紧收回目光。  
「我母亲是因为对你感兴趣所以才会问这问那啦，实际上平日里总是言简意赅。反倒是父亲才是话多，只不过有时候多过头了所以反而不清楚从何说起，于是呢一旦找到切入点的话就会变得喋喋不休，歪理也是层出不穷，因此被小町和母亲无视或者嫌弃。」  
「…要是说这些的话，你不也是一样吗？」  
「你不用特意说出来啦，这点自觉我还是有的…」  
雪之下扑哧地一笑，然后吐出小小的叹息。  
「不过就算如此，相处起来也觉得很轻松…」  
「其实也没那么轻松啦，如果你见识过她买衣服的品味一定也会吐槽，而且时不时地还会擅自收拾我房间的东西，至于父亲就更不用提了，思想和发言真是让人头痛不已。」  
「总觉得从你嘴里说出来显得很奇怪…果然你一开始就很奇怪。」

面对雪之下的吐槽，我不可否认地耸耸肩膀。  
「还不止呢，他们满脑子都是工作工作，天天早出晚归的，假期里大半天都在补觉，留给我和小町的时间很少，害得她离家出走，在我住院时也不来看下。」  
或许是清楚我这般大倒苦水决非三言两语所能成，雪之下安静地没有说话，于是我继续说道。  
「所以啊，我和妹妹就这么一直被放任自流，实际上许多的困难其实他们也没帮上什么忙，而且不一定理解我们的所思所想，对我们在外面的处境和经历也全然不知…如你所见，可能都是些不太靠谱的存在。」  
「…但是啊，只要你愿意的话，我想他们无论何时都会欢迎你的到来哦，虽然时不时会做一些让人困扰和抓狂的事情，但反过来，给他们添了麻烦也没关系。这样的话，我想回去的地方不就不止一处了…」  
「嗯。」  
雪之下突然发声打断了我的话语。  
正当我疑惑的时候，像是要说什么似的雪之下把身子翻过来侧卧着，然后靠近我耳边，将手覆到嘴角如同悄悄话一般地轻声细语地说了一句。  
「我愿意哦。」  
如私语一般的温柔声音连同她的气息一并传到我耳际，让我有些目眩。  
不是，话还没说完，怎么就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而且听上去很奇怪…  
不由地慢慢转过脸去看她…然而雪之下飞快地把拉紧被子把脸遮住，只露出美丽的眼睛在外面窥探着我呆然如木鸡一般的傻脸。  
虽然光线黯淡，也看不到她的脸，但透过那双微微眯起来的眼睛里还是能读到她那腼腆的微笑。  
「呃，是嘛…」  
我轻咳了一声，赶紧恢复下理智，我其实并没往那方面想，只是单纯地希望我身边的人也能成为她的支撑，结果被她这么一应就搞得好似是我在求婚一样，这是要将死我吗？  
然而雪之下却似乎不太满意我的反应，催促一般地问道。  
「…你没其他话要说了吗？」  
我觉得我们俩的认知和理解存在着错位。  
「那个雪之下…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有些为难地启齿。听到这话，雪之下皱起了眉头。  
「这样啊…拐弯抹角地说一堆，还以为你就是这个意思…」  
雪之下仿佛期望落空一般地闭上双眼，难不成她真的在期待这些吗？  
喂，你别装睡啊。  
最终我还是不忍心看到她那表情，于是光速举起了白旗。  
「呃，虽然重点错了，但也差不多拉…要这么理解的话也没错…嘛，就是那个意思了。」  
在我底气不足地说完这通话之后，雪之下睁开眼睛，两眼放光地看过来。  
我用双手捂住脸。真是的，简直羞耻得要死，胡来得要死！怎么不去死一下啊，我这家伙…

「但是，不觉得奇怪吗?因为我们连…」  
雪之下小声地嘟囔到一半并中断了话语。  
「嘛，是呢…」  
我清楚她在说什么，也知道那个词对于她来说应该难以启齿。在过去交往的时间里，虽然也会像大多数的情侣一样，在空闲的时间偶尔约会，挽着手自拍，在海边拥抱，但正式的接吻却从来没做过。  
到底是因为扭曲还是因为胆怯呢？不是很清楚，或许一直都没有合适的时机。  
不过话已经说出口，那不做点什么确实有点不像话，只是接吻的话还是没关系的吧。  
「那，要试试么？」  
「嗯。」  
雪之下小声细气地回应着。  
可能是黑夜给了我莫大的勇气，现在什么羞耻心都顾不上…  
我有些笨手笨脚地侧过去用手肘撑起上半身，夜晚略显寒冷的空气立刻侵袭而至，雪之下也紧紧攥着被子配合地重新平躺好，于是我一边小心地不压到她的头发一边把身子靠过去。  
像是做好万全准备似的，雪之下闭上双眼。  
外面并无往来的车辆，房间里寂寥无声，因此能听见她略显急促的呼吸。  
透过窗户投射进来的光线比较微弱，但那雪白的肌肤却好像在泛着淡淡的光芒，将她的一切都照亮。  
面对着如同世外妖精一般的女孩，我不由地迟疑了，前方仿佛是虚幻的梦境，再近一步就会破坏那份脆弱的美感。  
为了安抚她，或者说是为了安抚自己，我伸出右手去触碰她攥着被单的指尖，像是回应似得松开之后，我将她的手收进掌心，像是要潜入水中一般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跨越最后的距离，轻轻地吻了上去。  
…她的唇比想象中的更加柔软，带着些许的湿气。  
在触碰到更加柔软的部分的的瞬间，脑袋中的意识就好像失去所有凭依，分不清是在下坠还是在上升。亦或者，只是如羽毛一般漂浮在半空，感受着小小的眩晕，以及失重感。  
看来，我是被紧张和兴奋冲昏了头…  
也不清楚持续了多久，在听见雪之下喉咙里发出了颇为可爱的声音之后，我们才松开手慢慢分离开来。  
带着细小的喘息彼此相望了一会。在房间的阴影之下，虽然看不见红晕，但对方那害羞，又夹带着不知所措的表情依旧隐约可见。  
我像反应过来似地缩回了身子。  
「那个，抱歉…」  
我含糊地说道，但实际上也不清楚为什么要道歉，只是下意识所为。  
「没，没事…」  
雪之下一边捂着嘴唇一边支支吾吾地回应着。  
重新躺下后，或许是想各自平复心跳的缘故，彼此保持着缄默不语。就这样睡去也不是不行…不过，还是要好好地道晚安。  
正这么想的时候，身旁传来了她细小的声音。  
「那个，比企谷君…谢谢你。」  
「谢,谢什么？」  
我露出诧异的表情，一时之间没有理会到她的意思。  
「我猜，是不是爸爸和你说了些什么，所以你才和我说这些？」  
「…」

这家伙，明明心里清楚……还故意用那种说法吗？  
刚想抱怨几句，但又什么都说不出来。也不知道是该郁闷还是高兴。  
大概是想观看我的反应，雪之下又翻过身侧卧着向我投以笔直的视线。  
在目睹我有些闹别扭的表情之后，雪之下飞快地缩了缩脖子，然后像是露馅了一般噗嗤地笑了出来。  
我没好气地盯着她。  
「性格真糟糕…」  
「…我又不确定你是出于什么原因，再说了，谁叫你用那种容易让人误会的说法，而且你不也承认了吗。」  
雪之下有些愉快地回嘴道。  
明明是你重点错…话说这家伙在交往之后就喜欢变着法子抓我话里的破绽，掘地三尺般地挖出我内心对她的感受，就像高三时每次都能光速发现我解题步骤里的错误一般，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了。  
「那也是被你诱导了，哪会有笨蛋会在被窝里说这些重要的话啊？一点都不正式，太过随意，毫无诚意可言…」  
没有处心积虑的准备，没有正式的场合，没有戒指，关键是连年龄都不到…  
如此草率胡来，简直蠢爆了，这算什么，过家家吗？完了，现在感觉自己和那帮连告白都要靠手机的柴废相比也好不到哪去了。  
但是…就算是这么廉价的邀约，这家伙也很随意的接受了。难不成只是单纯想接吻？  
正这么想的时候，雪之下悄悄地把身子挪过来一点。  
「没关系…」  
这么说着，雪之下伸过手揽住我的胳膊，然后像小船靠岸般地将额头贴住我的肩膀。  
「这些不重要…还有，过去的事情也是…」  
「虽然，被人排挤很难过，在国外很孤独，一个人住很辛苦…不过我过去没有惧怕过那些…」  
「你的话的确呢…」  
雪之下固然没那么坚强，不过也不至于被这些击倒。但无论如何，伤害以及深恶痛绝的事物对她而言都是货真价实的。  
本以为接下来她会说些自我夸耀之类的话。  
然而她却畏缩地微微抱紧了我的胳膊，微微抬起头露出双眼注视着我…  
「但是，我现在害怕了…」  
这么说着又慢慢地垂下视线。  
「所以，我的回答也是认真的。」  
像是示弱一般的语气，声音细小到快要听不见。  
「嗯，我明白。」  
过去，怀抱着怎样都好，无所谓的想法，置身事外地度过每一天。  
一个人吃饭，学习，看书，娱乐…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  
即使被人误会，被人伤害，也只会下意识地用理性覆盖感受，剥离自我，用上方的视线俯瞰着自己的躯壳，变得麻木，放任其沉眠腐朽。  
以此来跨越所有的难关。  
只是，渐渐地就会发现，再怎么用理论来武装，再怎么严防死守，密不透风，也无法阻止世界侵蚀自身。  
如同壶中的温水，心脏的热度终有一天会冷却殆尽。  
所以，在认识到彼此的存在之后…就无法再移开视线。只要触碰过那股温暖以及安心感，就不会想回到过去那无可救药的日常中去。正因为如此才会害怕，变得软弱。  
事到如今，我和她都不得不承认这点。  
「但是，就这么简单地接受真的好吗？我连经济都没有独立哦。」  
「没办法的吧，我又没其他选项。还是说…你有吗？」  
「说什么傻话呢？那个时候我都做好去养老院的心理准备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将剩下的话说了出来。  
「所以，我会兑现的。不过至少得等到毕业吧？」  
「嗯，也，也是呢…四年而已…」  
雪之下一边微微点头一边把脸埋了下去…呃，这孩子好像比我想象的要急躁啊。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意识到时间已经很晚，于是我小声地问道。  
「那就…晚安？」  
「嗯，晚安…」  
虽然互相道了晚安，但被抓着的手还是没有放开，雪之下似乎也没有睡回床上的意思。  
嘛，这样也不赖吧。  
…

清晨,在意识一片模糊的时候，隐约听见了咔擦的声响。  
睁开有些迷糊的双眼，在逐渐清晰的视界中的是双手握着手机跪坐着的雪之下，手机背面的那颗镜头正对着我的脸。  
一下子就清醒了。  
「你啊…」  
条件反射般地去抓她的手，但雪之下却像只机灵的猫一样倏然地让我扑了个空…  
「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比企谷先生如果闭上眼睛的话脸还是能看的，欸——果然还是好好长\_\_\_眠比较好呢…」  
她一边仔细端详着手机屏幕一边喃喃道。  
您那算夸奖嘛？这种 death宣告，我，我一点都不高兴！  
「雪之下小姐如果保持文静的话在我眼里的魅力值就会提高36%...」  
我的手往枕头旁边摸去…一大早就被拍下睡脸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公平可言…  
嗯？手机呢？  
「啊啦，在找什么呢？」  
雪之下像是完全看穿了我的行动，一脸调皮的笑容。  
「没人教过你嘛，睡觉时手机不要放得离自己太近哦，好心帮你拿开了，感谢我吧。」  
如同妈妈一般的语气，雪之下扭身从背后拿过我的手机，显摆似地在面前晃了晃。  
「饶了我吧…」  
被完美预判了行动的我只能无计可施地投降。

用手背揉了揉眼睛，瞥了眼窗外，似乎时间还尚早。想看时间但手机不在我手里。  
「那个，雪之下，现在几点了？」  
「6点半了。」  
嘛，这个点小町还在睡梦中呢，实际上我和小町平日上学都挺不紧不慢地。  
「你还打算继续睡吗？」  
「啊…还需要休息一会，实际上昨晚我也不清楚自己几点才睡着…」  
「这，这样啊…」  
不知为何雪之下突然变得有些忸怩，大概也是因为昨晚的事情？  
她扶着下巴斟酌了一会，然后像是想起来似地开口说道。  
「那，我去准备早餐吧…你再休息一会。」  
等下，这奇妙的新婚妻子既视感是怎么回事？  
没等我回应，她就站起来，但是刚要转过身去时又僵在了原地，左顾右盼地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不太清楚怎么回事。  
「雪之下？」  
「那个…」  
雪之下突然就红了脸，有些难以启齿地小声嘀咕道。  
「那个，衣服还没换…」  
「是,是嘛…」  
被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她身上穿着那身紫色的睡衣。虽然我有妹妹，但如果她跑到我房间来睡觉大概父亲就会去厨房拿擀面杖…  
所以目前的情况对我来说算超纲的内容。  
按照常理这个时候我应该麻溜地滚出去然后去厨房把早餐全部准备好。可是这样一来她就没有早起的前提了。  
「果然早餐我来做吧，没有让客人来动手的理由…」  
「那你不用休息吗？」  
「那就等会再做，我家人这会也不知道是不是上班去了。所以…你也再休息下吧」  
「好，好吧。」  
雪之下有些害羞地在我身旁重新躺下，我刚准备用被子将她盖好时，房门那突然传来门把手的转动声…  
听到那声音，雪之下吓得一激灵然后飞快地遁入被窝隐藏自己的身影。我也战战兢兢地往门那里望去，脑海中想象着在门缝后会出现谁的身影…  
然后我家的猫咪卡马库拉从门缝里挤了进来。  
「什么啊原来是你…」  
松了一口气，平复着呼吸起身走到门口一看，似乎没有人。不过也是，小町和父母都不太会一大早就跑到我房间来。  
你看，养猫也不尽是好事嘛。  
雪之下小心翼翼地从被子里探出头，看到卡君后露出了心有余悸的表情，那副样子甚是可爱。  
「雪之下，被猫吓到了哦…」  
听到我的调侃的话语，雪之下闹别扭一般地撅起了嘴。  
「我又不知道这孩子还会开门，果然下次还是锁门好…」  
虽然这么说，但雪之下还是很佩服似地抱起卡君抚摸起来。  
被这么来了一下之后，是彻底没了睡意，看来只能去准备早餐了。我穿好衣服，打开门准备往外走。  
「比企谷君。」  
「嗯？」  
我回过头来，和雪之下视线相交。  
她露出浅浅的笑容。  
「忘了说了，早上好，八幡。」  
我也不由地微笑起来。  
「嗯…早上好，雪乃。」  
…

他和她的未来相谈。  
1.  
千叶开到东京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一路上车子里也十分的安静，除了和司机确认住所的地址之外全程没有多余的交流。  
而且，上车后不久雪之下就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那副样子像是积攒了相当的疲倦，虽说早上倒是很能折腾，不过可能昨晚也和我一样很晚才睡着。  
嘛，虽然她变得有些黏人这点我并不讨厌，但这般旁若无人还是让我有些不太自在。  
这个时候装睡是最合适的。  
…  
车子路边在停下之后，我轻轻地摇醒了雪之下。  
下车之后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把东西从后备箱里拿出来放到路边。  
四周都是往来的行人和车辆，繁华的气息扑面而来，和我家所在的僻静街道形成鲜明的对比。  
嘛，真不愧是东京呢。  
「就是这栋楼了。」  
雪之下指了指我身后的大楼。  
我转身仰头大概地数了一下楼层，不到15层的样子，至少相比她过去所居住的塔楼式公寓没那么张扬，但是在东京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恐怕也价格不菲。  
一楼还是个不大不小的超市，司机也下车帮忙提起行李，然后带领我们直接走了进去。  
轻车熟路地穿过了购物区域进入里面的一处通道，在其一侧有一些用玻璃门窗封闭的隔间，摆放着供人休息的椅子和沙发，三五个闲人正坐在里面埋头阅读，大概是提供给住户使用的公共区域。  
穿过通道，来到一处自动门，这里正对着建筑的另外一个出入口。插入钥匙打开之后进到里面，穿过大堂时发现两侧有贩卖零食和罐装饮料的贩卖机，我快速地瞟了一眼，似乎没有看见max咖啡的身影…心底不免一阵失落。  
乘上电梯来到了12楼，通过如酒店一般的走廊，来到尽头的房门前，用复数的钥匙将门锁打开，换掉鞋子进到了里面。  
在客厅中央将所有的行李放下后，司机先生将钥匙放到雪之下的手里，然后行了一礼，看样子不打算多做停留。  
「那么两位，我就先行告退了，房子的租金已经付清，若是有困难的话，还请小姐多和家里保持联系。」  
「嗯，谢谢，真的是太辛苦了您了。」  
「分内之事。」  
时间尚早，也不太好留对方吃饭，我和雪之下向司机鞠躬告别。  
到玄关处送走了对方之后，我们才开始打量起这间将要一同生活四年的公寓。  
2LDK的格局，以浅色系为主的装修显得简约又不失精致。开放式厨房的大理石台面一尘不染，不锈钢的水槽锃光瓦亮，下面的小柜子还有小型烤箱和斜拉式洗碗机，而上方垂下的是形如牛顿摆一般排列的四具吊灯。在靠墙的地方还有一个单独的空间放置着冰箱，旁边的墙壁上还有用于放调味用品的置物架。  
除此之外，客厅里其他的物品都被防尘的白布覆盖，掀开之后露出了北欧风格的浅色沙发和木制家具，茶几下垫着羊毛的地毯，角落里放着加湿器，墙壁上则挂着巨大的电视…若是有PS4之类的大概会有不错的体验。  
进到主卧，放着一张床，写字用的书桌还有衣柜，墙壁上则安置着可视门铃。拉开窗帘，阳光并透过落地窗将房间照耀得明亮通透。  
打开角落里的推拉门则是和客厅相接的颇为宽敞的连通式阳台，周围高楼大厦并不算多，因此视野相对辽阔，能够看见附近的公园和地铁站。  
转悠了一遍我们回到客厅。如之前雪之下所言，所有的家具都已经齐备，真是省事啊。  
雪之下拉了拉我的袖子。  
「怎么样怎么样？」  
仿佛是赠予了珍贵的礼物一般，雪之下正一副期待的表情等待我的感想。  
「嘛，至少，这房子的主人蛮有品味的，像你我原先的住处就太过冷清了，总而言之很不错啦…」  
数学学久了连语言都匮乏掉了？我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形容词，实际上于我这种庶民而言只要有小小的一隅就能安然地消遣度日，这间公寓虽然不能和雪之下本家那边相提并论，但是在大学期间能有这样的住所已经是相当地超出我的想象了，面积和位置都相当理想，而且房租都被雪之下家里给一手包了…这，难道是被包\_养了吗？  
正当我为这胡思乱想而动摇不已的时候，突然看见雪之下的脸上带着小小的不满。  
「品味什么的…我是实用主义者哦，用不上的东西当然不会购买啦。」  
接着，她对着我露出了捉弄的笑容。  
「…除了看人的品味确实差了点。」  
「是是是。」  
…我敷衍地接受她的说辞，走到阳台找到了清洁的用具。  
按照说法，房子的主人去了海外的分公司，所以这里也算闲置了好几个月，至少先好好地扫除一番吧。到时候，小町还要来做客呢。  
…  
好在我和雪之下都相当地精于家务，在两个人的协力之下，非常快速地就把家具和地板都清洁完毕，剩下的就是玻璃窗户了。  
「这房间的采光很好啊，留给你吧。」  
站在阳台擦着主卧落地窗的玻璃，我如此提议道。  
「诶？」  
负责里侧清洁的雪之下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歪起了脑袋，和我隔着玻璃相望着。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两个人住一间房也没事吧。」  
这孩子为什么捉弄起人也能这么一本正经呢？好在这种事情我也日渐习以为常了。  
我露出含糊不清的笑容。  
「…那个雪之下小姐，天天打地铺很惨的，也请体谅一下我吧。」  
「啊啦，理解得真快呢。」  
雪之下得意地轻轻一笑，用手撩了下肩头的长发。  
「我还觉得以你的奴性，会轻而易举地接受呢。」  
呜哇，这个人突然就摆起架子来了…  
「不可能接受的吧，会有诸多不便，而且万一发生了什么…就太不好了。」  
「…」  
在我这么支支吾吾地说完之后，雪之下突然地别过脸，有些面红耳赤的悄悄回来瞄了我一眼之后，又觉得不够似地转过身去。  
「我去烧水泡茶…」  
留下这么简短地一句之后，并快步离开了房间。  
果然还是不该这么说的。  
…

将带来的东西在自己的房间里放好，床上铺好被褥，衣服也收进了柜子里…如此一来，房间的布置算是大功告成。  
我回到客厅，闻到了香甜的味道，雪之下已经在茶几上摆好了马克杯，正弯下身子小心地往里面倾倒着红茶。  
这种光景让我有些久违，在高三离开侍奉部之后，中间就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能喝到雪之下泡的红茶。虽然用的杯子还是那个从那带过来得，但是却换了一个场所，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踏入下一个阶段吧。  
「…辛苦了。」  
我一边道谢一边在沙发处坐下。  
「嗯，请用。」  
雪之下在我身旁坐下，我小心地捧起茶杯放到嘴边吹了吹热气，然后小小地抿了一口。  
雪之下也喝了一口，放下杯子之后，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便签纸。  
「稍微清点了一下需要购买的东西，吃完饭我们一起去吧。」  
「嗯，一楼就是超市挺方便的，不过今天的午饭我们就去就近的餐厅简单应付下吧。」  
「也是，食材和调料都没有购买回来，要做饭得等到晚上了。」  
我附和着点了点头。  
话说，我们这样的氛围，和结\_婚不也没什么区别吗？  
正当我心猿意马之时，注意到雪之下正认真地端详着我的侧脸，如此下去说不定连想法都会被她看穿…  
我赶紧底下头，假装喝茶来掩饰一番。  
雪之下莞尔一笑地移开视线，然后用桌上的笔在纸上面补充着什么，然后一边审阅着手里的清单一边开口说道。  
「…这样一来，今天就能把这里的事情都完成了。三号才报道，明天算是空出来了。」  
「嘛，那明天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面对我心领神会的回应， 雪之下也毫不犹豫地作答。  
「可以哦，需要熟悉下这附近呢，至少要知道地铁站的方位吧，公交卡也还没购买呢。而且你看上野公园不是很近吗？我们明天就去那里吧…」  
范围突然陡然地增大了呢…原来这孩子老早就有计划了啊，不过也好，如此一来小町拿给我的照相机也能派上用场了，为了报早上的一箭之仇，必须得都拍点照片才行。  
心底为这个计划雀跃着，于是也附和道。  
「嘛，那种文化底蕴颇为深厚的地方确实很合适你呢，而且现在樱花也开了，就时节而言最适合不过了。」  
「是呢，据说公园里有上千的樱花树呢，这个时节还会有樱花祭典哦，然后啊，动物园，宽永寺等等这些地方也值得一去，周围的博物馆也不错…」  
这么说着，雪之下一下子变成了即将出行的少女，颇为兴奋地向我介绍起各种景点，看着她一副了如指掌的样子我不由地笑了出来，怎么说呢，真不愧是雪之下呢。

见识到我脸上的笑意，雪之下停下了话语，向我投来了询问的视线。  
「怎么啦啊…」  
「没，只是在想你之前是不是去过。」  
听我这么说，雪之下眨了两下眼睛，然后颇为失落地摇晃着脑袋。  
「这样啊…」  
嘛，不过想想也是，毕竟阳乃小姐假期旅行的时候都是独来独往，然后雪之下的父母也不太会像是那种会特意带她出门游玩的类型。一个人的话，应该不会在这种时节独自跑来东京游玩吧。  
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  
「话说，这个时候应该会挤成翔哦，没关系吗？你不太擅长这种地方吧。」  
「是呢…不过，应该是没关系的。」  
雪之下似乎有些举棋不定地说道，不过在沉思一会之后，还是露出了微笑。  
「…迪士尼的时候不是也这样过来了嘛，所以我会好好习惯的。」  
「也是呢，只要有了第一次，后面的就好说了。」  
雪之下摇了摇头，用带着暖意的目光看着我。  
「一个人的话可能会在意这在意那，但有你在的话就没事了。」  
「哦哦，我会好好看住你的，不用担心啦。」  
为了掩盖自己的羞涩，于是说起了颇为蹩脚的话语，雪之下安心地吐了口气，然后又小声地问道。  
「话说，比企谷君，在这之后呢？开学后怎么打算？」  
「嘛，大一应该会用选课把日程排满吧，想尽量多修学分。」  
我一边构想起脑袋里的计划，一边回复道。  
雪之下露出了颇为吃惊的表情，然后又换成微笑的面孔调侃道。  
「你突然这么有干劲我有点不习惯呢？你的风格不应该是下雨就不去上课吗？」  
「什么啊，我高三不也很有干劲嘛…因为你不管下雨还是台风天都会雷打不动地去上课吧，这样的话我不可能坐得住啊，而且我也打算通过取得成绩来拿到奖学金。」  
东大这种学校在这方面可是毫不吝啬的，可以顺利拿到的话简直再好不过了，这才是我嘛，零花钱的炼\_金术\_士。

听我这么说完，雪之下点了点头。  
「…你的话，想做的话应该是可以做到的，那再之后呢？」  
我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  
「这样一来，大二就会清闲不少，到时候可以陪你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比方说远途的旅行啊，或者学生会之类的也行。」  
「…你这是要补偿我？」  
「嘛，你这么认为也没问题。」  
我不置可否耸了耸肩膀。  
「因为是答应过你的事情…」  
话语也好誓言也罢，要是不兑现的话那就只是空谈了。

雪之下微微地张口，但话到嘴边似乎又咽了下去。她坐近一点，然后将头靠在我的肩上，用温柔的声音小声说道。  
「…我觉得现在这样就很满足了，开学之后，可以选择相同的方向，一起去教室里上课，中午一起找好吃的饭店，一起去图书馆自习和看书，然后到了傍晚再一起回家，每天都能给你做早餐和晚饭，没课的日子可以一起去打网球，逛街，约会，在黄金周坐新干线或者飞机去旅行，京都，北海道，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可以去。去骑马，泡温泉，滑雪…就算，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也感觉可以和你无限地呆下去…」  
雪之下巨细无遗地描绘起她心中的生活，虽然听上去只是平淡无奇的日常却仿佛闪耀着光芒一般，让我不由地心驰神往。  
但是那小小的愿景里却缺失了属于她的那一小片拼图…

「这些事情不管多少次都能陪你，但你应该不会仅限于如此的吧，你可是非常认真又好强的啊…」  
所以，她不会给自己设限。今后，也一定会非常认真地走下去。  
而我，既然做出了那个决定，那就算雪之下的父亲和母亲对我不抱有那种期待，也会为了她而让自己努力地成长起来吧。  
我说完这些，雪之下并离开了我的肩膀坐直了身子。  
她认真地盯着我的眼睛，短暂的沉思过后，才稍显犹豫地开口。  
「…我不想因为我自己的事情，让你又去使出那些奇怪又危\_险的法子来。」  
「所谓的奇\_策就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的。你看我这人虽然顽固，但还是蛮会变通的。」  
「但是…」  
雪之下的脸上浮现出些许的悲伤，用带着焦躁的口吻开口道。  
「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呢？不是过去那种程度的，将来，以后…」

似乎是不太好形容虚无缥缈的未来，话语在这里中断。雪之下轻咬着嘴唇，移开视线低下头去。  
但我明白她没能说出来的话，也清楚她所担心的所谓何事。遇上相同的事情，也无法再获得平冢老师的幸运提示，所以我非得自己去拿出合适的应对之法来…无论是对于雪之下还是其他的事情都是如此。  
于是我拿起她的手。  
「嘛，我知道的，这样的情况一定会有…不可能事事都顺利吧，到时候只能拿出不是办法的办法。不过呢，麻烦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我多承担一些也没关系，你不需要有后顾之忧。」  
「那怎么行…」  
「没事的。」  
我打断雪之下的话语。  
「说不准某一天还会遇上令我焦头烂额的事情，还有很多无法顾虑的部分也是，到时候一定会厚颜无耻地向你求助吧。」  
我这么说道，雪之下并用笔直的带有些许埋怨的视线注视着我。  
「你这做法有点狡猾，总是把自己弄到那般田地然后又跑来我身边，这样的话我不是什么都只能答应你吗？」  
大概是正中靶心的缘故，我一时有些语塞，的确最初我就是这般将雪之下留在我身边地。

我挠了挠后脑勺，有些退缩地说道。  
「嘛，以后什么都会事先和你商量啦，我们其中一方一定能说服彼此，所以可以一直站到一起…只是，要遇上非要受伤的情况呢，我会尽量让那个人是我。」  
听我这么说完，雪之下才渐渐露出了无可奈何的笑容，她用向上的视线窥视着我说道。  
「…不像你呢，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搬来的台词，一点都不帅气。」  
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呢…

我也不自觉地苦笑起来,明明国语成绩还算是引以为豪,但每次想在雪之下面前表达些什么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词汇匮乏好像整个都死掉了一般,无论再怎么引经据典还是生搬硬套都无法完整地形容我对她的感受。再怎么尽心尽力地去包装,到头和最蹩脚的表达相比也别无二致.

于是在高考完之后还找了一大堆被我打上烂俗标签的爱情电影,试图好好地弥补了一下这方面的短板话说我到底在干什么蠢事啊?从一开始就是,绕着弯子,如同没了脚的鹰一直没完没了地盘旋于她的上空。

这么一想,好似世间的套事都被我做尽了一般。

正当我对意识到这件事情而感到有些失落的时候，雪之下突然把双手缠过我的脖子，在我还在疑惑地侧过头想要下意识地叫她名字时，雪之下已经将脸靠了过来…于是不深不浅的一个吻，将我所有的话语都封堵回去，连带着错愕，惊讶还有难为情都一并咽回肚中。  
分开之后，雪之下朱红的脸上浮现出浅浅的笑容。  
「这算是回礼吧。昨晚的…还有刚才的。」  
「是，是么…」  
大概是非常害羞的缘故，我微微别过脸去然后假装不满地埋怨道。  
「那个，这种突然袭\_击对心脏不好…」  
「是么，那，对不起。」  
「别，我也不是生气，只是遮羞而已…」  
故意摆弄出来的姿态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雪之下继续保持着微笑，然后又靠回我的肩膀。我感受着肩膀传来的重量，不由地心想要是去抱起她的话应该也不会花费多少的力气吧。  
「就算你这么说，我自己也会好好努力的。虽然可能不能像姐姐那般事事都做得完美，但至少作为你女友一定不会输给其他任何人。」  
「…说什么傻话呢。」  
虽然听到这话于我而言堪比杀biss，但你这争强好胜也是有点歪呢…我有些爱怜地轻抚着她的头发。  
长久一来，我的脑袋一直都被坚硬的冰块压着，所以理性才总是屹立不倒，似乎到了今天，有她面前才将其完整地融化。

于是，我将剩下的话语补齐。  
「…我，从没有拿你和别人比较过，甚至生不出去比较的念头。」  
「是么…」  
雪之下有些开心地轻哼了一下，如此简短地回应着，那语调轻柔得仿佛是即将要入睡一般。嘛，这么久以来，真是辛苦你了。  
「那，比企谷君，今生还请多多关照。」  
这种信赖感还真是…我有些无奈地苦笑着。  
不过，雪之下就是如此，若非对外人画出境界线将其拒于千里，就是对亲密之人毫无保留的无条件信任。  
所以她父亲才总是放心不下啊。而对于她那不擅长的部分，只能暂时地交由我来补足和把控，有朝一日，她一定能变得更加优秀吧。  
「嘛，说不定会关照过头哦。」  
听我这么说，雪之下噗嗤地一下子笑出来。  
「…那还真是有些沉重。」  
…  
END